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〇四冊目次

通鑑總類二十卷（二一）（宋）沈樞輯　元至正二十三年吳郡庠刻本　〇〇一
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撰（元）徐天祜音註　元大德十年紹興路儒學刻明修本　四二五
鄴中記一卷（晉）陸翽撰　明刻續百川學海本　五〇〇
十六國春秋十六卷（北魏）崔鴻撰　明萬曆二十年刻廣漢魏叢書本　五〇五

通鑑總類二十卷（二）

（宋）沈樞輯

元至正二十三年吳郡庠刻本

通鑑總類卷十

禮樂門

漢曹褒著成漢禮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章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唐太宗奏秦王破陣樂

貞觀元年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魏證言樂在人和不在聲音

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

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明皇自教法曲於梨園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游獵為戒明皇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蕭嵩定開元禮

二十年初明皇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禮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後周竇儼請有司討論禮樂

顯德四年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

王朴上疏定律呂

六年王朴素曉音律世宗以樂事詢之朴上䟽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

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嘗學律呂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為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音樂門

晉劉裕不習音樂

義熙元年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燕主歎太樂不備

五年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討已定不與卿言

議禮門

漢陳球等議竇太后當合葬

熹平元年曹節等欲別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廷尉陳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

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靈帝省奏從之

魏太后代行祭事

梁天監十四年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

齊源師歎禮廢齊亡

陳太建四年源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

唐太宗不依陰陽書

貞觀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太宗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太宗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長孫無忌等上新禮

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

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

祝欽明言皇后助祭

景龍三年中宗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駮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中宗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

以巨源攝太尉爲終獻

孫平子不能勝禮官之議

開元五年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爲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明皇亦以爲然故議久不決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爲康州都城尉

韋縚奏定喪服之禮

二十四年縚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卽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加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崔沔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裴耀卿議太子冊命之儀

二十六年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爲朱明服明皇御宣政殿冊太子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

蔣乂諫借吉成昏

貞元十三年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德宗許之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與蔣乂上疏諫以爲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德宗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從上疏德宗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禮院奏禘祭祝文

會昌六年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李景讓請遷廟議不決而止

大中十年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後梁敬翔請行郊禮

貞明三年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均王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均王不聽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均王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後唐馬縞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

天成二年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明宗欲兼稱帝群臣乃引德明皇帝例請立廟京師明宗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謚曰皇帝

後周祀南郊於大梁

廣順三年太祖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奉先門

漢楊終乞罷匈奴之役

建初元年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陛下宜留念省察章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章帝從之

蔡邕論上陵之禮

熹平元年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楚王玄宗廟之祭不及祖

晉元興三年桓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大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灋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也

宋改孝建以來制度

大明八年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

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

齊詔太廟四時之祭

永明八年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武帝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唐立王珪家廟

貞觀十三年王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有司請增宗廟籩豆之禮

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豈可

廢弃禮經以從流俗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必陳用周制也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明皇固欲量加品味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

奉親門

漢築複道朝長樂宮

元年惠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毛義之喜乃爲親屈

元和元年毛義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唐肅宗不敢詣西內

上元二年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肅宗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後周王溥侍立父側

顯德四年以王祚爲穎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起

封建門

漢詔諸侯王分子弟邑

元朔二年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武帝從之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黃河如帶泰山若厲

太初三年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

晉封燕王慕容皝

咸康七年劉翔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

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鎭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彊敵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竊惜聖朝踈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鎭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弘爲之入言於成帝乃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

唐襲封刺史長孫無忌不願之國

正觀十三年太宗旣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太宗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

遷徙何異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世封刺史

漢光武卻羣臣請封禪

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光武感河雒文而封禪

中元元年光武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光武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光武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光武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車駕東巡幸魯進幸泰山

梁許懋議封禪非盛德之事

天監八年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灋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唐魏徵諫太宗封禪

貞觀六年文武官復請封禪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太宗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張說首建封禪之議

開元十三年羣臣屢上表請封禪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明皇出玉牒示羣臣

明皇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
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明皇問賀知章曰前
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明皇
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明皇祀昊天上帝
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祭
皇地祇於社首明皇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
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
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張九齡諫不
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巡幸門

唐姚崇勸上幸東都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
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
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
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喜從之褚无量上言隋
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
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群臣諫幸華清宮

元和十五年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
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等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
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
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李德裕箴諷出遊幸

寶曆元年敬宗遊幸無常昵比群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
丹扆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略曰亂臣猖蹶非可遽
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
戒懼敬宗優詔荅之

敬宗幸驪山

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
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
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

幸驪山而享年不長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裴度諫幸東都

二年敬宗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敬宗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敬宗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㐌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田獵門

唐儉諫太宗罷獵

貞觀十一年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悅爲之罷獵

柳範奏彈吳王恪

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恪坐免官太宗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高宗出畋遇雨罷獵

永徽元年高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高宗悅爲之罷獵

武宗閱諫疏出畋稍希

會昌元年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高少逸諫止上幸涇陽

二年武宗幸涇陽校獵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
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武宗改
容謝之

後唐明宗仁及鳥獸

長興二年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
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常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
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
損無益故不爲耳

養老門

後周行養老之禮

陳天嘉四年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謹上
表固辭不許乃賜以延年杖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
於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
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
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親爲之袒割謹食畢周主親跪
授爵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
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
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
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
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聖節門

唐太宗生日不宴樂

貞觀二十年太宗謂長孫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飜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

源乾曜請以生日爲千秋節

開元十七年明皇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張九齡上千秋金鏡錄

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明皇賜書褒美

喪葬門

漢文帝以北山石爲槨

前三年張釋之從行至霸陵文帝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光武初作壽陵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光武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喪

泰始元年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毁如居喪者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毁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陳逵杜預議除服

十年葬元皇后于峻陽陵武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武帝從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

建興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梁武帝往臨馮道根

普通元年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武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武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武帝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北魏高澄虛葬高歡於漳西

梁太清元年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唐虞世南諫厚葬

貞觀九年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昔張釋之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議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太宗自爲終制

十一年太宗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公主當服三年之喪

永徽元年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高宗從之

嚴善思疏諫合葬

神龍元年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玄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啓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

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令狐峘諫厚葬

大曆十四年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諫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代宗荅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從

唐李建勳戒勿封土立碑

後周廣順元年唐司徒致仕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後周太祖有紙衣瓦棺之戒

顯德元年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交友門

漢酈寄爲賣友

八年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朱勃上書明馬援之謗

建武二十五年初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謗唯勃能終焉

吳程普與周瑜交若飲醇醪

建安十五年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魏傅嘏不受何晏爲交

正元元年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唐李翰爲張巡作傳表

至德二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非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

後周王峻薦故人申師厚

廣順元年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兖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請師於朝廷太祖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太祖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

學校門

漢章辟雍行養老禮

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晉李遼請修孔子舊廟

太元十七年李遼上表請敕兖州修孔子舊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

後周謁孔子廟

廣順二年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

蜀中文學復盛

三年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

文學門

漢招選文學之士

建元三年武帝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十八學士登瀛洲

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户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輙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於殿側

九年高祖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中宗置修文館

景龍二年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賞以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

開元十一年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輩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更名集仙殿為集賢

十三年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明皇曰

仙者馮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軍國大事與學士謀

元和五年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明宗置端明殿學士

天成元年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文章門

梁徐摛謂之宮體

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讀徐摛爲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武帝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武帝甚加歎異寵遇日隆

魏蘇綽作大誥

梁大同十一年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魏主饗太廟泰命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李諤言文體輕薄

陳至德二年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弃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遵風敎請普加搜訪送臺推劾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唐張昌齡以辭賦見黜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太宗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及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太宗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太宗善其言

劉曉言取士以文藝爲末

上元元年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雲奔四方風動矣

四方表奏華而不典

開成元年文宗與宰臣語及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晉王緘草露布不知故事

後梁乾化三年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經術門

漢雋不疑以經術明大誼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

詔諸儒會白虎觀

建初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章帝從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後唐田敏刻九經板

後周廣順三年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吳孫權謂呂蒙不可不學

漢建安十五年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宋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宋初三年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足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

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漢宣帝不聽太子用儒生

甘露元年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樊準乞下詔博求幽隱

延平元年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

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諓諓之辭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史204 021

後唐擇名儒輔導從榮

天成二年明宗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姧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制科門

唐策試制舉之士

元和元年策試制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

韋貫之署牛僧孺等為上第

二年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憲宗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憲宗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憲宗不得已罷垍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白居易為牛僧孺等上疏

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李郃乞回所授以旌賢直

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後周設賢良方正等科

顯德四年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貢舉門

唐以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開元二十四年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郎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達奚珣不敢黜國忠子

天寶十二載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

唐□□策貢士於洛城殿

載初元年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選舉宜得實才

長壽元年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楊綰上疏請考實行

廣德元年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代宗命諸司通議李栖筠賈至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言置五經秀才科

段文昌言錢徽取進士不公

長慶元年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元稹爭進取有隙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時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宗閔汝士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南唐江文蔚取士專任至公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

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魏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毁竟罷貢舉

徐鉉言貢舉不宜遽罷

三年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

薦舉門

漢王章爲王鳳所舉不親附鳳

陽朔元年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

宋弘薦桓譚責其鼓琴

建武二年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給事中光武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光武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光武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光武改容謝之

閔仲叔辭侯霸而去

五年侯霸爲大司徒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周舉劾奏左雄

永和三年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既而雄爲司隷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

巽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癈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昔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皇甫規薦張奐自代

延熹六年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袁渙不肯作書罵劉備

建安元年初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魏盧毓薦管寧韓暨崔林常林

景初二年明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明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以韓暨爲司徒

晉韋忠不從張華之辟

元康九年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苻秦命牧伯守宰舉人

升平五年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

謝安舉兄子玄

太元二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宋殷景仁引劉湛反成猜隙

元嘉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隙漸生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

北魏李彪不藉舉主

齊建武四年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以文穆公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材學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踈之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數與沖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爲瀆官它人莫能糾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爲人酷急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依事求實

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藪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

隋楊素屢薦封德彝

開皇十五年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文帝文帝擢爲內史舍人

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

貞觀元年太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太宗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太宗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常何薦家客馬周

三年在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太宗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後奏使稱旨太宗以常何爲知人

魏徵坐繆舉仆碑

十七年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太宗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

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太宗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

乾封二年高宗屢責侍臣不進賢衆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高宗深以爲然

郭翰薦狄仁傑

垂拱二年狄仁傑爲寧州刺史監察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

朝徵爲冬官侍郎

狄仁傑舉其子爲郎

聖曆元年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畜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

久視元年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張循憲請以已官授張嘉貞

長安二年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韋嗣立薦岑羲不以伯父爲累

四年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明皇薄魏知古負姚崇

開元二年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盧懷慎薦宋璟等

四年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

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録明皇深納之竟
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陳少遊以納賄換職

大暦元年以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少遊爲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内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楊綰薦顏真卿與關播

十二年楊綰常衮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代宗即日召還以爲刑部尚書又薦淮南判官關播擢爲都官員外郎

賢人豈肯隨牒舉選

十四年湖南王國良爲盗代宗遣關播招撫之辭行代宗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爲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代宗悦

陸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貞元八年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未幾或言於德宗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德宗密論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虚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德宗竟追前詔不行

鄭注舉李款自代

大和八年以鄭注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文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

開成二年文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韓偓薦趙崇王贊自代

天復三年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昭宗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昭宗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昭宗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

薦為相昭宗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昭宗密與
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
忍見篡弑之辱

後周嚴連坐之法

顯德二年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
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銓選門

北魏選舉失人自崔亮始

梁天監十八年北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
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
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
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庶得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
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
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
宜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
厲名行哉又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
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
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
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
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北齊辛術選士必以才器

承聖元年北齊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
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
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
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唐劉祥道杜正倫欲清入流

顯慶二年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知吏部選事祥道以為今選

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
簡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以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
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
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高
宗命正倫與詳竝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裴行儉張仁禕定銓選之法

總章二年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
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
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
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
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
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
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
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
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
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
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時人謂之南選

儀鳳元年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
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
時人謂之南選

魏元同言銓選之弊

永淳元年魏玄同為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
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
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
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
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偕
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
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
奏不納

品官皆委尚書省奏擬

景雲元年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
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
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
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

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開元四年或言於明皇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
明皇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
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
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左遷刺史從愿典
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
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吳兢言選人書判宜委有司

十三年明皇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上表以爲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明皇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裴光庭奏用循資格

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官吏入仕塗多

二十一年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甲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吏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張奭面試曳白

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明皇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群議沸騰安祿山入言於明皇明皇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遙晉卿倚皆貶太守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等皆貶嶺南官

楊國忠徇時人所欲

十一載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劉迺以選事未善

十二載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爲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沈既濟上選舉議

大曆十四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

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具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儻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殺乎

後唐郭崇韜欲革選人僞濫之弊

同光二年自唐末喪亂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

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考課門

晉杜預奏黜陟之法

泰始四年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

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北魏廣陵王羽奏三載考績法

齊建武元年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盡經考爲三等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輒發且俟至秋

魏主親考公卿善惡

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

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王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務農門

北魏韓麒麟乞勸課農桑

齊永明五年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詔内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僕隷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蓄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貧聽民出關就食

後唐李琪言請減兵務農

同光三年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馬端臨論[illegible]

天成四年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宗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吳越王不税墾田

後漢乾祐二年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後周竇儼疏諫增稷畝之税

顯德四年竇儼上疏曰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税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

世宗留心農事

五年詔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戸爲團團置耆長三人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稅賦門

隋蘇威奏減賦役

陳太建十三年隋以蘇威兼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税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

唐楊炎作兩税法

建中元年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産定等級作兩税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税外輙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戸優而下戸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戸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戸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德宗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趙贊奏行税間架除陌錢法

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節度魏縣諸道軍環淮寧之境詔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德宗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囂然遍於遠近

吳徐知誥蠲丁錢稅穀帛

後梁貞明四年吳徐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楚王不征商旅

後唐同光三年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催科門

唐陸贄奏定徵稅期限

貞元十年陸贄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絀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陽城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十四年左遷陽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李渤排度支徵逃年逋欠

長慶二年判度支張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穆宗詔悉免之

盧攜乞停徵逋欠

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麵蓄槐葉為齏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僖宗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晉趙季良勸王愛百姓

後梁龍德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

後唐劉昫奏蠲免逋租

清泰元年初潞王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

而三司吏怨之

後晉張鑄乞緩稅墾田

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後周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

顯德三年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通鑑總類卷第十

通鑑總類卷十一

錢幣門

宋顏竣鑄錢之辨

孝建三年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武帝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揚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巳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沈慶之乞聽民私鑄

泰始元年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孔顗請行五銖錢

永明八年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之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宁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武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北魏高道穆乞鑄五銖錢

梁中大通元年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梁武末年錢以三十五爲百

大同元年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武帝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

千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隋主更置錢樣

陳太建十三年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毁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武德四年隋末錢弊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

宋璟因括惡錢罷相

開元八年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請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以源乾曜爲黄門侍郎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張九齡請不禁私鑄

二十二年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明皇乃止

明皇出庫錢易惡錢

天寶十一載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以開元乾元小錢當十

上元元年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閒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肅宗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兩稅輸布帛獨鹽酒課用錢

長慶元年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

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儩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壚歲入百萬今纔十餘壚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穆宗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後唐郭在徽請鑄大錢

長興元年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明宗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

後晉禁民作銅器

天福三年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聽公私鑄錢禁私作銅器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

禁私錢用官鑄

四年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吳越王鑄鐵錢有八害

開運三年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

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南唐鑄當十大錢

後周顯德六年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貨財門

晉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世

元康九年時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埶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埶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宋謝弘微不貪謝混財物

元嘉九年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北魏王公負絹多寡

梁天監十八年魏累世强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顚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

理財門

晉杜預上疏

咸寧四年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税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武帝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唐權萬紀言税銀之利太宗黜之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税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房玄齡自領度支

十三年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豆盧欽望請京官輸俸贍軍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韓滉作賦斂出入之法

大曆六年以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韓滉奏瑞鹽生

十二年九月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税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

李巽征課加於劉晏

元和元年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以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程异句檢簿籍精於李巽

四年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爲揚子留後憲

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諫聚財

五年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楊嚴才短乞解使務

乾符五年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告身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旨哀切僖宗不許

高駢諫借貨財

廣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僖宗乃止

楚王收茶征以贍軍

後梁開平二年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後周世宗以利權授張美

顯德二年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太祖聞之怒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

漢造萬金堂於西園

中平二年是歲靈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隋置洛口倉

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唐馬周諫強斂以資寇敵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

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裴匪舒奏賣馬糞

開耀元年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裴匪躬鬻苑中蔬果

垂拱三年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則天乃止

宇文融括逃移户

開元九年制州縣逃亡户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獲詐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明皇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户爲客凡得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州縣括户多張虛數

十二年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明皇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

史204 045

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
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
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
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
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言財利者皆祖於融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明皇始
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
皆怨苦之爲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
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宇文融隱沒官錢得罪

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明皇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
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
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
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
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嚴州道卒

韋堅王鉷競以利進

天寶元年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愼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
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
位而已堅爲吏以幹敏稱明皇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
明皇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

楊釗以聚斂驟遷

七載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
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蘇冕論
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
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
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
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
其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
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
本不亦難乎

明皇視金帛如糞壤

八載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
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
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明皇帥羣臣觀之
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明皇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
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元載按籍徵逋負

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
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
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
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
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

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裴諝不對榷酤之問

永泰元年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代宗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代宗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代宗謝之拜左司郎中

第五琦請稅民田十畝之一

畿內多稅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代宗從之

敕停十一稅法

大曆元年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稅法

括富商錢以供軍費

建中三年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德宗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太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冤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德宗增稅錢鹽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詔增它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見者追怨有司暴斂

四年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陸贄請去二庫榜

興元元年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橈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

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艱厄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德宗即命去其榜

趙光奇言誅求過於正稅

貞元三年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

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命復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眞僞辨忠邪矜困窮伸寃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德宗數宣索大盈庫

四年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稅外輸綃斛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

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德宗德宗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張滂請稅茶以足用度

九年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爲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裴延齡置別庫虛張名數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様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様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

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李錡刻剝進奉

十五年以常州刺史李錡爲諸道鹽鐵轉運使閑厩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德宗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德宗由是悅之

王實徵求以奉上

十九年京兆尹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德宗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

韓愈辨官司糶鹽利害

長慶二年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

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後唐內府山積

同光二年莊宗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詔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及將祀南郊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孔謙舉貸誅斂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莊宗不報

孔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景進屢以為言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閩王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長興四年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薛文傑以弄權被禍

清泰元年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救建州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士卒見之踴躍爭食之

潞王借僦直以賞軍功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潞王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閩王昶務聚斂

後晉天福二年方士言於閩王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令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因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南唐主誥倉吏獻羨餘

五年唐主使官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官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胾何爲蔬食官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法外稅民罪同枉法

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高祖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閩陳匡範借省務錢以足日進之數

六年閩主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委弃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弃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董遇重征鹽商

七年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殷國謂思恭爲揚剝皮

八年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以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未幾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楚王重爲賦斂

楚地多産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或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

遣使分道括民財

開運元年天平節度使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出爲西京留守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劒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兖州修守備奉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兖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後漢王守恩專事聚斂

乾祐二年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鋌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以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

王章聚斂刻急

三年隱帝自即位以來三司使王章掌財賦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横何益於用俸禄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後周計田取牛皮

廣順二年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太祖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倉廩門

漢耿壽昌令邊郡築常平倉

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宣帝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宣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請置義倉

陳至德三年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初詔郡縣置義倉

唐彭果請行糴法於關中

開元二十五年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韓滉運米給關中

貞元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德宗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作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內庫門

唐楊炎請財賦歸左藏

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德宗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後唐出雜具以贍軍

天成元年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莊宗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雜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莊宗出金帛賜諸軍

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莊宗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

軍士不感莊宗給賜

莊宗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莊宗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莊宗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後漢傾內府以賜將士

天福十二年高祖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兵制門

唐李林甫奏停折衝府魚書

天寶八載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䭾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頼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

貞元二年初德宗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德宗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德宗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李泌言粟麥賤則府兵成

三年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德宗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

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貿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閑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德宗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德宗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用兵方略皆出禁中

長慶二年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軍法門

漢祭遵殺舍中兒

更始二年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孫策入袁術營斬逃卒

興平元年袁術以孫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吳呂蒙垂涕斬同郡人

建安二十四年呂蒙入江陵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蜀諸葛亮用兵不廢法

魏太和二年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以為參軍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乃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晉苟晞不以王法貸從母

永嘉元年苟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宋沈慶之乞不斬王玄謨

元嘉二十八年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文帝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北魏孝文遵軍法赦盜

齊永明十一年魏主至肆州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唐河東諸鎮皆奉法

應元年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

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段秀實竟殺犯盜之卒

大曆元年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

三年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李絳乞責承璀懲將帥

元和五年吐突承璀自行營還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憲宗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太祖皇帝部兵莫敢不盡死

後周顯德三年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南唐劉仁贍以軍法斬幼子

四年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等溯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史201 058

民兵門

唐田承嗣籍民爲兵

廣德元年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李抱眞選民丁習射

永泰元年加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兵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

諸道最

吳越民兵習戰

後梁貞明五年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征夫無益於用

後晉天福元年唐潞王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齊王籍鄉兵大爲擾民

開運元年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晉罷鄉兵輸錢民益爲盜

後漢天福十二年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歸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

送款晉陽求效用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淮南白甲軍

後周顯德三年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

吳越王括境內民兵

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
諫罷之

養兵門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
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
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
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
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
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
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
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邠寧兵憤不得衣資

十五年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
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
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
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
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後唐軍士乏食

同光三年初莊宗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
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
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
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
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

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莊宗遊畋不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郭從謙以私財饗士

天成元年初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

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莊宗出金帛賜諸軍

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莊宗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

用兵門

漢軍大敗於彭城

二年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韓信背水陣破趙軍

三年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爲兵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竟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虜魏王禽夏說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illegible]民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於燕燕必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漢王數項羽十罪

四年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

高帝馬上得天下

十一年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魏相諫伐匈奴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宣帝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

大司馬奮二郡之兵討王郎

更始二年大司馬秀北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而出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呼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入堂陽界又擬于貰縣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披輿地圖以示鄧禹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

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
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既平隴復望蜀

建武八年光武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
頭須爲白

岑彭用兵如神

十一年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
宮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
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
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
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
水臧宮衆多食少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光武遣謁者將兵詣
岑彭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
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
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光武偃武修文

十三年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
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光
武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
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光武
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
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
朝請

蜀譙周作仇國論以諷用兵

魏甘露二年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率數萬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
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
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
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
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

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
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
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
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
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
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
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
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
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
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
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

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執生不卒還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慕容皝乘海冰討遼東

東晉咸康二年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

唐褚遂良諫伐高麗

貞觀十八年相里玄奬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奬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陁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

太宗悔伐高麗無功

十九年太宗渡遼水泥淖車馬不通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太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房元齡諫太宗東征

二十二年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

損者大平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燒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太宗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陳子昂諫天后擊生羌

垂拱四年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

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爭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幽鎮用兵久無功

長慶元年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穆宗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穆宗從之

文宗厚賞軍功

大和二年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後梁劉鄩襲晉陽不克

貞明元年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乃得出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

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亟發騎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陟崖谷死者什二三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

晉王好以輕騎迫敵營

四年晉王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致書戒之王謂使者曰定

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督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陣將士之職也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急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趙季良預謀軍事

龍德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南唐欲終身不用兵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

後周世宗自將兵禦北漢

顯德元年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世宗發大梁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世宗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眾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張永德將禁兵衛世宗世宗介馬自臨陳督戰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遂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北漢主知世宗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袞恨北漢主

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之士剽掠
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世宗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
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
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
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弃御物及輜
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
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
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
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
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
軍政猶豫未決張永德侍側世宗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
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
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
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
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
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
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世宗有兼并北漢之意

初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
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
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世宗聞之始有兼并
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
俟再舉世宗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
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世宗聞之馳詔禁止
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
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遣李穀詣
太原計度芻糧

世宗馬上持石

三年世宗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
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李穀勸世宗親征壽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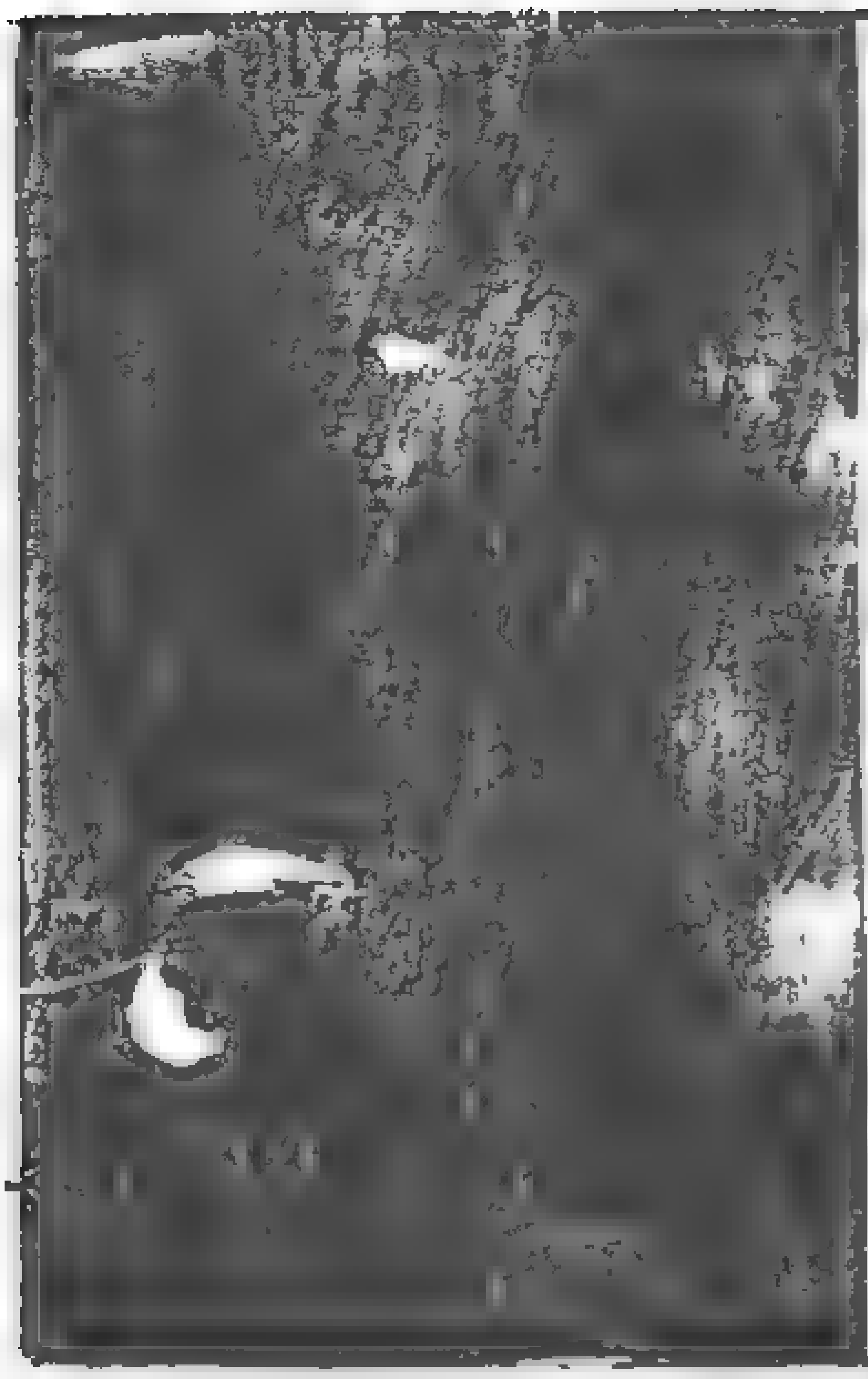
四年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在
第世宗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
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
矣世宗悅

竇儼勸世宗速征淮南

竇儼上疏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
春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
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世宗覽
而善之

蜀李昊勸蜀主托周

五年高保融再遺蜀主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
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
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勵兵正



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亡天命矣上書極言拒絶之

訓武門

唐太宗習射於顯德殿

武德九年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太宗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入朝切諫太宗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明皇講武於驪山之下

開元元年明皇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慴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摠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明皇深歎美慰勉之

馬燧教牧馬廝役

大曆十四年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

李德裕簡蜀兵

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令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崔安潛訓練蜀兵

乾符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後周世宗大簡諸軍

顯德元年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

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太祖皇帝部兵甚精

三年世宗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幷擒姚鳳遂克滁州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世宗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世宗釋之

邊備門

漢鼂錯請募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

十二年鼂錯言於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文帝從其言

吳呂蒙請立濡須塢以備曹操

建安十七年吳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吳益巴丘之戍蜀增白帝之守

魏青龍二年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

晉杜預嚴戍守於襄陽

太康元年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

桓宣鎮襄陽趙人不能勝

咸和七年桓宣鎮襄陽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宋何承天陳備戎四策

元嘉二十三年文帝以魏寇爲憂詔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illegible]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

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兗州治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鞬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稍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周朗謂歷下泗閭不足戍守

三十年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閭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胡衆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北魏高閭請築長城以備虜

齊永明二年魏中書監高閭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齊武帝備魏主南伐

十一年初武帝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武帝聞之以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

梁馮道根閑服而却魏兵

天監二年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

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北魏袁翻議選邊將

十五年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

耿翔掩襲膠州

中大通五年魏青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膠州刺史裴粲專事高談不爲防衛翔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粲曰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之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并首來降

北齊椎冰以備周兵之逼

陳天嘉五年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唐李世勣守并州壯於長城

貞觀十五年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

會昌五年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後梁周德威失幽州渝關之險

貞明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

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

後唐趙德鈞戍三城以防虜

長興三年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後周浚胡盧河以禦契丹

顯德二年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節度使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世宗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世宗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南唐失把淺而致周師

唐主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世宗以李穀督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通鑑總類卷第十

形勢門

漢婁敬勸高祖都關中

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求見高祖高祖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高祖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高祖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高祖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然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荀彧勸曹操必取兖州

興平二年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勒兵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布乘虛寇暴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陸凱勸吳主歸建康

晉泰始二年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晉王導議不宜徙建康

咸和四年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决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王述諫庾翼移鎭樂鄉

咸康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鎭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倍增且武昌實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闞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北魏君臣論遷都利害

齊建武元年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高祖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高祖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遇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梁元帝從胡僧祐議留都江陵

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元帝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元帝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元帝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元帝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元帝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鎭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元帝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胡僧祐等議

唐嚴震諫德宗幸成都

興元元年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

剽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乃大屬駐蹕權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

後晉高祖從都大梁

天福二年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高祖謀從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遂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長江之險門

魏有武騎千羣無所用

黃初五年文帝東巡如許昌欲大興軍伐吳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文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文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長江天所以限南北

六年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文帝不從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文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梁羊侃請據采石拒侯景

太清二年侯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武帝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乃以臨賀王正德

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
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
朝廷始命戒嚴

陳後主恃長江天塹不備隋師

禎明二年隋軍臨江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
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
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
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
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
銜枚而下遣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
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擊之昕敗走素帥水軍東下舟艫
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
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
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長城公從容謂
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
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
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長城公以為然故不
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水戰門

吳周瑜敗曹操于赤壁

漢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先遺權書曰近者
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
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張昭等曰北將軍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艨衝鬪艦乃
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
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
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
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
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
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
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
人衆為卿後援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
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
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
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

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

晉王濬作舟艦以伐吳

泰始八年武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埶密表留王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埶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北來諸軍乃飛度江

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縳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越王錢傳瓘縱火焚吳船

後梁貞明五年錢傳瓘與吳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廩其妻子終身

晉王募李建及破艨艟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連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乃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

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斷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楚馬希瞻匿戰艦以破荊南

後唐天成三年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置鐵蒺藜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南漢蘇章舉鐵絙以拒楚艦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

吳水軍大敗於江口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攻岳州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後周張永德以鐵鎖吳船

顯德三年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世宗命唐卒教北人水戰

四年世宗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南唐戰船盡於淮上

唐兵有沿淮東下者世宗自追之

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戰艦自淮達江

五年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

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攻守門

宋陳憲守懸瓠以拒魏兵

元嘉二十七年魏世祖將入寇大獵於梁川文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王鑠鎮壽陽遣左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魏主引兵還

北魏攻盱眙三旬不拔

二十八年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世祖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

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賓
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
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
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
城得質當坐之此上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巨絙數
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
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
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
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
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
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
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
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文帝聞益嘉之

齊垣崇祖堰肥水以卻魏軍

建元二年魏王嘉與劉昶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
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貍
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
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
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
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
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
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
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
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東魏高歡攻玉壁不利

梁中大同元年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
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
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
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
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
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
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
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
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
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
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
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
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
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
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
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
爲降將軍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
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

卻回去

契丹主得猛火油欲攻幽州

後梁貞明三年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晏球不急攻城

天成三年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

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臨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從之

契丹為郭璘所扼

後晉開運三年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眾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南唐張彥卿守死不降

後周顯德五年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

漢賈詡料張繡追兵勝敗

建安三年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魏司馬懿料孔明出五丈原

青龍二年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晉馬隆知西虜不足平

咸寧五年樹機能攻陷涼州武帝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illegible]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武帝許之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地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馬隆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武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杜預違衆議竟下江南

太康元年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

東晉劉惔知桓溫伐蜀必克

永和二年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illegible]

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諭者恐大軍既下
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
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朝
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
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
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燕司馬恪言兵勢有緩急

十二年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
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
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
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
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
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
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
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
深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粮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
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沮莫
有固志龕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西涼公自知未能禽蒙遜

義熙十二年西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
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
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

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北魏崔浩料秦終爲國家有

十三年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
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
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
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
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
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
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
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
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
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
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
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
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
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
終爲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
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
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
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

彼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
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
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彼
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夏王料取關中如拾芥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請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
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
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
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
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
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崔浩料諸將不能全舉

宋元嘉六年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
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
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於
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
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
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
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
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
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
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夫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
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
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
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
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則散
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
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
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
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
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發平城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
襲柔然至栗水柔然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
栗水西行分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
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
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
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既而得降人言可
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
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比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
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江淹等逆知攸之必敗

昇明元年沈攸之兵至夏口蕭道成出頓新亭謂參軍江淹
曰天下紛紛若此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
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
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氣小一敗也

有成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指郤不悛四敗也懸
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
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
衆聚騎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
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
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
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擧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
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爲人性
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

北魏于謹揣蕭繹出下策

梁承聖三年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等將兵五萬入寇發長
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
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
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
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
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
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
其用下策也魏兵且至元帝召公卿議之侍中王琛曰臣揣
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
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元帝聞
而疑之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鎭揚州
元帝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北齊盧叔虎預陳伐周之策

陳天嘉元年齊主徵盧叔虎爲中庶子問時務於叔虎叔虎
請伐周曰我强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
幷呑者此失於不用强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
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
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
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
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
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
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北周韋孝寬計日築城

二年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
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
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
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
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
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
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
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隋東都越王侗李密使擊化及

唐武德元年隋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侗卽皇帝位
改元皇泰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

李谿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鬭吾徐乘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柴紹察虜人無備

六年柴紹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裴度預陳淮西必破之狀

元和十二年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對曰臣請自往督戰憲宗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

吳嚴可求料唐主將有內變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荊南高季興言伐蜀必克

時季興入朝莊宗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莊宗曰善

龍敏逆陳破虜之策

後晉天福元年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劉知遠料契丹必將北去

十二年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

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又遣其將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後漢郭威問策於馮道

乾祐元年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絶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珂等帥之刻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檥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後周王峻料親征有後患

廣順元年王峻留陝州旬日太祖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太祖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太祖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遽罷親征

機會門

漢劉表不能乘機襲許

建安十二年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司馬懿言取蜀之機不可失

二十年司馬懿言於曹操曰劉表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助國門

北魏以戢俸裨軍國之用

齊永泰元年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戢俸便停親國聽二分受一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北魏減百官之祿以足用度

梁天監十四年魏于忠旣居門下又摠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唐王求禮諫輸九品俸以贍軍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旣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爲識大體者邪天后遂寢其事

勤王門

漢沮授勸袁紹迎獻帝

興平二年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曹操遣將迎天子

建安元年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晉卞敦不赴國難

咸和四年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鎭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敦憂愧而卒

漢酈生請據敖倉之粟

三年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後唐李琪請勿稅農以養兵

同光三年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諫官請節儉以贍軍

莊宗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漢蕭何轉漕以給軍

二年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寇恂守河內以給軍糧

更始二年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唐裴耀卿請河口置倉輸關中

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

止水通則下或阻止路車運所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明皇深然其言

裴耀卿運米省僦車錢

二十二年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韋堅浚廣運潭以進珍貨

天寶二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明皇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牓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帕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明皇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以貯材木

唐世漕運首推劉晏

廣德二年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劉晏隨宜造運船

建中元年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興元元年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李泌乞劃濠泗隸徐州以通江淮運路

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裴休立漕法十條

大中五年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隳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陳磻石請運米泛海以贍軍

咸通四年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以送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自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勞費艱澀諸軍之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懿宗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後周世宗給斗耗以裨綱吏

顯德二年世宗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屯田門

漢棗祗募民屯田於許下

建安元年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晉羊祜減戍卒以墾田

泰始五年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鎭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唐郭元振置屯田以積軍糧

長安元年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宋慶禮開屯田八十餘所

開元五年奚契丹旣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管內州縣鎭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郭子儀自耕百畝

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李泌請募戍卒耕荒田

貞元三年德宗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鎭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請營田以省費足食

元和七年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周太祖悉罷營田之務

廣順三年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南唐奪民田為屯田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南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宿衛門

唐薛仁貴謂宿衛之士不畏死

永徽五年四月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漂溺衛士及麟遊居人死者三千餘人

張說請募逃卒充宿衛

開元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明皇改宿衛之士曰彍騎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摠十二萬人為六番

敬宗減神策軍士厚賜

長慶四年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郵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神策軍士不習戰陣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 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鬭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讙譟燒營而潰

韓建奏罷諸王典兵及天子親軍

乾寧四年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崔胤留外兵以充宿衛

天復元年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陛辭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茂貞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

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傳[illegible]南司必多所更
右歸之北司爲便昭宗乃謂胤及曰將士意不欲屬文
臣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
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
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
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
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
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之黨布列禁衛

三年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
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
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朱全忠密令宿衛將殺崔胤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
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
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
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
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
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迎
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
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吳宿衛將以兵脅君

後梁貞明二年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
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
將何依知訓乃止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
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
謙球斬之

杜晏球帥龍驤軍士討亂兵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摇心均王遣
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夕復自水門入
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
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
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
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
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
除單州刺史

後唐莊宗親軍不自安

天成元年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
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從韜方用事從謙以叔
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
軍士王温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
温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
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
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南漢宿衛兵皆無賴子弟

清泰元年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群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後晉禁軍皆在杜威麾下

開運三年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

周世宗大簡諸軍充宿衛

顯德元年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戍卒門

北魏源賀乞宥贓盜以戍邊

宋孝建三年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唐徐兵戍桂州作亂

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懿宗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後唐李彥饒不從戍卒為亂

天成元年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出城復還作亂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

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明宗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爲亂者三千人[illegible]之

監軍門

唐白居易請罷諸道監軍

長慶二年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諸節度遏於監軍不得專號令

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潁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授克融王

厥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劉悟爲監軍陵轢作亂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裴度請斬劉承偕

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穆宗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穆宗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鎭之臣孰不思爲陛下効死非獨悟也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穆宗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監軍激士卒殺李絳

太和四年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

衛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與推官趙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陳叔元激怒亂兵文宗始悟

李德裕約監軍不得預軍政

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輙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宣宗勑戎臣失律幷坐監軍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性卞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幷坐監軍

張承業借庫錢以養戰士

後梁貞明三年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

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
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
及給使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
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
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
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
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
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
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
榮索劒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
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
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
業曰小兒忤特進適以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
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
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監軍譖李建及以私財賞軍

六年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建及爲
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
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
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自
恃無它行之自若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梁王以段凝監軍於河上

後唐同光元年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
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
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
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
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
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晩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
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
不留意耶梁主皆不聽

南唐韓熙載諫唐主用監軍

後周顯德三年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
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
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
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

馬政門

唐張萬歲王毛仲善牧養

開元十三年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内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明皇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王忠嗣高估價以市胡馬

天寶五載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以一馬易四十縑

大曆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絶於鴻臚至是代宗欲悦其意命盡帶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後唐明宗緣邊置場市党項馬

天成四年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范延光請緣邊市馬給券

長興四年范延光馬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後漢高祖市民馬於河南

天福十二年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通鑑總類卷第十二

通鑑總類卷第十三

興獄門

漢寒朗力言楚獄之冤

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明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明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明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明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明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明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為帝言之明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唐天后盛開告密之門

垂拱二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

以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因𨽻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群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周興誣奏魏元同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侯思止王弘義以告密擢用

天授元年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餠爲業後事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坐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爲侍御史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

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

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
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必覓之矣思止鞫魏元忠元
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
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矣思止汝若須
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
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
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
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
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
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
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

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
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
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
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俊臣
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
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
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
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
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武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
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
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
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
富貴鳳閣舍人王勮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
謀以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
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皆引之於是思
禮引同平章事李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
以成其獄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
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始悔之懿
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
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

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
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
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
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姚元崇辨往時冤獄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
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
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
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
坐謀反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
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皆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

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鄉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羮臣安所避之

李林甫別置推事院

天寶六載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明皇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治獄門

唐崔仁師以一身易十囚之死

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太宗鑒煬帝濫刑

五年太宗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

十一年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太宗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

此風立變矣太宗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二十三年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狄仁傑奏活死囚

垂拱四年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徐有功李日知俱尚平恕

天授元年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徐有功不敢枉法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徐堅乞依法覆奏併擇法官

長壽元年萬年主簿徐堅上䟽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

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

朱敬則用短諫天后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䟽以爲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

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所以神道助直無罪不
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並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必和聲向康
之妙策乃當今之刻仞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
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遠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
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
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
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
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
太平何苦須反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
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

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
言制獄稍衰

徐有功以失出獲罪

二年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妃
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
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
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
為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
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
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
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
內憂懼必何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
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
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
亦除名

張釋之處其易徐有功處其難

萬歲通天元年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殿中侍御史遠
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
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
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
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
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

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
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
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
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
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
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
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宋璟請推按韋月將

神龍二年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
中宗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
整巾襪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
議固請按之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蘇珦徐堅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
戮有違時令中宗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
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
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
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
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
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

明皇思徐有功用法平直

開元二年明皇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以其子惀爲恭陵令竇
孝諶之子光祿卿希瑊等請以己官爵讓惀以報其德由是
惀累遷申王府司馬

李朝隱奏免裴景仙死

十年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
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
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
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
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
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
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
仙命又曰若寂勳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若若
敖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林甫用羅鉗吉網

天寶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
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
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取
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
乞紙盡答其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
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
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
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
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
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馬植言赦宥太寬

大中元年宣宗以旱故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
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
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
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
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
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
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左諫議大夫張鷺等上言陛下以旱
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
常思水旱爲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後周世宗錄囚如神

顯德二年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濫刑門

司馬溫公論漢宣帝誅趙蓋韓楊之誅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灋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晉元帝濫殺淳于伯

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寃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前秦苻生不肯禳災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

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符生濫殺

升平元年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録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深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爲越王

齊高宗戒東昏侯

永元元年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梁武帝溺於慈愛

大同十一年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北齊顯祖殘忍

陳高祖永定二年北齊顯祖性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伏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

聽太史之奏殺諸元

三年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絶食啗衣袖而死

盡殺諸元

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使元黄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元蠻元文遥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周宣帝殺王軌等

陳宣帝大建十一年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隋煬帝誅高熲等

大業三年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遂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賚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蘇威諫帝不聽又徵散樂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熲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高熲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熲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唐太宗斬盧祖尚

貞觀二年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柰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嚮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斬張蘊古

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

爲古貫在相州奸偽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陳子昂論獄官急刑

永昌元年右衛冑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又九月二十一日赦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周興羅告

天授元年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武后誅唐之宗室殆盡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李嗣眞論酷吏縱橫

二年御史中丞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閒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競爲暴刻

或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來俊臣殺雲弘嗣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僞立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羅織之黨不振

長壽元年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獄持宿囚之號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安金藏剖心

二年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

推睿宗由是得免

仇家爭噉來俊臣肉

神功元年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貼席矣

武三思殺五王

神龍二年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中宗命法司結竟中宗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

中宗不許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彦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搥殺之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光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Q二六十五 追案錄卷一三 左刑門十五

程行湛請禁錮酷吏子孫

開元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陸贄諫殺竇參

貞元九年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宦官深怨李訓等

大和九年十二月庚辰文宗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暫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

Q二六十八 追案錄卷一三 左刑門十六

令狐楚請瘞王涯等家族

開成元年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文宗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李德裕諫武宗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皆爲觀察使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入奏以爲德宗

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由[是]
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漳[王]
邸寘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
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願
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
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武宗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
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
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具與妃書云姑何不
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
曖昧虛實難知武宗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
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
使更貶嗣復等爲嶺南刺史

李德裕勅吳湘死

五年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
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
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諫官請覆按詔遣崔元藻李
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
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貶元藻等不復更
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
晦皆上疏爭之不納

崔元藻列吳湘寃狀

大中元年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
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
對辨勅御史臺鞫實以聞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寃
狀如吳汝納之言遂貶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懿宗殺翰林醫官

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
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平章事劉
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爲脩短之期
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惟求疾
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
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
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
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杖殺韋殷裕

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敬述陰事上
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以
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崔元應妻從兄崔沆季父君卿
皆貶嶺南官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户

柳璨李振勸朱全忠盡去衣冠

天祐二年彗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
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
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
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

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遂貶獨孤損裴樞崔遠之
人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
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敕
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
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
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
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
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
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
爲車轂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
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

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趙王鎔子昭祚好殺召亂

梁均王龍德元年趙王既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
昭祚性驕慢既得大權骩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
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
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
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相與飲酒而謀之乃
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盡滅
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

王衍一行並從殺戮

天成元年景進等言於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
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爲變不若除之
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
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
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
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安重誨除任圜

二年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十月明宗如汴州或謂安重
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
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
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

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閩薛文傑誣殺吳勗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
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閩主
從之文傑惡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
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或遣使來問愼勿以它疾對
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
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
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
勗自誣服幷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

閩主欲杖中丞劉贇

後晉天福八年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効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効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後周世宗殺孟漢卿

顯德元年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刑法門

漢張釋之請輕犯蹕之罪

前三年釋之爲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請輕盜高廟玉環者之罪

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張湯請誅伍被莊助

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武帝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

可治助竟棄市
武帝不赦隆慮公主子
後元二年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灋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
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
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
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
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面目
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
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
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
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雋不疑多所平反
始元元年八月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
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
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殘
路温舒言獄吏之酷
地節三年冬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
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
部主之灋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
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
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温舒
上書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敺
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
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
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
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唯陛下省灋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十
二月詔曰間者吏用灋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
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
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
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
事獄刑號爲平矣
鄭昌請定律令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
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
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
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宣帝下詔戒用灋析律不平

元康二年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灋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灋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郭躬奏罷重文四十一條

元和三年章帝以潁川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崔挺諫北魏文帝除連坐之制

齊高宗建武三年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北齊王睎諫肅宗斬人於殿廷

陳文帝天嘉元年十二月丙午齊主還晉陽斬人於前問王睎曰是人應死不睎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殿廷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隋文帝濫殺

開皇十七年二月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

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

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麵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摴蒱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摴蒱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丐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

唐戴胄犯顏執法

貞觀元年正月太宗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李乾祐諫太宗欲斬裴仁軌

十二月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太宗令死刑五覆奏及徹樂減膳

五年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太宗以李道裕議獄言當擢爲刑部侍郎

二十年二月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

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
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
而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
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
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
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張說議裴伷先不應杖

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
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
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巡北邊聞杖姜皎
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

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
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
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
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百官賀幾致刑措

二十五年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
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
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命李林甫牛仙客與
法官删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宰相議誅李錡親屬

元和二年李錡以反誅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蔣乂曰錡
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
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故都
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
辛巳錡從父弟銛等皆貶官流放有司請毁錡祖考冢廟盧
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
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
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毁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
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
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
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詞訴門

後周太祖敕民訟先歷州縣

廣順二年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

戒吏門

唐崔玄暐改官令史設齋自慶

長安元年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李吉甫言堂後吏專恣

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憲宗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貶渙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抑強門

漢張釋之劾太子不下公門

前三年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江充劾太子家使

太始三年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武帝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武帝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武帝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武帝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貴戚且歛手避二鮑

建武十一年趙王良從帝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光武常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

董宣不肯叩頭謝公主

九年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周紆為令貴戚跼蹐

建初八年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章帝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張綱獨埋輪劾外戚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杜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

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順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李膺破柱殺張朔

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成瑨等因擊[illegible]抵罪

九年宛有富賈張汎者以路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南陽太守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桓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陳蕃上疏曰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桓帝不納

東晉卞壼奏王導虧灋從私

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灋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絜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苻秦王猛按彊德豪橫

升平三年秦王苻堅自河東還以鄧羌為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特進彊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之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灋也

唐劉仁軌殺折衝

貞觀十四年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

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太宗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太宗悅擢仁軌爲櫟陽承

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神龍二年雍州刺史竇從一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左震斬女巫

乾元元年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從王璵之請也肅宗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尤甚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鏁不可啟震怒破鏁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肅宗無以罪也

段秀實斬郭晞暴卒

廣德二年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由是無患

裴諝發郭子儀小過

大曆十四年九月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許孟容繫神策軍吏

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憲宗嘉其

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柳公綽殺軍將唐突

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吳楊廷式請捨縣令繫張崇

後梁貞明六年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後唐羅貫因抑權豪冤死

同光三年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爲禮部員外郎性彊直爲郭崇韜所知用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宦共毀之莊宗含怒未發會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橋多壞莊宗問主者爲誰宦官對屬河南莊宗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

平盜賊門

漢李固駁遣兵平交阯九眞之盜

永和三年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不克為所攻圍順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眞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張綱單車說降張嬰

漢安元年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

傅燮乞先除內姦後平外寇

中平元年朱儁之討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諂訴之靈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遣使諭王貢

建興三年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東晉謝琰爲孫恩所敗

隆安四年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北魏主欲大赦以止盜

義熙六年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拓跋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不

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李崇置鼓樓以防盜

齊建元四年魏以荊州巴氐擾亂以李崇爲荊州刺史崇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高祐論止盜在守宰得人

永明五年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國用以討賊而耗竭

梁普通七年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

唐劉黑闥爲高雅賢所誤

武德六年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太宗不以重灋止盜

九年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灋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灋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

裴懷古仗忠信以服夷獠

長安三年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天后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王晙招降知運復擊

開元九年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
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
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己由
是復叛明皇以晙不能遂定羣胡貶晙為梓州刺史

裴行立等討蠻賊無功

元和十四年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
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
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
黄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黄少
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
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憲宗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
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憲宗不聽大發
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
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以
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

韓愈請赦黄家賊

十五年容管奏破黄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
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黄家賊事其
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
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
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
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
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
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
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
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
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
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
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
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崔郾治兵卒以討賊

大和五年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
巴蜀荊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
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
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
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姦非用
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劉潼招降巴南賊

大中六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
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
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
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
愚迷之衆使之稍稍歸命此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

功議者責其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齊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其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泣涕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賊皆滅之

康承訓爲蠻寇所敗

咸通五年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楊收建議禦蠻寇

六年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強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置鎭南軍於洪州

高駢大破蠻寇

七年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懿宗得奏大喜即以駢復鎭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王仙芝起兵於長垣

乾符元年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黃巢與王仙芝橫行山東

二年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宋威破仙芝於沂州

三年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黃巢仙芝各分道而去

王仙芝攻蘄州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崔安潛出庫錢以賞捕盜

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為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凸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之盜

張承範失守潼關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上表告急稱臣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

謝弘讓等慮罪而為盜

中和二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

諜洩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
無罪也捕從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
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
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
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
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
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
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
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
討之

高仁厚討韓秀昇

三年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
忠州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陳敬瑄奏以高仁厚為西川行
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仁厚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
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
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
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
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
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往來
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共
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
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

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
斬之

李師悅敗黃巢於瑕丘

中和四年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
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
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後漢符昭序聽彥卿助賊攻城

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
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
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
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
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
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
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
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高祖重法以禁盜

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
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
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
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
村民

後周王晏勒故黨勿復為盜

顯德元年初太祖以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爲群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世宗專委節鎮州縣清盜

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竇儼疏言止盜之術

四年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什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鄭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玩寇門

唐李寶臣有玩寇之志

大曆十年代宗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劉巨容不肯追黃巢

乾符六年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

高駢不欲諸道兵分討賊之功

廣明元年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唐弘夫等自欲專功致黃巢愈熾

中和元年唐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

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
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
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𦈏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
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
還襲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
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

除惡不盡門

唐張柬之等不盡誅諸武卒貽後害

神龍元年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
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
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
宗即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
圖議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
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
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
思等因為中宗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
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
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暐為博
陵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為襄
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俱出為
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
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
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
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

而殺之怨已素服黃金柔用還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柔用還擢拜御史中丞

天文門

北魏崔浩知熒惑入秦分

晉義熙十一年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濟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彗星為劉裕將篡之應

十四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高允辨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之謬

宋元嘉十六年崔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

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宋劉勔不肯解職以避災

元徽二年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

梁武帝下殿以禳星變

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元帝歎客星入翼[illegible]必敗

承聖三年魏兵且至元帝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讖兆門

漢李守言劉氏當興李氏爲輔

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後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産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蔡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

光武按赤伏符而即帝位

建武元年蕭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光武欲以讖斷郊祀事

七年光武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光武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光武意乃解

桓譚非讖獲罪

中元元年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光武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䟽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屛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䟽奏光武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光武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光武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光武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晉郭璞筮王敦擧事無成

太寧二年王敦將擧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

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
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北魏詔焚圖讖

齊永明三年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唐太史按秘記云女主代有天下

貞觀二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太宗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君羨坐誅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

田承嗣假讖文以誣李寶臣

大曆十年田承嗣知范陽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張權輿以名應圖讖誣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圖書門

漢蕭何收秦圖籍

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後唐明宗令國子監雕賣九經

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曆法門

宋何承天撰元嘉新曆

元嘉二十一年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二十二年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唐李淳風推校精密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太宗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為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方術門

漢谷永說成帝絕方術之士

永始三年成帝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成帝善其言

張豐爲方士所誤被誅

建武四年光武遣將軍朱祐等討張豐於涿郡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晉哀帝信方士以求長生

興寧二年哀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爲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秦王堅惑王嘉異術

晉太元九年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北魏董道秀卜筮以不祥爲吉

宋元嘉二十一年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弃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梁太子信方士爲厭禱之術

中大通三年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疏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

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若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北齊長廣王信術士之言不舉兵

陳天嘉二年齊主之誅楊愔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尊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唐術士惡呂才敘陰陽之書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爲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徵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以爲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尫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

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爲確論

高宗不惑娑婆寐合長年藥

顯慶二年初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郝處俊諫高宗餌不死藥

總章元年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韋什方以妖妄惑衆

延載元年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天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同平章事制云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劉思禮惑於術士而謀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天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同平章事李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皆族誅之

鄭普思等皆以妖妄除美官

神龍元年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中宗所信重累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中宗皆不聽

明皇恩禮張果甚厚

開元二十二年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明皇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明皇因誣奏尸解而信神仙

張果與不固請歸恒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
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爲尸解明皇由是頗信神仙

李藩勸憲宗絶方士之說

元和五年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
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
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絶方
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憲宗慕長生使方士臨民

十三年憲宗晩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
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
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必

言於憲宗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
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憲宗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
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憲宗曰
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
莫敢言

裴潾諫餌方士藥坐貶

十四年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擧家逃
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憲宗
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
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
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者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
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眞有神仙彼必深潛
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
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
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
所能勝也古者君飮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
則眞僞自可辨矣憲宗怒貶潾江陵令

憲宗服金丹多躁怒

十五年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
人自危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
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穆宗卽位杖殺
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

張皐諫穆宗餌方士金石之藥

長慶四年初柳泌等旣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穆宗餌其
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皐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
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
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愼庶人尚
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
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
進言臣生長遐方糜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
一耳穆宗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趙歸眞以神仙之術說敬宗

寶曆二年道士趙歸眞說敬宗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

敬宗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敬宗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
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敬
宗遣中使迎之息元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李德裕諫武宗親近道士

會昌四年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李
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武宗曰朕宮中無
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
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
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武宗餌金丹性加躁急

五年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武宗問李德裕
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嚮者寇逆暴橫固
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
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宣宗杖殺趙歸真

六年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柴嶽明言陰陽書不言帝王家

大中二年宣宗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
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
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今陛下深
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宣宗善其言賜束
帛遣之

韋廑信術士設醮以求官

大中十年司農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廑
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廑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
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廑有異志
令我祭天廑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
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廑
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宣宗召廑面
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廑城南甲族為姦人所誣勿使
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廑永州司馬

宣宗晚節好神仙

十一年宣宗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軒轅集勸宣宗不必求長生

十二年軒轅集至長安宣宗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
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
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宣宗疑忌方深

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宣宗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
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
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
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
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高駢為呂用之所惑

中和二年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依駢
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
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
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
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
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
血灑於庭宇如格鬭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
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恩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
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
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
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

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
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
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
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
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
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
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
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倚
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
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變發
乃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

閒謂之察子民閒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
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
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
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
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
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
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
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
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
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
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劉巨容以燒藥爲金夷族

能紀元年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爲黄金
巨容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
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後唐僧誠惠以妖妄惑人

同光三年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
風召雨莊宗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
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莊宗自鄴都迎
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
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樹風康明宗召周玄豹

天成二年初[illegible]周玄豹[illegible]可[illegible]及
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
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
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明宗乃就
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閩王信陳守元避位受籙

長興二年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
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命其子繼鵬權軍府事
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閩王自負得寶皇旨謀稱帝

三年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既爲六十年天子
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
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
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
卒請以臣爲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絶

陳守元號天師受賂

清泰二年閩王賜洞眞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
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
如市

後晉范延光信術士有非望之志

天福二年初天雄節度使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
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
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illegible]非望之志

閩王鑄寶皇天帝於禁中

四年閩王忌其叔父延武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
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王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
第殺之幷其五子閩王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
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
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南唐道士王栖霞以治身心議唐主

八年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神而
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曰臣餌之數
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
逢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
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
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
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
不化乃當奏請耳

孫方簡以妖術聚衆爲盜

開運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
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
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飮酒
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
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絶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

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及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群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導以入寇

後漢李守貞信術士自稱秦王

乾祐元年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趙修己素善術數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僧揔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

僧揔倫以分野有災誑守貞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餓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揔倫詰之揔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

後周術者以鎮星紿慕容彥超

廣順二年太祖發大梁至兖州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乃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符彥卿女當爲天下母

顯德元年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世宗鎮澶州太祖爲世宗娶之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世宗問陳摶以飛升黃白之術

三年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遂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術數門

淮南徐溫紿張顥用左牙兵

後梁開平二年初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佛法門

漢楚王英最先好佛

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後趙敬事佛圖澄

東晉成康元年初趙王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眞僞雜糅或避賦役爲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

□□令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
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
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姚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義熙元年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羣臣
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
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
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世祖用崔浩言誅沙門毀經像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
素不喜佛法每言於世祖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

之及世祖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
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世祖世祖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
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
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
女浩因說世祖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世祖從之寇謙之
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勅留臺下
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
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
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
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迹自今
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

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
征鎭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
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
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
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北魏高宗聽民爲沙門出家

二十九年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
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
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
是郡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
以師賢爲道人統

齊范縝盛稱無佛

永明二年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
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
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
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東魏禁民立寺

梁大同四年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
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
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武帝窮土木以崇虛閑

中大同元年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群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唐太宗責蕭瑀復悔出家

貞觀二十年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太宗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太宗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弃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僧法明撰大雲經

天授元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天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魏傳弓發慧範姦贓

景龍元年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中宗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中宗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中宗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呂元泰諫中宗營建佛寺

二年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埸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明皇沙汰僧尼

開元二年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明皇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姚崇戒子孫勿追薦求福

九年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

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猶減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効兒女子終身不免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

高郢諫代宗造章敬寺

大曆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寢不報

憲宗遣使迎佛骨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憲宗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韓愈諫迎佛骨入宮禁

十四年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産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

絶後代之惑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憲宗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李德裕諫敬宗生日度僧

長慶四年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
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
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
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武宗毀寺舍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
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
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
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
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
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李德裕禁五臺僧奔幽州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
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
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
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
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
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
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
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

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
節度副使

宣宗聽僧營葺所廢寺

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
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
皆復其舊

孫樵諫宣宗復僧寺

五年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
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
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
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
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
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
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
加撥併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
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中書奏禁私度僧尼

六年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
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
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
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蕭倣諫懿宗體佛論疏

咸通三年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寫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繼貞觀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懿宗雖嘉獎竟不能從

懿宗迎佛骨侈於元和

十四年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衞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懿宗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南唐邊鎬盛修佛事廢綱紀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以邊鎬爲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世宗悉罷非勅額寺院

顯德二年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世宗毀銅像以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事神門

姚秦立苻堅像以求祐

東晉太元十四年後秦主萇以苻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讐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萇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宋太子劭事嚴道育為天師

元嘉二十六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寵於文帝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文帝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陳慶國具以其事白文帝文帝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唐狄仁傑奏焚吳楚淫祠

垂拱四年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南漢張遇賢以事神為賊主

後晉天福七年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南漢主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張遇賢聽神言以取虔州

八年南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南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

張遇賢以禱神無驗取敗

南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棄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送斬於金陵市

奉道門

東晉王凝之以奉道爲孫恩所殺

隆安三年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

北魏崔浩師事寇謙之

宋景平元年魏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灋之書以亂先王

之治乎尤不信佛灋曰何爲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世祖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眞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灋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寇謙之勸魏主作靜輪宮

宋元嘉十九年北魏世祖備灋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世祖不從

唐高宗拜道士潘師正

永隆元年高宗幸汝州之温湯幸嵩山處士田游巖所居幸道士潘師正所居高宗及天后太子皆拜之

虛無門

魏何晏等尚虛無以成俗

嘉平元年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晉裴頠著崇有論釋虛無之惑

元康七年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脩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

祥瑞門

漢光武不受郡國祥瑞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光武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因出寶鼎抑虛譽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

何敞惡四方屢言嘉瑞

章和元年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爲美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

唐檀抑劉祗言芝草之瑞

元初六年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巴部採戲言爲黃龍之見

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吳人以言祥瑞爲筐篋中物

晉泰始九年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

吳陳訓以青蓋入洛非吉祥

咸寧二年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葳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

吳以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

五年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書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北魏崔光言芝草不宜生於太極殿

梁天監四年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世宗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

勞物悖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身修
意惟新聖道節衣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
壽等於山岳矣於是世宗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比周高祖焚九尾狐骨

陳太建九年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
必彰有德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
實錄命焚之

　唐太宗以祥瑞在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
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
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

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
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
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馮元常言瑞石之詐被黜責

光宅元年初馮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
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天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
令樊文獻瑞石天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
不可誣罔天下天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

　俞文俊因諫慶山流嶺外

垂拱二年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
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
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
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
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天后
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李昭德屢抑獻符瑞

長壽元年天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
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
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
刀刮盡奏請付法天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天后習猫使
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天后甚
慚

　杜景儉不以秋梨花爲瑞

延載元年天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
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
謝天后曰卿眞宰相也

　薛謙光獻鼎銘爲明皇受命之符

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
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明皇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
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
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
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
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明皇敕州縣毋得奏祥瑞
十三年明皇詔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
縣毋得更奏祥瑞
韓滉等諫奏瑞鹽生
大曆十二年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韓滉恐鹽戶減稅
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遣蔣鎮往視之蔣鎮還
奏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
以嘉名代宗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崔祐甫以猫鼠同乳為妖
十三年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
袞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
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
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嘉之
德宗却李鶚上慶雲圖
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鶚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
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
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憲宗不受毛龜之獻
永貞元年荊南獻毛龜二憲宗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
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
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文宗以時和年豐為上瑞

開成三年初大和二　悰為鳳翔節度使不詔沙汰僧尼
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灋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
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
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
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
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
之上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
尚書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文宗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
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
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
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
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
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文宗善之它日謂宰相
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
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詔諸道有瑞皆
無得以聞
後梁太祖責宋州獻瑞麥
開平四年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曰
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
責友諒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

漢　使外親上變事獲罪

初元二年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

于定國等俱以災異乞骸骨

永光元年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

王音言飛雉之變

鴻嘉二年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成帝使中常侍晁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楊雄等以鼓妖爲聽失之象

建平二年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策免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哀帝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

王嘉乞勿動干戈以應天變

四年息夫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哀帝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昔秦繆公

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哀帝不聽

鮑宣乞退董賢以應天心

元壽元年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廢眾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哀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

公孫閎因言災異被誅

元始五年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倢伃弟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

王莽以地動不為害

天鳳三年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鄭興因日食諫光武之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己從眾以濟群臣讓善之功項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光武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鍾離意乞罷北宮役以應天心

永平三年明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

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明帝因日食之變敕有司

八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鮑昱乞除禁錮以消旱災

建初元年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帝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順帝以大旱策問周舉

陽嘉三年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順帝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順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順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

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

延熹元年五月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梁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桓帝由是怒冀

襄楷言河清之異

九年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楊賜封事言蛇變

建寧二年有青蛇見於御坐上靈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楊賜蔡邕答言災異

光和元年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又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

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處常伯等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袄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靈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

符秦主以太白入井自為渴

東晉升平元年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

張孟請誅慕容氏以消星變

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符堅不肯以討蝗不滅罪劉蘭

太元七年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

武帝舉酒祝長星

二十年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武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南燕主因郊祀之變乃大赦

義熙四年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齊武帝不聽有司請禳災

永明元年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

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之來柰之何益

北魏高祖以久旱輟膳三日

建武三年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崔光言雞雛之爲異

梁天監三年魏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後石顯伏辜此其効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世宗愈重光

北齊崔叔瓚謂土功不時蝗蟲爲災

陳永定元年河南北大蝗齊顯祖問於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顯祖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唐趙郡王以血水爲輔公祏授首之徵

武德六年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擧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太宗吞蝗爲民受災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太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天后不輟朝停酺以答天譴

天册萬歲元年初明堂既成天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

府藏爲之耗竭又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天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天后恥而諱之但云内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荅天譴天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天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王求禮以瑞雪三足牛爲災妖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天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天后爲之憮然

姚崇奏督州縣捕蝗

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倪若水不從捕蝗之命

四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敕委使者分詣諸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姚崇以太廟屋壞不爲異

五年太廟四室壞明皇素服避正殿時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辦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明皇大悦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右散騎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宋璟說明皇日食修德

七年五月日有食之明皇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楊國忠抑天下言災異

天寶十三載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明皇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明皇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明皇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明皇默然

德宗時蝗不食稻

興元元年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陸贄請遣使賑撫諸道水災

貞元八年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德宗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仇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德宗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憲宗從二臣之請天果雨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以淮浙水旱蠲租賦

七年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憲宗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文宗以久旱求致雨之方

大和八年文宗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

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汪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
歸東都

咸通五年彗星出於婁長三丈已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
含譽瑞星也懿宗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司天監以彗星為瑞星

楊知至奏蝗不食稼

乾符二年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
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蜀主閉門不救火

後梁貞明元年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
為煨燼都指揮使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

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群臣命有司聚太廟神主
分巡都城言畢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蜀張雲謂彗星乃亡國之徵

後唐同光元年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
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
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
雲黎州卒於道

康澄言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長興三年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祆
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
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
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
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
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
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明宗優詔獎之

後晉齊王欲刻碑紀塞河之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
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
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
不若頒罪己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後漢隱帝時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要
斬之

趙延乂謂弭災莫如修德

三年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
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隱帝召司天監
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
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隱帝遣中使問如
何為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饑饉門

唐德宗時比歲饑饉

貞元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德宗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後晉括民穀至餓死者甚衆

天福八年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南踰江湖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効彼所爲乎

南唐饑民渡淮糴米

後周廣順三年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流民門

北魏爾朱兆委衆于高歡

梁中大通二年初葛榮部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從以其衆委高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汚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唐李渤乞革攤逃之弊

元和十四年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爲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它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謟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産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通鑑總類卷第十四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

齊王蠋謝樂毅之請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

王孫賈殺淖齒以報齊王

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傭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趙藺相如全璧而歸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强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

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

漢紀信誑楚以救漢王之急

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不肯爲項羽將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

高祖赦季布戮丁公

五年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高祖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趙苞不顧私恩毀忠節

熹平六年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晉嵇紹以身衛惠帝見殺

永興元年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等謀討之越奉惠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穎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惠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惠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惠帝曰忠臣也

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惠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惠帝幸其營左右欲浣帝衣惠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洛陽糧盡援絶祐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燕太宰恪攻洛陽克之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郗愔怒子超黨於桓溫

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旣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宋袁粲父子俱死石頭城

昇明元年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劉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詔袁粲鎭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見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會蒼梧王遇弑沈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恟懼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初褚淵爲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粲謀旣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蘇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謝朏不肯勸進蕭道成

齊建元元年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

齊劉思忌寧為南鬼不為北臣

永泰元年魏統軍李佐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

北魏崔楷不肯虧忠而全愛

梁大通元年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

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沈恪不忍送梁主如別宮

陳永定元年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周榮建緒不願與隋主共取富貴

太建十三年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

隋堯君素責屈突通負國生降

義寧元年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

資治通鑑類纂卷二十五 一

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李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通及之稠桑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

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顧謂代人從
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
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
而退

唐張道源不降竇建德

武德二年淮安王神通使張道源鎮趙州竇建德陷趙州執
摠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
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
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
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
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
乃悟即命釋之

屈突通不顧二兒以徇義

三年高祖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屈
突通二子在洛陽高祖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
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
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
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高祖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秦王以薛萬徹為義士

九年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
所問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
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太宗曰蕭瑀為真社稷臣

貞觀九年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曰
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
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
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
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
曰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鄉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太宗追贈堯君素

十二年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
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
孫以聞

李安靜拒武后革命

載初二年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李安靜獨正
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
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姚元之甘獲罪以全人臣之義

神龍元年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
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
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
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
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

顏真卿獨守平原以拒賊

天寶十四載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明皇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盧弈守節死無所恨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弃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廄使人執憕弈及采訪

判官蔣清皆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顏真卿感激軍士以討賊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

顏杲卿罵賊至死

至德元載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冎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

張巡責令狐潮以忠義何在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

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亂兵迎朱泚入宮自稱權知六軍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

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

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以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德宗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顔眞卿雍容辨敕而就死

興元元年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顔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鄭畋刺血誓以討賊

廣明元年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閒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王處存舉兵衛車駕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閒道詣興元衛車駕

孫揆寧死不肯復事鎮使

大順元年李存孝擒孫揆以獻於李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王師範舉義兵以討朱全忠

天復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矣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遣

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友寧召胤八
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以友寧并將之

後梁朱全昱責梁王滅唐三百年社稷

開平元年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
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
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
冕即皇帝位太祖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
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
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爲太祖不懌而罷

張承業勸晉王復唐社稷

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
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
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
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
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
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
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
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
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
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
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
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
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
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
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
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莊宗終不能用王彥章

同光元年後梁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
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
之莊宗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慰諭之彥
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
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康延孝固請亟
取大梁莊宗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莊宗發中都舁王
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
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莊宗知其終
不爲用遂斬之

姚洪寧爲天子死不與人奴並生

長興元年東川兵至閬州董璋晝夜攻城初璋爲梁將指揮
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
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
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

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與汝何
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所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
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瓊怒然鍼於前令壯士十人
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贊明宗寘洪二子於近衛厚
給其家

後晉張敬達不肯生降契丹

天福元年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
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
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人謂之
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
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

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
求多福未爲晚也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高行周符彥卿
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
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
爲人臣當効敬達也

沈斌寧爲國家死不効趙延壽所爲

開運二年契丹自恆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
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
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
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
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
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後周太祖稱馬全乂忠於所事

廣順三年鎭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乂從
榮入朝太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乂忠於所事
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効之

南唐張彥卿部兵守城至死不降

顯德五年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
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
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
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節義門

漢蘇武杖節不肯降匈奴

始元六年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龔勝等守節不仕王莽

始建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莽又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初郭欽為南郡太守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咸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鮑永慙以其衆幸富貴

建武二年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

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光武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
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
之光武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
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
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
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
死亡

宋弘不徇主意而易妻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光武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光武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溫序杖節伏劍而死

八年校尉溫序爲隗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
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宇衆爭
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
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汙土遂伏劍而死

荀彧不從曹操議九錫

建安十七年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已來人臣匡世未有今
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
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
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
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
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

魏文帝不能臣楊彪

黃初二年初文帝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
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
榮也文帝乃止

晉周虓不肯屈節於苻秦

寧康元年秦王堅欲以周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
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
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爲氐賊嘗值元

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
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
彌厚

楊盛不改晉年號

宋元嘉二年初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
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始用元嘉年號

唐顏真卿不爲賊黨誘脅失節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
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
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

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剸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

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梁震終身不受髙氏辟署

後梁開平二年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髙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髙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漢薛包不以外居廢晨昏之禮

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朴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徐庶不肯失母而圖王霸之業

建安十三年徐庶母爲曹操所獲庶辭劉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魏王祥以繼母憎愛愈恭

甘露元年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王裒痛父非命不仕

泰始十年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耶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餽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梁吉翂乞代父命

天監二年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囚瞑目引領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翂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武帝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

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扮曰異哉王
尹何量扮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扮當此舉乃是因
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房景伯母能化部民

大通元年北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
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
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
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
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
聽之卒以孝聞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

麟德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
宗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
進高宗善之賜以縑帛

晉王數省其母曹夫人

後梁貞明二年晉王還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
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楚王居喪無戚容

後唐長興二年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
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葬武穆王于衡
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
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名望門

漢孔融才踈意廣訖無成功

建安元年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
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
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踈造次能得人心久
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
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
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
失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
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曹
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曹操以禰衡有虛名不殺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
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
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
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
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
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
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滿寵請赦楊彪恐失民望

二年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
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揚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瀆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青龍二年蜀諸葛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夏侯霸知鍾會為吳蜀之憂

嘉平元年夏侯霸犇漢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晉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永興二年時天下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敏欲盡誅江東名士

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楊内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桀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循詐為狂疾得免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内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王導勸琅邪王引致名士

永嘉元年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轝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内史榮為軍司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静

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王衍名蓋四海為石勒所害

五年漢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晉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陳頵謂中華取士先白望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卹灋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謂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唐楊綰為相朝野相賀

大曆十二年以楊綰常袞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天下恃郭子儀為安危

建中二年郭子儀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白居易以牛僧孺等皆人望不宜疏棄

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李訓時取重望順人心

大和九年以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開成四年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文宗勞問賜賚使者旁午三月薨謚曰文忠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長安市人迎劉瞻

乾符元年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才德門

司馬溫公辨才德之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早達門

唐李勣勸劉延祐稍自貶抑

總章元年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功名門

晉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運甓致力中原

三年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公勤門

蜀漢楊顒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黃初四年漢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東晉陶侃治荊州未嘗少閑

太寧三年以陶侃爲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撿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北魏蘇綽積勞成疾

梁中大同元年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守職門

漢郅惲拒車駕夜還

建武十三年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光武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光武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宋謝莊不奉旨開門

大明五年武帝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黑敕乃開武帝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唐段志玄閉門不納使者

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僞竟留使者至明太宗聞而歎曰眞將軍也

呂元膺擢守門者爲重職

元和五年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鏁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眞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

吳越王門吏不肯啓關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謙遜門

漢光武不許竇融讓職

建武十三年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光武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光武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光武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吳嚴畯力辭代魯肅

建安二十二年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畯能以實讓

晉羊祜拜官多避讓

咸寧三年羊祜為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羊祜身没讓存

四年羊祜卒武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為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武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没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劉寔著崇讓論

太康十年武帝為皇孫遹高選僚左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東晉王述不肯讓尚書令

興寧二年以楊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北魏高祖嘉于烈有謙讓之美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王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

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
謝朏三讓吏部郎
永泰元年明帝嘗謝朏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明帝不許中書疑朏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耶
梁韋叡不與羣帥爭先告捷
天監六年曹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韋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
湛僧智歸功於夏侯夔
大通元年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唐房玄齡請解機務
貞觀十三年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爲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太宗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崔羣謂遂王嫡子不當讓
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爲太子更名恒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憲宗將立恒命崔羣爲寬草讓表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憲宗乃止
憲宗不肯纂述平蔡之功
十四年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憲宗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蜀趙廷隱願以昭武讓李肇
後唐長興二年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吳柴再用以戰功歸社稷之靈
清泰二年吳德勝節度使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後漢郭威不肯獨膺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入見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於是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

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隱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鬭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簡傲門

晉何綏與人書疏詞禮簡傲

永嘉三年何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殷浩欲正蔡謨傲上之罪

永和六年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穆帝臨軒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穆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爲庶人

矜伐門

晉王濬與王渾爭功不已

太康元年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渾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渾濬爭功不已武帝命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武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武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劉毅自矜建義之功

義熙八年劉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劉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陳侯安都恃功驕慢

天嘉四年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文帝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褉飲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文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文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文帝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安都遣其別

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文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唐張行成諫太宗與群臣校功

貞觀十五年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

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太宗甚善之

吳沈行思與盛師友論功

後梁開平四年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賣已取鐵鏈擊瓌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後唐莊宗自矜十指上得天下

同光元年荆南高季興在洛陽還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李穀與韓熙載各言攻取之易

天成元年韓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探囊中物耳

後晉楊昭儉諫齊主刻石紀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南唐取楚自謂諸國指麾可定

後周廣順元年南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恬退門

漢揚雄恬於埶利以樂道

天鳳五年初成帝之世揚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埶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東晉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

咸康元年王導辟王述爲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顧和殷浩固辭遷職

永和二年穆帝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北魏彭城王好恬素不樂勢利

齊永元二年魏以彭城王勰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世宗所留勰每乖情願常懷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王晞苦辭侍郎

陳天嘉元年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周蘇威屏居山寺除官不拜

太建十三年比周美陽公蘇威少有令名晉公護強以女妻之
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
賢除官不拜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
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
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
爲邳公以威襲爵

唐岑文本拜官有憂色

貞觀十八年以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
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
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蘇頲固辭職以終制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
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
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孔吏部不肯居朝廷

大中四年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
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鄭祗德以子尚主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以
祗德爲賓客分司

韋澳辭戶部乞小鎮

十一年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
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
恩未許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
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它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
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以澳爲河陽節度使

後唐盧質固辭爲相

同光元年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
以爲相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之首質固辭請以豆盧革盧
程爲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爲禮部尚書

吳宋齊丘以退讓爲高

長興二年吳徐知誥欲以內樞使宋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
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
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
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
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漢光武屢徵處士

建武五年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武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後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李業等不受公孫述徵命

十二年初公孫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

樊英進退無據黃瓊練達官書

永建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能屈順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順帝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辭位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臣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順帝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陳蕃薦五處士徵之皆不至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桓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不應徵聘肱常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桓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桓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管寧等往依公孫度以避世

初平二年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

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斂詐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
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
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
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
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
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東晉殷浩累辭徵辟

建元元年殷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
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曾

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
生何庾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
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
不起

謝安以山水文籍自娛

升平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
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
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
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
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
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

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
深禮重之

夏主殺隱士韋祖思

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
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
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
於何地邪遂殺之

北魏世祖徵崔玄等差次叙用

宋元嘉八年魏世祖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
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
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
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
皆拜中書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
情更深

梁陶弘景謂之山中宰相

大同二年丹楊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
朝請弃官隱居茅山武帝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
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
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
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北周處士韋夐十徵不屈

陳永定二年周處士韋夐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夐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隋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

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

謚曰文中子

唐田遊巖被徵無所規益

開耀元年高宗徵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飡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爲不遺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荅

司馬承禎指終南山爲仕宦疾徑

景雲二年睿宗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睿宗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睿宗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睿宗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天后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宋璟以山人言涉佞諛不用

開元六年有廣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肅宗待李泌爲賓友

至德元載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肅宗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肅宗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肅宗乃止

李泌衣紫袍以絶羣疑

肅宗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肅宗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

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肅宗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肅宗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肅宗爲李泌築室於山中

二載李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爲李泌起書院於蓬萊殿側

大曆三年初代宗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旣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代宗時衣汗衫躡屧過之欲以泌同平章事泌固辭代宗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

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爲宰相耶後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南唐宋齊丘乞歸九華舊隱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齊丘怨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致仕門

漢薛廣德縣安車以傳示子孫

永光元年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爲榮

晉劉坦乞聽劉寔請老

永嘉三年劉寔連年請老懷帝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寔以侯就第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

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

沈慶之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孝建二年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齊沈淵表百官致仕並窮困私門

建武元年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詔依舊銓敘

荆南梁震自稱荆臺隱士

後唐清泰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怵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内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州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黄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通鑑[illegible]卷二十五　[illegible]門 六二[illegible]　下

知足門

漢張良自以封侯爲布衣之極

五年張良素多病從高祖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二疏上疏乞骸骨

元康三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産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通鑑[illegible]卷十五　知足門 六二 五

晉司馬孚不以尊寵爲榮

泰始八年安平獻王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

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即位[illegible]會詔孚乘輿上殿武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秘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齊王僧虔不欲一門有二台司

永明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武帝乃許之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隋韋世康有止足之志

開皇十五年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揔管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文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揔管幷揚益荊以晉秦蜀三主及世康爲之當世以爲榮

唐張嘉貞不營家産

開元十七年張嘉貞不營家産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蜀王宗弁不肯求進不已

後梁開平三年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奇之賜與有加

躁進門

漢賈捐之欲媚石顯以求進

永光元年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元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宋范曄自謂才用不盡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齊張敬兒意欲無限

永明元年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胛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王融三十內望為公輔

十一年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王融速求富貴

建武元年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明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北齊祖珽欲求宰相

陳光大元年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遜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唐姜公輔請陸贄求還官

貞元八年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鄭顥營求作相甚切

大中十年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後唐孔謙賂伶官求租庸使

同光二年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莊宗怒以爲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高尚門

齊魯仲連不願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

魯仲連不受平原君封

五十八年趙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魏子順以魯連爲高士之次

秦孝文王元年齊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操守門

漢尚符璽郎不肯以璽授霍光

後元二年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嚴延年劾霍光擅廢立主

元平元年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馬援謂丈夫窮益堅老益壯

建武元年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振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馬援不荅梁松拜

二十五年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种暠拒中常侍迎太子

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為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順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順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傅燮拒趙忠不求私賞

中平二年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靈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令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魏徐邈清介不改其常

嘉平元年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

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王祥獨不拜晉王

咸熙元年進晉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東晉顔含脩己守道

咸康四年光禄勳顔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北魏古弼不以肥馬給獵騎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幷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它日世祖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黄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戴法興等

大明二年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與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武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産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著定命論以釋之

齊虞悰不肯賛惟新之政

建武元年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寶命明帝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明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明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梁王承等不往朱异之門

大同五年朱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

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

唐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不能致宋璟

十三年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明皇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皇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明皇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明皇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明皇謂宰相朕以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韓休守正不阿

二十一年蕭嵩薦韓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嚴挺之竟不詣李林甫

二十四年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

張彖不肯詣楊國忠圖富貴

天寶十一載楊國忠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慕者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詣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

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隱居嵩山

甄濟不畏安祿山所召

天寶十載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還詣京師肅宗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

杜黃裳怒韋執誼以一官相買

永貞元年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李鄘恥由宦官進

元和十二年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恥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任宰相非吾任也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韋溫拒鄭注參佐之請

大和九年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王皥力辨郭后祔廟之事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也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故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及崩宣宗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皥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皥孤直明日皥坐貶官

韋保衡憚李璋方嚴

咸通十三年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懿宗以璋為宣歙觀察使

後梁李愚不肯拜衡王

貞明一年均王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均王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後周李穀以人臣盡節爲對

廣順元年初太祖討河中巳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

周行逢竟不能屈徐仲雅

顯德三年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何必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通鑑總類卷第十五

通鑑總類卷第十六

明哲門

漢高祖不宿柏人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厠中欲以要高祖高祖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

穆生以醴酒不設去楚

景帝三年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

北海敬王智慮畏慎

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學光武及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

對睦曰吁予危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愼如此

鍾皓以保身全家爲貴

建和三年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大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皁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晉張翰等各引去以避禍

太安元年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冏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東晉王導善處興廢

太興三年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元帝之始鎭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元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王允之聞王敦逆謀

太寧元年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明帝陰爲之備

宋太宰義恭得免於禍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武帝悅義恭以武帝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武帝之世得免於禍

唐楊元琰先請爲僧得免罪

神龍元年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

及暉等得罪元玫獨免

司空圖陽爲失儀以避世

天祐二年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後唐李愚以位高責重爲憂

長興四年閔帝始御中興殿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南唐李建勳戒勿封土立碑

後周廣順二年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醇謹門

漢衛綰以醇謹爲景帝寵任

前三年河閒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它景帝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景帝曰綰長者善遇之故景帝亦寵任焉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建元二年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魏魏舒遲鈍質朴

景元四年司馬昭辟魏舒爲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

爲高錞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
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從坐
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錞常爲書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
以錞滿數錞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
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
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與大事衆人莫能斷
者錞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引咎門

東晉庾亮以蘇峻凶逆由己發

咸和四年成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成帝稽顙哽咽詔亮與
大臣俱升御床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
海成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
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
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
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
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

唐張說被彈惶懼待罪

開元十四年李咒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
納賄賂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鞫之乾曜等鞫彈說事頗
有狀明皇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食以
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明皇以爲
然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閩黃仁諷以忠信仁義自責

後晉開運二年閩張漢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
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
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
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旣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
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後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
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閒叛之非忠也

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弃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訓戒門

宋文帝以書誡江夏王

元嘉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文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

史201 216

吾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警戒門

漢馮異以河北之難巾車之恩相戒

建武六年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宋高祖藏微時耕具示子孫

元嘉四年文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高祖以微時納衣示後世

十七年驃騎將軍徐湛之與彭城王義康尤親厚文帝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文帝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文帝乃赦之

唐魏徵喜太宗居安思危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以十思儆太宗

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待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劉仁軌陳呂后之事戒天后

光宅元年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天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天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後唐馮道以四方無事爲戒

天成四年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霸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明宗深以爲然

漢馬援以書戒兄子嚴敦

建武二十五年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魏王昶以四者爲名戒子孫

青龍四年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毁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齊陳顯達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

永明十一年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北周于謹訓諸子務在靜退

陳光大二年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閒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

唐李勣付李弼祭視子孫

總章二年英貞武公李勣寢疾高宗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爲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爲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祭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檛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柳玭以勤學勵行戒子弟

景福二年以柳玭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

恃也立身行巳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它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玼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它人耳

識見門

晉何曾知諸孫必及於難

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則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張邵不往就劉毅

義熙五年劉毅爲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

劉鎮之知毅與藩得志不久

八年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宋謝瞻乞黜弟晦以保家門

永初二年高祖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

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賓客輻湊門巷塡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高祖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為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江湛不染二公之難

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江智淵知竟陵王有異志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武帝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

蕭道成不肯淹留以就徵

泰始七年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東魏高歡以治亂絲觀諸子意識

梁大同元年東魏以丞相高歡之子洋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

房玄齡料隋必亡

開皇二十年初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度量門

吳孫權以陸遜不毀淳于式爲長者

漢建安二十二年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晉衛玠不見喜慍之色

永嘉六年衛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東晉謝安知秦兵已敗無喜色

太元八年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宋王僧綽沈深有局度

元嘉二十八年文帝以王僧綽爲侍中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拔擢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

唐裴行儉不罪王休烈等

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嘗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狄仁傑歎爲婁師德所包容

聖曆二年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裴度不治失印人服其量

寶曆二年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

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李石不肯避亂

大和九年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

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吳嚴可求不肯棄衆避軍城之變

後梁貞明二年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弃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稍安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後晉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

天福二年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過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蜀漢蔣琬不罪楊敏等

魏景初三年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黙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梁武帝不害齊宗室

天監元年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武帝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絶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東魏高歡不治諸勳貴貪汙

大同三年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内賊歡問内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擧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擧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魄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隋牛弘不問其弟射牛之過

大業六年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寛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徐文遠以李密能容賢士

武德元年徐文遠復入東都見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于公

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婁師德犯而不校

長壽二年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隱忍門

東晉謝安爲性命忍須臾

咸安元年郗超以桓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後晉桑維翰勸高祖不可輕動

天福二年范延光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高祖戎服嚴裝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高祖乃止

蜀漢費禕識悟過人

魏正始五年漢主以費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東晉劉穆之決事無擁滯

義熙十二年劉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梁徐勉應對如流

天監六年以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西魏蘇綽臺中稱其能

梁大同元年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今古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北齊唐邕强幹一人當千

承聖元年齊主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强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

北齊楊愔識魯漫漢

梁太平元年齊楊愔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爲己任性復强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爲不識卿漫漢驚服

唐許敬宗對濮陽帝丘之問

麟德二年高宗至濮陽竇德玄騎從高宗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高宗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宣宗聰察強記

大中九年宣宗聰察彊記宮中厮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污帛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宣宗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宣宗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南燕慕容超姿幹瓌偉

晉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主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荅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齊王儉以風流宰相謝安自比

永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

庭釼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
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
深委仗之

積善門

北周寇儁自謂積善所致

陳永定三年周驃騎大將軍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
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
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
朝謁世宗虛心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
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
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史204-228

陰德門

漢王賀自謂活萬餘人後世必興

天漢二年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夏侯勝謂丙吉有陰德未死

元康三年封丙吉為博陽侯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宣帝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鄧訓活數千人家必蒙福

永元十四年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廝役皆加恩借和帝深嘉焉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和帝詔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後周竇儀乞免兗州將吏

廣順二年初慕容彥超將反募群盜置麾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為用太祖欲盡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太祖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果報門

齊巴陵王謂昔滅劉氏理數固然

建武元年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鎭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及左右皆流涕

唐天后殺周興等以慰人望

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天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天后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天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元載言佛法報應之驗

大曆二年始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代宗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代宗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路巖死處乃楊收賜死之榻

乾符元年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因於江陵獄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

袁襲每勸殺所以不壽

龍紀元年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柳璨自謂負國當死

天祐二年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朱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

日傳禅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繫河南獄是日斬蔣玄暉又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閩薛文傑更爲檻車先自入

後唐清泰元年吳將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亙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

南唐宋齊丘歎昔日獻謀宜及此

後周顯德六年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禍福門

唐王沐求官被誅舒守謙因怒獲免

大和九年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口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振孤貧門

唐李大亮養親戚早孤

貞觀十八年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後唐世宗以米貸貧民

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報德門

漢第五倫不忘與千里馬者

元和三年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北魏盧度世報鄭羆之德

宋元嘉二十八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及世祖臨江文帝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世祖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世祖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世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唐李大亮不負張弼恩

貞觀十七年初李大亮為龐玉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太宗乞悉以其官爵授弼太宗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忘恩門

北魏寇祖仁殺舊恩城陽王

梁中大通二年魏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徙河橋西涉渡及兆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敬宗屢呼之不顧而去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尒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唐明皇薄魏知古負姚崇

開元二年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明皇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明皇寤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李德裕薦白敏中反為所排

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復讎門

豫讓欲爲智伯報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呑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旣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唐明皇不肯以報讎壞國法

開元二十三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旣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伺便復讎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明皇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繼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

韓愈奏定復讎之律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楚楊昭惲女請復其冤

後周顯德三年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旣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報怨門

漢公孫弘竟報私隙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武帝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武帝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武帝從之

楊輔以私怨誣奏王尊

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源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冤愬罪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使白黑分別書奏成帝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晉周玘屬其子為報怨

建興元年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強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恥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後趙王不讎漚麻之恨

東晉太興四年後趙王石勒還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

王導以周顗不救己為恨

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於武昌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元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王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元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

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元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沈勁竟滅吳氏報父冤

太寧二年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王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

何無忌怒殷仲文爲薄己

義熙三年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爲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等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爲主皆族誅之

北魏主殺莫題以報三歲犢之怨

四年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題[illegible]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劉毅怨庾悅奏罷其府

七年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都督江州詔許之毅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宜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唐劉仁軌不念疇昔之怨

乾封元年以大司憲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遇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illegible]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高宗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爲相異式懼不自安

仁軌遯觴告之曰仁軌怨時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所知
攻事遽薦異式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
謂矯枉過正矣
劉仁軌怨李敬玄出爲西邊鎮守
儀鳳三年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
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鎮守非敬
玄莫可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以
敬玄代仁軌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
周矩怨騫味道按致其罪
垂拱四年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
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

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味道及其子辭
玉皆伏誅
周興以魏玄同沮己羅告其罪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高宗欲加擢用
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
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己
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
興奏誣玄同言天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天后怒賜死
于家
崔隱甫彈張說以報隙
開元十四年明皇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

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明皇不從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
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
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
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
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隱甫融及御
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
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鞫之
李德裕怨牛李誣與劉從諫交通
會昌四年李德裕怨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
於武宗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
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

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
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
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河南少尹呂述與裕書言
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武宗大怒以僧孺
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
後梁太祖爲朱友寧報仇讎
開平二年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
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
師範叛逆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太祖曰朕幾忘
此賊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阬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
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

平子不欲偵償戶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院中
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後晉高勲剖張彥澤心以祭死者

天福十二年高勲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遂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勲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後漢魏仁浦不肯因亂報怨

乾祐三年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隱帝與魏仁浦爲鄰欲并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

郭威不屠劉銖家以復怨讎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

仇怨門

後唐郭崇韜以李紹宏爲己所恨

同光元年初李紹宏爲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勾劾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郭崇韜不用孔謙專使務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鎭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爲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後周世宗自當誹謗之語

顯德二年世宗與侍臣論刑賞世宗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世宗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世宗曰近廣京城於存殁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

不避嫌疑門

唐魏徵不顧身嫌以釋疑

武德九年太宗[illegible]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溫彥博謂魏徵不存形迹避嫌疑

貞觀元年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太宗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太宗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

李德裕不以柳仲郢爲嫌

會昌五年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招懷門

晉劉琨長於招懷短於撫御

永嘉五年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

河西王不以綏寧爲先

東晉隆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唐魏徵請遣使鎮撫嶺南

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太宗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太宗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太宗乃罷兵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太宗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李大亮奏罷招撫使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

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太宗從之

嫉惡門

東晉溫嶠共畫討王敦之謀

大寧二年初明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與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明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梁范雲惡褚緭薄行皆不禮

天監元年河南褚緭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耶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

唐韋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

久視元年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天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魏元忠不附張昌宗

長安三年初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天后召易之弟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天后曰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強幹習事天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天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子公主之所愛也會天后不豫張昌宗恐天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天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天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天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天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天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此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天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天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御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保救得免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

宋璟獨不禮張易之兄弟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宋璟疾負罪妄訴不已

開元八年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illegible]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

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

妬賢門

唐李林甫每忌文學之士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通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明皇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明皇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明皇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明皇舉動必知之乃除絢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明皇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奏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明皇歎吒久之以爲詹事又以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李林甫賀野無遺賢

六載明皇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李林甫忌王忠嗣入相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

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盧杞忌張鎰欲出之於外

建中三年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盧杞出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剸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留真卿不遣

盧杞惡李揆有才望使之入吐蕃

吐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德宗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德宗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元載與其黨攻李泌不已

大曆五年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代宗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代宗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代宗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李逢吉惡穆宗待遇李紳之厚

長慶三年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穆宗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

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移宗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
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
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
西觀察使

說諳門

秦甘茂盟於息壤以止謗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
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
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
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
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
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
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
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
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甘茂帥師伐宜陽八年甘茂攻宜陽五
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
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
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漢馬援後爲上書者所譖

建武二十五年初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
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
珠文犀光武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稾葬城西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光武疑第五倫篣婦公不過從兄飯

中元元年沛陽王入朝第五倫隨…見光武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光武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光武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光武大笑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章帝不信李邑毀班超

建初八年章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章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曹操信讒言害崔琰等

建安二十一年時有與中尉崔琰有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指不遜曹操怒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爲之訟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爲魏郡太守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尚書傅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晉王衍多毀羊祜

泰始八年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荀勗馮紞譖逐張華

太康三年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武帝復欲徵之馮紞侍武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武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

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任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人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武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武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武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東晉王國寶譖謝安

太元八年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郞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武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武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武帝由是稍疎忌之

北齊祖珽續謠言譖斛律光

陳太建四年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竊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後主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唐許敬宗誣奏褚遂良等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内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許敬宗譖長孫無忌謀反

四年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

陰謀反高宗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請收捕准法高宗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无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无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以爲然詔削无忌太尉及封邑黔州安置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天授二年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天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武三思日夜譖敬暉等

神龍元年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陽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宗楚客等共譖魏元忠

景龍元年宗楚客等引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中宗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共贊之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

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非戚[illegible]嚴刑又貶元忠務川尉頊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李輔國譖殺建寧王

至德二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

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德宗以謗言疑韓滉

興元元年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德宗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絶且鎭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権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德宗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餉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德宗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晟伐竹避飛語

貞元三年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

德宗不信竇參譖吳湊

七年福建觀察使吳湊爲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德宗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爲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竇申作謗書以傾陸贄

八年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德宗皆察知其狀貶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

陸贄[illegible]訐之言多非實

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
手疏以聞又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
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
屯兵之地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
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
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
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
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
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分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棄其
人何必明言貢辱詞旨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伐才
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
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
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

李絳諫憲宗勿信讒言疑鄭絪

元和二年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潛通而外
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憲宗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
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它日憲宗召李絳對於浴堂語
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
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
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
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
聞搢紳之論稱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
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憲宗良久
曰誠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
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
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
待度益厚

宋申錫爲讒人所誣

開成元年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
未蒙昭雪文宗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玆事朕久知其
誤姦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領
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
帝必無此寃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寃文宗深痛恨有慙
色詔悉復申錫官爵

李德裕諫武宗信讒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
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
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勸武宗除之賜弘
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

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德裕與杜
悰偕鄭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
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
兹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
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
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晩
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
言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寃久之武
宗乃曰特爲卿等釋之

後梁趙張協力傾王彦章

後唐同光元年王彦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
待我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
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彦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彦
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彦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
惟恐其有功潛伺彦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
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彦
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莊宗信謡言誅郭崇韜

天成元年馬彦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
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然莊宗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
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
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遂幽存乂於第尋殺之

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
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莊宗乃徙繼麟爲義成
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
徽安門外殺之又誅其家人於河中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
謡言伶官采之以聞於莊宗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
德節度使李嗣源亦爲謡言所屬莊宗遣朱守殷察之守殷
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
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
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
營護以是得全

蜀孟知祥斬都延昌誣告

長興元年蜀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孟知祥先二
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推始言者
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
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
服之

後晉馮玉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

開運二年初齊王疾未平會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
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齊王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
維翰有廢立之志齊王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彦韜
與守貞合謀排之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趙瑩爲中書令
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絶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

今旣解其禍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汨
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
自反恐其殺人耳

告訐門

唐權萬紀等以告訐得寵

貞觀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太宗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擧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太宗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太宗惡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

十年太宗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裴度諫王鍔家奴告主稷

元和十一年王鍔家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命鞫於內仗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鍔家財裴度諫曰王鍔旣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憲宗遽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後漢李嶼僕夫告其主謀反

乾祐元年初高祖入大梁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眞定高祖以崧第賜蘇逢吉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嶬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會李嶼僕夫葛

延遇為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挾之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
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及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
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嶬甥王凝及家僮合二
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下詔誅崧兄弟家屬
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寃
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隷往往為所脅制

後周徐台符請誅誣告者

廣順二年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
澄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太祖收延
遇澄誅之

反間門

漢王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

三年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
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
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
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
離眛等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
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
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
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
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

北魏世祖不以反間疑王慧龍

宋元嘉八年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
並脩大著聲蹟歸附者萬餘家文帝縱反間於魏魏世祖聞
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
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

吐蕃謀間李晟

唐貞元三年德宗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遣尚結賛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尚結賛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賛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德宗聞尚結賛之言由是惡馬燧以燧爲司徒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賛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荆南高季興間楚高郁

後唐天成四年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高季興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版諭中外誣郁謀叛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固位門

漢劉勝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延熹九年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晉張華不肯遜位以避災

永康元年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閻纘謂張華不早遜位被誅

趙王倫陰與孫秀謀廢賈后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散騎常侍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王衍恃兄弟居中外爲三窟

永嘉元年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頼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荆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宋何尚之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録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

唐魏元忠與時俯仰

神龍二年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李林甫專寵固位

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明皇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禄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偷安門

吳主問漢政得失

魏景元二年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東晉陶侃笑王導遵養時賊

咸和五年郭默斬劉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未能討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陶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避事門

晉琅邪王參佐多避事

建興元年琅邪王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頵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傲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

齊謝朏令弟瀹飲酒勿豫人事

建武元年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唐張茂和以淮西之行辭裴度

元和十二年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憲宗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乃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

東晉桓玄每怏怏於失職

太元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殷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

宋王僧達怏怏不得志

大明二年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祚擢為僕射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武帝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武帝因誣僧達與闍通謀收付廷尉賜死

顏竣對親舊有怨言

三年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武帝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武帝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武帝益怒詔答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武帝遂誣竣與誕通謀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

齊江謐以不遷官怨望誹謗

建元四年吏部尚書江謐性諂躁太祖殂謐恨不豫顧命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武帝知之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賜死

北魏裴植以不高遷常怏怏

梁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群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

北周賀若敦對臺使出怨言

陳天嘉六年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賀若敦為中州刺

史萬歲與谷敦悍少負氣頗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隋賀若弼以怨望坐免官

開皇十二年以内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文帝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

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文帝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文帝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文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賀若弼恃平陳之功要索不已

二十年賀若弼復坐事下獄文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文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内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唐劉文靜以功高有觖望之心

武德二年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爲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高祖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

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寂言於高祖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高祖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侯君集怨望有異志

貞觀十七年以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曰卿與君

集以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
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李敬業等各以失職怨望

光宅元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
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皆坐事
遭貶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
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開府
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
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
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
督以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
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
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
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
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劉幽求就閑職有怨望語

開元二年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
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明皇
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
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遂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
爲果州刺史

朱泚等皆以失職謀作亂

建中四年涇原兵亂德宗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
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
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
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
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
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泚
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薄怨朝廷入見泚屛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
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
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
泚悉起而用之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蔣鎭以清素都官
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釗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
是皆爲泚用

蜀王宗佶以罷相怨望

後梁開平元年蜀太師王宗佶旣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
作亂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
今儲貳未定必啓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
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

[illegible]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illegible]下以
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伐徵發臣悉專行太子[illegible]冷不
昏徵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
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
主益疑之宗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
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南唐宋齊丘以罷職憤邑尤甚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
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
陳覺被疎乃出齊丘爲鎭海節度使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
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
二百八七　冊府元龜卷六一七　私怨門一二
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
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
甚

私怨門

漢光武謂兩虎安得私鬪

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
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灋率多相容恂戮
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
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
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
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
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餼恂出迎於道稱
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
聞光武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曰
四百五八　冊府元龜卷六一七　私怨門一三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車同出結友而去

東晉陶侃怨庾亮不欲赴國難

咸和三年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
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
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
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
爲恨荅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
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
登舟晝夜兼道而進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
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

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己頃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趨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

劉裕憾刁逵德王謐

元興三年初劉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　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爲公刁逵亡族醻恩報怨何其狹哉

唐李晟表張延賞過惡

貞元元年初李晟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德宗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德宗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德宗使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二年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德宗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表請削髮爲僧德宗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德宗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飮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李吉甫後與陸贄爲深交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爲憂而吉甫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慚懼後遂爲深交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illegible]追詔而卒

改行門

晉周處砥節勵行

泰始十年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

東晉沈勁雪凶逆之恥爲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充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唐魏元忠捧制感泣

神龍元年天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中宗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天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鍾傳以少時暴虎戒諸子

天復元年江西節度使鍾傳少時嘗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旣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變詐門

秦張儀誣獻地以絕齊楚之從

周赧王二年秦惠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說而許之陳軫獨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

隨張儀至秦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宣王宣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戰于丹陽楚師大敗

魏劉曄善伺上意以求合

太和六年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明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亦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明帝論伐蜀事暨切諫明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明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明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明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明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

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明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高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

良馬東魏靜帝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隋文帝謂盧賁反覆不可用

開皇十四年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糴除名文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文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謀大逆譯爲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弃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唐封德彝奸議事數變

武德九年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爲中書令及大上即位瑀爲左僕射德彝爲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憲宗遣中使紿王弁

元和十四年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疾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讎聚處

[illegible]非烈肉伴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illegible]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後唐王晏球識王都挾小數

天成三年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明宗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詔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豈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姦詐門

漢公孫弘多詐無情實

元光五年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武帝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武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武帝然弘言益厚遇之

汲黯謂公孫弘為布被飾詐

元朔三年公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武帝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武帝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張湯舞智以御人

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武帝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為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武帝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illegible]以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

原缺

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行遇大雪道冷
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異主聞之乃還

唐安祿山傾巧善事人

開元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明皇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明皇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明皇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

天寶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

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明皇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明皇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明皇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明皇以為信然益愛之明皇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明皇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明皇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

而後父明皇大悅

漢弘恭石顯共傾蕭望之等

初元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

裏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退許史狀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元帝召堪更生曰繫獄

元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元帝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恭顯以術殺望之

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

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元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元帝乃可其奏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元帝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元帝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

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
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
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
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劉更生上書辨正邪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毁之劉更生懼其傾危
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
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
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
任而災異數見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
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
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
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
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
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
亦難乎皆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
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
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
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
比而怨更生等元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
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元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
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元帝疑堪因順
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元帝於是疑之
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
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
堪猛罪元帝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暴揚
難驗之罪毁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
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
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毁其志非爲朝廷進善
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
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
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
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石顯誣張猛令自殺

永光四年日有食之元帝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京房指石顯以曉元帝

建昭二年京房嘗宴見問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元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元帝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元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元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元帝曰亦極亂耳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元帝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元帝亦知之謂房曰已

論房罷出後元帝亦不能退顯也

石顯薦貢禹以自解免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

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孔融謂馬日磾曲媚姦臣

建安二年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唐來濟諫立武昭儀為后

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无忌所惡左遷璧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高宗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

李林甫深結宦官爲內援

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上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李林甫知上指請幸西京

二十四年先是敕以來年二月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明皇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明皇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明皇悅從之

元載結內侍以探上意

廣德元年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晉卿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代宗以是愈愛之

盧杞欲出顏真卿於外

建中三年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李懷光爲姦臣所排不得入朝

四年李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陸贄極論裴延齡姦邪

貞元十年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illegible]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裴度極陳元稹姦蠹之狀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稹雖不悛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

蜀漢諸葛亮謂李平腹中有鱗甲

犯大和五年漢書稿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方正者李平也

唐李義府笑中有刀

永徽六年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三九二 通鑑卷二百十四 備考門三十七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明皇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林甫使裴敦復達奏裴寬

三載戶部尚書裴寬素爲明皇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眞之姊使言於明皇寬坐貶睢陽太守

李林甫使楊愼矜發韋堅等事

五載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illegible]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明皇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明皇以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明皇乘間微勸明皇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愼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愼矜密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

四八四 通鑑卷二百十五 備考門三十八

林甫因誣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愼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明皇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仇士良惡李德裕欲激軍士爲變

會昌二年武宗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武宗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乞開延英自訴武宗怒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吳周廷望爲人狡獪多詐

後唐天成四年吳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之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誥召知詢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詢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猜忌門

宋明帝多忌諱

泰始七年初明帝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字爲馬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

隋煬帝忌楊素常恐不死

大業二年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煬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煬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尋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唐陸贄請明辨蕭復見疑之狀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諸道宣慰安撫使尋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德宗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

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退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玆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德宗亦竟不復辨也

陸贄諫德宗猜慮言盜者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邪建者論

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因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德宗猜忌不委任臣下

貞元十年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

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旣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德宗不聽

放縱門

魏竹林七賢輕蔑禮法

景元三年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晉王戎等皆以遊放為達

元康七年王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閒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宋謝靈運恃才放逸故及禍

元嘉十年前秘書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文帝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

韓言子彥脩奏帝魯連聦追討擒之文帝愛其才欲免官而巳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謀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蜀李肇見蜀主不拜

後唐清泰元年蜀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蜀主不拜張公鐸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貪鄙門

後漢張允家貲萬計性鄙吝

乾祐三年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後周郭彥欽擾野雞族以求賂

廣順二年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太祖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饋遺門

晉杜預餉遺洛中貴要

太康元年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唐陸贄拒絶諸道餽遺

貞元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絶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李德裕厚贈監軍得柄用

開成五年初李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後周曹彬使吳越不受饋遺

顯德五年命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曏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賂遺門

唐陳少遊以納賄得爲觀察使

大曆元年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少遊爲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崔旰厚斂以賂權貴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

牛僧孺不受韓弘錢得入相

長慶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穆宗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播以貢獻得爲相

大和元年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文宗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後唐袁象先徧賂權貴

同光元年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莊宗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

溫韜厚賂權貴得還鎮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莊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郭崇韜頗受藩鎮餽遺

二年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餽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但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諸方鎮刺史先賂劉延朗後議貢獻

清泰二年以房暠充樞密使劉延朗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居中用事暠雖爲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延由是諸將帥皆怨憤潞王不能察

馬全節不與劉延朗求賂

潞王嘉馬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群議沸騰潞王聞之以全節爲橫海留後

閩余廷英獻買宴錢

後晉天福七年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後漢侯益厚賂執政

乾祐元年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欺罔門

漢上官桀詐爲燕王書奏霍光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於是桀安父子深怨霍光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桀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昭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昭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昭帝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是時昭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昭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裴延齡虛張名數惑德宗

貞元九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延齡盡是様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逋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陸贄數裴延齡誣罔之罪

十年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德宗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

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帝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李師望誣奏置定邊軍

咸通九年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南唐馮延巳浮誕不可信

後周顯德五年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同平章事馮延巳罷

爲太子太傅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異平日眞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巳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姧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衆默然

不忠門

梁武帝責沈約非忠臣

天監十二年武帝有憾於張稷從容與沈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巳往之事何足復論武帝以爲約與稷昏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約懼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巳出武帝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武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武帝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唐肅宗以六等定陷賊之罪

至德二載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肅宗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槪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肅宗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群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肅宗甚悔之

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

興元元年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德宗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

陳少遊上表於李希烈

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

蘇循揚言曆數有歸

天祐二年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

楊凝式勸其父辭傳國寶使

後梁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張文蔚爲冊使楊涉爲押傳國寶使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敬翔謂蘇循賣國求利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爲相太祖薄其爲人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太祖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蘇循復稱臣於晉王

龍德元年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之闕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李振謂敬翔朝新君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命訪求梁主頊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後梁段凝出入公卿間無愧色

梁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莊宗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

吳李德誠勸吳主行冊命

後晉天福元年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周本位望[illegible]欲從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

今汝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大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吳王令謀力勸徐誥受禪

二年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

馮道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後周顯德元年太師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illegible]

也害爲只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臨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從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複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從亦時君之責也

世宗不以公忠待張美

二年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徙美爲濮州馬步都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世宗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illegible]

附麗門

魏何晏等朋附曹爽

正始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

元嘉十七年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文帝所重履性進利深結彭城王義康及劉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文帝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唐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張說欲取立后功以圖入相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

李輔國引元載爲相

寶應元年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肅宗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王叔文與王伾相依附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鎭或[illegible]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轉相交結

永貞元年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順宗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

元和三年以荊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李涉疏稱吐突承璀有功

六年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憲宗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又委心腹不宜遽棄[illegible]

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并州門通之戕閣之上疏
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貶涉峽州司倉

元稹與監軍善得知制誥

十五年初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詩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李仲言附李逢吉得擢用

大和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白言與鄭注善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文宗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

舒元輿爲李訓彈擊得入相

九年以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輿爲中丞凡李訓鄭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待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

馬植與馬元贄交通

大中四年以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宣宗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敍宗姓宣宗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樂朋龜張濬拜田令孜

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處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南唐馮延巳與宋齊丘相交結

後晉天福八年唐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詼諧不如公諂詐不

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
爲聲色狗馬之友耶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
耳

馮延巳等皆依附陳覺

初唐主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
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
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
覺爲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
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爲五鬼
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
歎曰國家所以驅策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遂躋通
顯後有立大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
密副使岑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短而擯斥之

後漢郭威焚李守貞與朝臣交通書

乾祐二年郭威克河中閱李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
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
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協謀門

東晉孔嚴勸殷浩移然無間

永和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
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
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
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
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謝安王彪之共掌朝政

寧康元年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
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劉裕託劉穆之以腹心

元興三年劉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
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
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
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
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漢竇武上疏申理黨人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竇武
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郡
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
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
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
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
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
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
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
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
毀譽各得其所書奏霍諝亦為表請桓帝意稍解使中常侍
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
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
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
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
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
宦官子弟宦官懼請桓帝以天時宜赦遂赦天下改元黨人
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
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
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
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曹節奏李膺等鉤黨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
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
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
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陽劉
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
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
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及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
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
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
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
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
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靈帝年
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節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帝曰
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帝
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危社稷帝乃可其奏

范滂齊名李杜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illegible]

晉賈充與荀勖等爲黨姦

泰始七年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武帝充爲人巧諂與荀顗荀勖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武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任愷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武帝以愷爲太子少傅會樹機能亂秦雍武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愷因薦充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患之私問計於荀勖勖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勖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荀顗荀勖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武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賈充任愷各有所附爲朋黨

八年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武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已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武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武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勖馮紞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賈謐二十四友

元康元年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東晉殷浩以荀羨王羲之為羽翼

永和四年桓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以荀羨王羲之風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唐崔隱甫張說各為朋黨

開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明皇惡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代宗貶元載之黨

大曆十二年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元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代宗初欲盡誅炎等以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李絳對憲宗朋黨之問

元和八年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裴度以小人為徒謂之朋黨

十三年憲宗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李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

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徵江州刺史宗閔劒州刺史汝士開令或勸徵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徵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逢吉之黨攻毀李紳

四年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時人日李逢吉黨爲八關十六子

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日之爲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元年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敬宗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李宗閔排擯李德裕之黨

大和四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文宗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李宗閔百方沮李德裕

六年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文宗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

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

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文宗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文宗復言朋黨

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文宗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文宗每歎去朝中朋黨難

八年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鄭注貶逐二李之黨無虛日

九年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

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illegible]明州刺史時注與李訓[illegible]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illegible]延中[illegible]文宗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擇勸文宗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鄭覃與楊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

開成三年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文宗文宗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昔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文宗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

[illegible]

黨文宗曰與一州無傷遂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李德裕請辨群臣之邪正

五年初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illegible]相

謂[illegible]以日親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武宗嘉納之

南唐宋齊丘多樹朋黨以固朝權

後周顯德五年初唐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忷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illegible]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illegible]老而已唐主心慍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illegible]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常夢錫不問

立異門

北魏盧玄止崔浩創制立事

宋元嘉八年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盧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世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通鑑總類卷第十八

循吏門

漢黄霸獨用寛和爲名

本始元年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黄霸獨用寛和爲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地節二年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龔遂以便宜治渤海

四年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禽制宣帝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宣帝拜為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宣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宣帝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建武七年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張堪為政樂不可支

十五年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

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光武歎劉昆乃長者之言

二十二年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度河光武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光武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光武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宗均去檻穽選忠善

永平七年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閑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明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明帝聞其言追善之

廉范不禁夜作以便民

建初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

綜

章帝以苛刻[illegible]吏戒而治

元和二年詔三公曰大人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班超以嚴急戒任尚

永元十四年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唐陸象先不施箠撻以示威

開元九年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

其源何憂不治

陽城撫字心勞徵科政拙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逃去

宣宗命杜牧撰韋丹遺愛碑

大中三年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後漢劉審交治汝州有仁政

乾祐三年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

民不如劉君哉

能吏門

漢虞詡爲朝歌長平諸賊

永初四年鄧騭惡虞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虞詡擊破羌虜一郡遂安

元初二年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

君增之兵竈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宋長沙王鎭壽陽遂爲盛藩

元嘉七年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鎭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淝水入陂漑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廉吏門

漢孔奮在姑臧力行清潔

建武十二年光武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光武以是賞之

楊震以淸白遺子孫

永初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楊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敎授二十餘年不荅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擧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西魏裴俠淸愼爲天下最

梁大同九年魏諸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淸愼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

若

唐高季輔乞優給俸祿後責吏貪

貞觀八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

贓吏門　酷吏門附

漢歐陽歙坐贓罪下獄死

建武十五年大司徒歐陽歙坐前爲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授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光武竟不赦歙死獄中

蘇章按故人姦贓

漢安元年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李膺按羊元羣贓汙之罪

延熹八年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

北魏主詔民得告守令以警貪吏

宋元嘉十四年魏世祖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何尚之極陳庾炳之受賂之過

二十五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

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爲有司所糾文帝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文帝欲以炳之爲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愆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文帝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楊尹

北魏元暉盧昶號餓虎飢鷹

梁天監五年魏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世宗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唐裴矩諫殺受賂之吏

武德九年太宗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賜絹愧貪吏

貞觀元年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太宗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李義府專以賣官爲事

龍朔三年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高宗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壻多爲非法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殊不引咎緩步而去高宗由是不悅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或告義府陰有異圖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无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乃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鞫之事皆有實詔義府除名流巂州朝野莫不稱慶

張嘉祐贓發累嘉貞

開元十一年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明皇左遷嘉貞幽州刺史

程行湛乞禁錮酷吏子孫

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

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傅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
任明皇從之

裴耀卿諫明皇杖贓吏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明皇命杖之六十流古
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
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隷不當及於士人明皇從之

張涉薛邕繼以贓敗

建中元年德宗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
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
德宗心始疑不知所倚杖矣

謀臣門

漢蕭何勸漢王王漢中

元年項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
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
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
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
遂就國

張良爲畫策臣

二年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
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董公說漢王爲義帝發喪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
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
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
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
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
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
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薛公知黥布出下計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來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高帝高帝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高帝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高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高帝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

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高帝曰善封薛公千户

陸賈說陳平交驩太尉

高后七年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鼂錯說景帝侵削七國

前三年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諠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

大司馬與鄧禹定計議

更始元年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

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馬援聚米指畫形勢

建武八年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光武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光武召馬援問

授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光武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光武曰虜在吾目中矣

郭嘉陳袁紹十敗曹公十勝

建安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袁紹不用田豐言為曹操所敗

五年曹操還軍官渡袁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北救劉延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還軍官渡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會許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操遂攻之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其將稍復歸之或謂田豐

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魯肅勸孫權保江東

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孫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飮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劉備三往見諸葛亮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魏賈詡勸文帝先文後武

黃初四年初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illegible]對以
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
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軍竟無功

漢石勒動靜咨張賓

晉永嘉三年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北魏崔浩胸中所懷過於兵甲

宋元嘉六年魏世祖嘗引崔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唐房杜參謀帷幄

武德四年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高祖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後梁敬翔參謀議於禁中

開平元年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太祖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太祖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太祖意已悟多為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敬翔乞用王彥章為大將

後唐同光元年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均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均王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

後唐潞王不用李崧和親之謀

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潞王夜與近臣從容語

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今誠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

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潞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後周王朴規畫皆稱上意

顯德二年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

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世宗以罷兵之議謀於李穀

四年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世宗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悅

直臣門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

元朔五年衛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武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武帝不冠不見也武帝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武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成帝不治檻以旌朱雲之直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成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成帝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成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任延不[illegible]事上官

建武十二年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

韓歆死於直諫

十五年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光武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光武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虞詡薦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

永建元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薦議郎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龐參以忠直爲左右所毁

陽嘉二年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毁會所舉用忤順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參罪參竟以災異免

晉劉毅比武帝於桓靈

太康三年武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武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武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傅咸不畏以直致禍

永熙元年尚書左丞傅咸數諫太尉楊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

北魏高允真忠臣

宋大明二年魏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輙求見帝常屛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

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怪之謂羣臣曰若父一也父有過
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屛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
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
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
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乃拜允
中書令高宗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高子內文
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
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
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

淸辯音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
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下
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
衛靑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旣
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功臣門

漢明帝畫二十八將於雲臺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
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
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蜀漢關羽恥與黃忠同列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以關羽爲前將軍黃忠爲
後將軍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
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

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
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
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
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晉段灼申理鄧艾平蜀之功

泰始九年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武
帝即位議郞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
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
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
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
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

艾被詔之日罷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
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
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困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
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
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
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
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武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武帝問給
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
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
之言乎武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唐太宗錄李靖之功赦其罪

貞觀四年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
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太宗特敕勿劾及靖入
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乃曰隋史萬歲破達
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
加靖左光祿大夫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
寤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

太宗不赦秦府功臣之罪

九年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
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
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
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
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
耳

畫功臣於陵煙閣

十七年太宗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
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
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
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
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
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
壯公秦叔寶等於陵煙閣

太宗謂李勣可託孤

是歲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太宗自剪須爲之
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太宗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
有世勣嘗侍宴太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
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
飲沈醉太宗解御服以覆之

褚遂良以房玄齡勳舊不可棄

二十年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
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
人臣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
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弃數十年之勳舊太
宗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太宗幸芙蓉園玄

齡教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太宗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李朝隱乞宥功臣之後

開元十年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勳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代宗禮重郭子儀

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玄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代宗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代宗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代宗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張延賞不應罷李晟兵柄

貞元三年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德宗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與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李泌與德宗約保全功臣

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德宗謂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德宗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渾瑊能以功名終

十五年渾瑊薨于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德宗所親愛德宗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後唐李嗣源功高位重

同光三年莊宗性剛好勝欲権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疎忌宿將李嗣源在太原表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莊宗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鎭軍政在吾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鎭嗣源憂恐上表申理久之方解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之第皆不及也密勸莊宗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莊宗除之莊宗皆不從

郭崇韜有功無罪族誅

天成元年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飮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

明宗問趙鳳鐵券

三年明宗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明宗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閩王仁達有功以族誅

長興四年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南唐宋齊丘以中興之功怨唐主

後晉天福七年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鎭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曰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昔

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以齊丘爲鎭南節度使

後周王峻恃佐命之功益驕慢

廣順二年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太祖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慍懟往往發不遜語太祖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太祖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太祖在藩鎭時腹心將佐也太祖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太祖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太祖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嚴駕以待之峻必不敢不來

之峻入朝太祖慰勞令視事

高行周功高不矜

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從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舊臣門

漢侯霸明習故事

建武四年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吳主勞問張昭

魏太和三年吳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王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東晉成帝見王導必拜

成和六年冬烝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成帝即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為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高允歷事五帝

齊建元元年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北魏高祖行養老禮

永明十年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隋李穆以年耆免朝集

陳太建十三年隋文帝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為太師贊拜不名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

唐蘇威託老病不拜秦王

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

唐韓瑗諫高宗棄逐舊臣

顯慶元年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高宗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瑗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高宗不納

魏文貞公笏比甘棠

開成三年文宗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謩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亦甘棠之比也

南唐主以小過棄舊臣

後晉天福三年唐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 璟持手詔召之

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

開運二年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

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爲名唐主召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

契丹主以李崧馮道備顧問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

名臣之後門

漢成帝封蕭何六世孫爲酇侯

永始元年初酇侯蕭何之玄孫嗣爲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酇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先是成帝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録杜業說成帝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枯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十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成帝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南縊長喜爲酇侯

唐憲宗贖魏徵故第還後嗣

元和四年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憲宗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憲宗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魏謩不忝厥祖

開成元年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爲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

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髫齓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魏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大用令狐楚之子

大中元年宣宗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宣宗曰有子乎對曰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

宣宗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宣宗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宣宗悅遂有大用之意

宣宗擢用杜黃裳裴度之子

二年宣宗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宣宗問其家世勝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宣宗幸翰林面除承旨

宣宗歎魏謩有祖風

十一年以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宣宗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門地門

宋王僧達自負才地望宰相

大明二年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

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北魏高祖專取門品

齊建武三年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高祖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今日何

士族門

齊紀僧眞乞作士大夫

永明七年侍中江斆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耶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高士廉等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它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眞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昏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

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高祖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今欲崇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等猶以崔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高宗改姓氏録以后族第一

顯慶四年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録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李義府與諸李叙昭穆

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為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高宗禁昏家以名族相矜

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逆臣門

魏賈充等弑高貴鄉公

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自以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不忍季氏敗走失國…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之理非一日也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不測宜見…高貴鄉公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高貴鄉公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高貴鄉公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高貴鄉公殞于車下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

東晉蘇峻有輕朝廷之心

咸和元年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以溫嶠爲江州刺史鎭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蘇峻拒朝廷之徵命

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王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施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率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

蘇峻破臺城

三年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

之及敗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峻兵入臺城司徒王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成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峻兵旣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

宋孔熙先等謀逆被誅

元嘉二十二年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曄反意乃決文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文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徐湛之密以其謀白文帝文帝命有司收掩窮治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文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踦邪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文帝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後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

梁王偉說侯景弒太宗

大寶二年侯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

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偃等齎出功貰皆與太宗擊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攜進士夔脩纂坐其上而殂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

大寶二年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笑之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隋王世充酖殺皇泰主

唐武德二年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啓陳世惲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

唐李靖等謂侯君集必反

貞觀十七年初太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太宗曰李靖將反矣太宗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隱其精以是知之太宗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太宗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太宗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太宗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

鄭普思聚黨謀作亂

神龍二年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崔日用劾奏之中宗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中宗敕瓌勿治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中宗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中宗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安祿山欲反先收衆心

天寶十一載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

動殺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中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明皇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明皇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朱泚自稱權知六軍

建中四年涇原兵亂德宗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師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通鑑要類卷一八　逆臣門　五十六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皆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

朱泚欲與朱滔會洛陽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李錡謀反受誅

元和二年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錡聞子良等舉兵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左右執錡械送京師錡至長安憲宗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憲宗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

通鑑要類卷一八　逆臣門　五十七

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署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憲宗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韓愈責王庭湊圍深州

長慶二年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
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鎭庭湊
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
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
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
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
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
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官者乎田令
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
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
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

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
不罷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
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
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高駢草表自訴言辭不遜

中和二年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
旣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
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
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林之開毁又曰
王鐸債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士能戢彊兵又曰
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
代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
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
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僖宗命鄭畋草詔切
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
京西神策諸鎭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
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公作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
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漫漶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奔殘京國
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
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
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符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
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毁龜玉毁櫝

誰之過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
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
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
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
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隳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
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絶

張濬責王敬武臣事黃巢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
平盧不至王鐸遣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
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
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

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朱全忠弒君謀禪代

天祐元年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昭宗昭宗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昭宗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昭宗

動靜皆知之昭宗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昭宗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等圖之玄暉入宮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昭宗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玄暉矯詔稱李漸榮弒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

石敬瑭據河東以叛

後晉天福元年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潞王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佗鎭潞王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鎭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會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潞王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潞王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契丹主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

閩朱文進等弒君自立

後晉開運元年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

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通
因擧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
曦不應二人大懼會是夕李貞有疾曦如其第問疾文進重
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
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
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
帥群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
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

留從效不肯交臂事賊

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效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
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
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
夜飮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
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
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
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
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

楊光遠據青州叛命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
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
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
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
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
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
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入城遣人拉殺光遠於
別第以病死聞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張彥澤導契丹以叛晉

三年契丹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兵以從遣張彥澤將
二千騎先取大梁彥澤倍道疾驅夜白馬津自封丘門斬
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
外城中大擾齊王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
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
后書慰撫之齊王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
見陛下齊王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
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
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
大鎭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
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
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
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
笑之彥澤遷齊王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齊王與
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齊王悉
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
也齊王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

以待契丹

權臣門

漢王鳳用事

陽朔元年時大將軍王鳳用事成帝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成帝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成帝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成帝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質帝曰梁冀爲跋扈將軍

本初元年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之質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質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

梁冀誣殺李固杜喬

建和元年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桓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桓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於是捕文鮪誅之蒜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

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
而已杜喬亦死獄中

桓帝會議褒崇梁冀之禮

元嘉元年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
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
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
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
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
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
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梁冀一門之盛

延熹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
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
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
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董卓欲比太公稱尚父

初平二年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

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
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嘗欲尊卓
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
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
議之卓乃止

王允與呂布謀殺董卓

三年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
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
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
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
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常以
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陰怨於卓允因以誅
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遂許之會獻帝有疾新愈大會未
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
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暴卓尸於
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
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曹操勒兵入宮收伏后

建安十九年獻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
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獻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

拔後以事入見殿中獻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獻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勒兵入宮收后時獻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晉趙王倫加九錫

永康元年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

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齊王冏驕奢擅權

太安元年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

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埶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

王與馬共天下

太興三年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元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

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元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庾亮執朝廷之權

咸康四年以司徒王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頼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

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内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内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桓温擅廢立之權

咸安元年大司馬温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温問炅以己禄位所至炅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温不悦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温自廣陵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海西公為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

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温固辭仍請還鎮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説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温之謂矣

王坦之等不肯使桓温依周公居攝

二年簡文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温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温辭不至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簡文帝前毀之簡文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簡文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

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

桓溫大陳兵衛延見朝臣

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

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殷仲文勸桓玄早受禪

元興二年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桓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玄爲相國揔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桓玄使安帝作手詔

楚王桓玄上表請歸藩使安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希之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

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劉裕諷朝廷求九錫

義熙十二年太尉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詔以裕爲相國揔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劉裕集朝臣欲受禪

宋王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

可以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宋王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徵宋王入輔宋王留子義康鎮壽陽宋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恭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于琅邪第宋王爲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恭帝臨

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宋順帝禪位于齊王

建元元年進齊公蕭道成爵爲王增封十郡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引枕卧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楊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

王晏以專權取敗

建武四年初尚書令王晏爲世祖所寵任及明帝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鬱林王已廢明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明帝即位晏自謂佐命

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明帝爭用人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

王遙光勸明帝誅晏明帝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明帝默然明帝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明帝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告晏有異志明帝召晏於華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思遠知明帝必

晏歷而內已疑異乘閒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明帝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

蕭衍內有受禪之志

梁天監元年大司馬蕭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

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衍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

北魏尒朱榮遙制朝政

中大通二年魏尒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敬宗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敬宗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敬宗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部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尒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敬宗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敬宗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敬宗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尒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尒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敬宗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敬宗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

東西魏下詔移檄

大同元年西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東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東魏侯景專制河南

中大同元年東魏河南大將軍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常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

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

高澄使崔季舒毆帝

太清元年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高澄深忌之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靜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靜帝曰臣澄勸陛下酒靜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靜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靜帝靜帝亦謝焉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靜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靜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臣反君陛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靜帝於含章堂

武帝爲侯景所制

三年武帝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武帝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武帝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武帝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武帝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武帝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東魏靜帝禪位于齊

大寶元年東魏進齊王高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侍中張亮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仁願陛下遠法堯舜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靜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屨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靜帝步入與妃

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訢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
俱享黃髮期靜帝出雲龍門遂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紱禪
位于齊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

侯景自號宇宙大將軍

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帝
簡文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侯景防衛簡文帝

簡文帝自即位以來侯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
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內簡文
帝與之講論而已及南康王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
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戒刺殺諮於廣莫
門外簡文帝之即位也景與簡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
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
理謀泄景疑簡文帝知之故殺諮簡文帝自知不久指所居
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

唐楊國忠告李林甫謀反

天寶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
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
父子明皇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
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
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
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
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李峴陳李輔國專權之狀

乾元二年六月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
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肅宗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
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肅宗不
許

顏真卿論元載專權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
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
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
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
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
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
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
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
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達下情不上達蒙
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
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
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
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
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

宦官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然後以下僅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其御誹謗貶峽州別駕

文宗不欲李宗閔奏罷鄭覃

大和七年初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殷侑論議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從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慨然而止

韋弘質言李德裕權重

會昌五年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武宗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

六年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宣宗始聽政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朱全忠怒韓偓薦人為相

天復三年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昭宗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昭宗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昭宗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昭宗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昭宗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朱全忠殺崔胤

天祐元年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下詔罪狀胤等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

初昭宗在華州朱全忠屢上表請昭宗遷都洛陽昭宗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引兵屯河中昭宗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昭宗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車駕既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

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藩鎮附全忠者皆輸貨幣以助之乎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昭宗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全忠自河中來朝昭宗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朱全忠邀昭宗幸私第

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昭宗臨幸全忠辭昭宗先赴洛陽督修宮室昭宗與之宴羣臣既罷昭宗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巵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昭宗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昭宗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朱全忠殺李彥威以塞謗

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昭宣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友恭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朱全忠使蔣玄暉殺諸王

二年是日社朱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栩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急於傳禪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後唐孟漢瓊居中用事

長興二年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莫

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絶至是淡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吳徐知誥有傳禪之志

清泰元年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有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潞王不虞石敬瑭

潞王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潞王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將佐多勸潞王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潞王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石敬瑭陰爲自全之計

二年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鎭陰爲自全之計潞王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潞王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詔鎭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鎭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潞王聞之益疑敬瑭

吳越胡進思擅廢立之權

後漢天福十二年吳越王弘倧性剛嚴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

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
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進思稱弘倧之命承
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
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

郭威鎮鄴都備契丹

乾祐三年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
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
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隱帝卒從弘肇議弘肇
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
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

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
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
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
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
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楊邠等以專權見殺

隱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楊邠等屢裁
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史弘肇怒而斬之隱帝初除
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
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
隱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
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隱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
肇嘗議事於帝前隱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
禁聲有臣等在隱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隱帝云
邠等專恣終當爲亂隱帝信之遂與李業聶文進謀誅邠等
議既定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於東
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
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隱帝親諭之且
曰邠等以稚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
謝而退

通鑑總類卷第十九

夷狄門

漢高帝困白登之圍

七年高帝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高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強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高后不報冒頓嫚書之辱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illegible]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及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中行說教單于不好漢物

前六年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楊雄諫哀帝不許單于來朝

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

不祭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貢財勞師一夫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

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

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匈奴烏孫諸國皆來朝內屬

元壽二年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嚴尤陳三策五難

始建國三年[illegible]道中[illegible]校尉嚴尤[illegible]

齊人寶至雲中塞下招誘諸于單于歷告左右
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
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
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
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
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
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
蝱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
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
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
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
五百十七　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長水周文　廿
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
之阸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
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
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
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
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
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
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
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
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
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

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
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
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陳遵拒單于不肯尊漢

更始二年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
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
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
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
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
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拒單于終持此言
四百廿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東水周六　廿

光武不許臧宮馬武擊匈奴

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
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
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
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
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
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
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班超伏兵擊虜騎

永元二年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晉江統作徙戎論以警

元康九年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當其强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効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横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矣朝廷不能用

匈奴號劉淵為大單于

永興元年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善屬

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劉以聰爲積弩將軍
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
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
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
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
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
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
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
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
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
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
王

唐公結突厥以益兵勢

隋義寧元年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
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擧義兵
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
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
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
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
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
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
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之
次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
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
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唐高祖每優容突厥

武德元年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勤來宴之於太極殿
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彊盛東自契丹
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高祖以初
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
至長安多暴橫高祖優容之

太宗不肯乘間擊突厥

貞觀元年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太宗曰戎狄興衰
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
太宗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太宗曰新與人盟而背
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
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太宗不肯勞民修堡鄣

二年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太宗曰突
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
夕朕方爲公掃淸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張公謹言突厥可取之狀

三年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
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

汗欲分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太宗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摠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太宗自謂得禦戎上策

以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摠管李靖爲定襄道行軍摠管柴紹爲金河道行軍摠管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摠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突利可汗入朝太宗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靺鞨遣使入貢太宗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御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四夷君長請太宗爲天可汗

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太宗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太宗數頡利五罪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遂延不朝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太宗詔群臣議處突厥部落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陁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

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

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太宗遣突厥還舊部

十三年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詔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遣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太宗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褚遂良勸太宗立高昌國

十六年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來遇之多死[illegible]設[illegible]有[illegible]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太宗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中宗令內外官進平突厥之策

景龍元年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中宗善之

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

開元十九年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

人等奏吐蕃贊昧頭從叛所以其有詩賜以詩書使
之漸陶聲教化流異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明皇曰善遂與之

韓偓諫回鶻發兵赴難

天復二年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昭宗命翰林學士承
旨韓偓答書許之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
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
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燕韓延徽教契丹威服諸國

後梁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
四又五 通鑑輯覽卷十九 表紀門十五
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
妻述律氏爲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
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
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
徽求援於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
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
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
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
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
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
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

契丹王待之益厚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 令晉王遣使
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
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
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
寇延徽之力也

後唐楊檀乞勿許荝剌等歸國

長興三年初契丹舍利荝剌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
屢遣使請之明宗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
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明宗以
問冀州刺史楊檀 對曰荝剌契丹之驍將曏助王都謀危社
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
四又五 通鑑輯覽卷六十九 表紀門十六
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
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明宗乃止

後晉石敬瑭以父禮事契丹

天福元年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
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
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
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
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
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
秋傾國赴援

契丹大敗唐兵

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
[illegible]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
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
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
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是夕敬瑭出北
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
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
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
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
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
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帝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
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
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
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
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
匹

契丹擇高祖兄子守河東

高祖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
契丹主令高祖盡出諸子自擇之高祖兄子重貴父敬儒早
卒高祖養以為子[illegible]指之曰此大目者
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契丹述律后責趙德鈞乘亂邀利

唐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高祖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
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
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
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
為天子何妄語邪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
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
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
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
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

吳巒不肯臣於契丹

二年契丹主自上黨歸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
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
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
之命契丹攻之不克

吳徐誥欲結契丹以取中國

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
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契丹倣中國置公卿庶官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illegible]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
國人以趙延[illegible]為樞密使兼政事

高祖臣事契丹甚謹

三年以馮道爲契丹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高祖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高祖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高祖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高祖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

契丹欲使王威襲父土地

四年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高祖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高祖恐其滋蔓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延徽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契丹怒稍解

高祖喜安彥威屈節奉契丹

五年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高祖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高祖悅

桑維翰請養兵息民待時而動

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高祖高祖爲之遜謝重榮上表數千言大抵斥高祖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高祖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高祖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爲憂

函安重榮首送契丹

七年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重榮首至鄴都

高祖命漆之函送契丹

景延廣不肯稱臣於契丹

齊王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齊王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景延廣以大言致契丹入寇

八年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景延廣說齊王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遂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齊王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楊光遠密告契丹令取中國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怨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李守貞大敗契丹於馬家口

開運元年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李彝殷侵契丹之境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契丹主畏晉軍之盛

契丹僞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鋭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齊王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契丹主括借士民錢帛歸國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晉百官推戴契丹主爲皇帝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契丹主欲以晉百官自隨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遣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

契丹主盡載府庫之實以歸國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契丹自白馬度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契丹克相州驅婦女而北

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

掠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閲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武行德據河陽叛契丹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兀欲殺趙延壽即帝位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召延壽[illegible]欲與將兵謀反鎖之[illegible]數日集蕃漢之[illegible]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契丹主幽述律后於阿保機墓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兵[illegible]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北漢主求援北朝

後周廣順元年北漢主立契丹主使潘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illegible]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

北漢主以厚賂謝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illegible]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契丹冊命劉承鈞爲帝

顯德元年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illegible]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illegible]將門

唐執失思力諫太宗畋獵

貞觀五年太宗逐兎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柰何自輕太宗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太宗爲之止

契苾何力固辭薛萬均官

九年太宗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毁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太宗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太宗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知以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

均將有輕漢之心太宗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撿校屯營事

契苾何力不肯叛唐歸虜

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太宗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凉州太宗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陁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illegible]汝之何不徃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

徙於之詣薛延陀□□汗牙帳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
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
耳以自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太宗聞契苾叛曰必非
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
耳太宗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
陀來具言其狀太宗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
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
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藩鎮門

唐令狐彰裴劉晏等代巳

大曆八年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
勸農府庫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
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豪不
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
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
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伯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
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
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
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

不從舉家西歸

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
相代宗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加承嗣同平章事
以褒之

馬璘諷將士表求平章事

九年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爲巳表求平章事代宗
以璘爲左僕射

郭子儀奏除屬吏不報

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
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

[illegible]興以來方鎭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罷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李正巳與田承嗣等根據蟠結

十二年平盧節度使李正巳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巳有正巳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正巳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代宗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田悅激怒軍士怨朝廷

建中元年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朱滔等四國俱稱王

三年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抱眞與王武俊陰相結

四年李抱眞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

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illegible]若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韋丹勸憲宗討劉闢

通鑑總類卷十九　書類門二十三

永貞元年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憲宗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請以法度裁制藩鎮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憲宗從之時宿將名位素著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illegible]

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者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憲宗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李絳請重賞魏博

通鑑總類卷一九　書類門三十四

七年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剸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

田弘正子姪[illegible]仕諸朝

十一年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弘正三表請留
憲宗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繼以故事繼襲故兄弟
子姪皆仕諸朝憲宗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穆宗赦朱克融討王庭湊

長慶元年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穆宗即位賞賜左右
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
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
請赦克融專討庭湊穆宗從之

李泳貪殘不濟以召亂

開成二年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
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

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濟其下不堪命故作亂貶泳澧州長史
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說武宗討澤潞

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
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武宗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武
宗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
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疾病乃與幕
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
知兵馬使從諫薨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
從諫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武宗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
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
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
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
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
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
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
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
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
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武宗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
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
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
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
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
橈官軍則稹必成擒矣武宗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
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

李德裕面諭三鎮使者

四年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
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
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
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
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
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

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亦不赦其罪此二人過
福足以亹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
之由是三鎭不敢有異志

李克用請發兵討朱全忠

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鎭將鴈門李承
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黄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
免將佐巳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牓
東都陝孟云臣巳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
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
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
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
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
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
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僖宗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
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鎭相攻
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
稟畏矣

常濬諫僖宗姑息藩鎭

光啓元年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鎭太甚是非
功過騈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騶谷
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
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鎭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
州司戶尋賜死

張濬請討李克用

大順元年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
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鎭共除
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張濬
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
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
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昭宗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
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
也昭宗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昭宗於是
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昭宗命三省
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濬曰先帝再幸
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
合兩河藩鎭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illegible]旬
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昭宗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
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
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
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昭宗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
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張濬爲李克用所敗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
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鎭國節度使

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勝遂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刺史張行恭弃城走存孝進攻晉州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昭宗詔復李克用官爵

二年以孔緯爲荊南節度使張濬爲鄂岳觀察使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昭宗決討李茂貞

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昭宗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昭宗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昭宗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鼂錯之

以[illegible]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illegible]宗乃命[illegible]
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
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
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
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
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
服昭宗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
山谷嚴刑所不能禁

李茂貞請誅杜讓能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
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
[illegible]
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illegible]進逼
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illegible]上
以[illegible]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illegible]行讒言
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茂貞陳於
臨皐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昭宗曰臣固先言之矣
請以臣爲解昭宗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
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
證執彌堅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
從而擠之賜讓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
直愛憎繫於一時獨擅[illegible]於臣[illegible]自是朝廷動息
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illegible]
皆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起[illegible]
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則辭語已不遜
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
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

王行瑜表罷李谿等入相

乾寧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
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
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曏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
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
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
昭宗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
[illegible]
行瑜等論列不已谿復罷爲太子少師

王行瑜等各擁兵入朝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
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
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行瑜乃與李茂貞建各將精
兵數千入朝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昭宗御安福門以待之
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昭宗臨軒親詰之曰卿等
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
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
昭宗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
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昭[illegible]未之許是

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
數人始三帥謀廢昭宗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
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

李克用受詔討三賊臣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
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
束身歸朝克用曰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
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弃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
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
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不欲張濬後爲相

三年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昭宗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
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昭宗
下詔和解之

後梁均王分魏博軍乃召亂

貞明元年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
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
故時牙兵之盛均王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
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均王曰魏博爲唐腹心之
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
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
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
弱其勢均王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
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
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人既赴鎮朝廷
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
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
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
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
亭魏兵相與謀曰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
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
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軍校張彥謂德
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
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後唐明宗征夏州無功

長興四年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其
與契丹連兵并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爲
彰武留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安從進攻夏
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斸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
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
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
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
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區區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
勞費如此幸爲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明

宗閔之合從進以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是
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
興是役無功而還

契丹主以詔書賜藩鎮

後漢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
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
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
秦成階三州降蜀

後周安審琦入朝

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
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世宗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
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世宗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
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
侯不歸心哉

南侵門

趙王虎不敢南行

東晉建元二年趙王虎享群臣於大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
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
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
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符秦王猛勸符堅勿以晉為圖

寧康三年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
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
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
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
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
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
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
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
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符堅欲大舉伐晉

太元七年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
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
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

吳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
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
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
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
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
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
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
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
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
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
其釁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
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
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
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
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
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
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
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
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
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
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

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
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
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
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
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
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
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
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
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
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
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
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
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
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
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所幸張夫
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
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
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
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
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

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謝玄大敗秦兵

八年秦王堅下詔大擧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擧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

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

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

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

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
大奔序因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
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
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
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
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南燕高雅之等表請伐晉

元興二年南燕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
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今晉
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

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
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
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
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荊揚故
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
五萬三千四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
止

北魏高祖欲遷都洛陽

齊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
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
左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高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
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
全吉也高祖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
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高祖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
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
而不言高祖久之乃解既還宮召澄入見因屏人謂澄曰今
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
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
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
所以興隆也高祖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
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高

祖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
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
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
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
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
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
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
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

李沖諫魏主南伐

魏高祖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高祖戎服
執鞭乘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高祖曰廟筭已定大軍將

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高祖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勤泣諫高祖乃諭群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群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高閭等諫魏主築城於淮南

建武二年魏高祖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曏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高且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高祖乃還濟淮

太子苦河南地熱

三年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高祖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高祖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高祖高祖大駭秘其事仍至汴口而還

高祖謀入寇

魏高祖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

之大㑹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八
從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濟宜分諭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
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
所見宜俟來秋高祖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
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
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
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齊房伯玉敗魏兵於南陽

四年初魏遷洛陽荆州刺史薛眞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眞
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
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

號百萬吹脣沸地魏高祖自將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
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
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緑時冬來春去不有
所克終不還此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
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
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
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鑾輅
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
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
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
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

若此師深入宛損遷民輒屬上以脩職業欲守言不應
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
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祖人馬倶
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北魏元英等乞清江表

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
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
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
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
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
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

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
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
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
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
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
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
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
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
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
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中山王英攻鍾離城

梁天監五年魏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英進圍鍾離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槃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

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斃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魏世宗召英使還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武帝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

隋楊素等爭獻平江南之策

陳禎明元年初隋文帝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會高宗殂隋文帝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

首長城公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

基鄂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文帝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文帝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長城公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長城公大怒即日斬之

薛道衡謂必克江東

二年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後周世宗攻壽春不克

顯德三年世宗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

匈奴欲與漢講和親

漢元封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東晉劉裕求和於秦

義熙元年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群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梁武帝與東魏通好

大同十年先是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武帝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武帝亦效之

東魏高歡聘柔然

十一年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高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聘之號曰蠕蠕公主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娉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王偉勸侯景僞求和

太清三年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膎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

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武帝請許之武帝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武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武帝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等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然猶羈縻不絶

沙鉢略請與隋和親

陳至德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文帝女隋文帝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文帝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絶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文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西突厥遣使求婚

唐武德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高祖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高祖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許突厥請和

九年突厥進寇高陵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

萬今在矣太宗讓之曰我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
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
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
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太宗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
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太宗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
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
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
失思力不返而太宗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太宗麾諸
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太宗輕敵叩馬固諫
太宗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
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
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
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匈奴
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即日還
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
瑀請於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
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
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
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
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
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

未洽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
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
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
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
拜曰非所及也

吐蕃遣使請和親

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天后遣右武衛胄曹參
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
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
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
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
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
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
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
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
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
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
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
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
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
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
棄之恐傷彼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天后從之元振又上

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天后深然之

閻知微與田歸道爭論和親

神功元年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天后不許默啜怨言辭悖慢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户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彊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天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皇甫惟明言和親之利

開元十八年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兹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明皇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回紇喜德宗許昏

貞元四年回紇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後晉桑維翰勸齊王請和契丹

開運二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齊王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齊王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

表稱臣詣契丹畢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南唐主獻四州求息兵

後周顯德五年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世宗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唐主手表謝恩

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謝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唐主復令謨白世宗欲傳位太子世宗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世宗令鍾謨諭唐主以修守備

六年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曏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背盟門

燕人悔割虎牢以賂秦

東晉太和四年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

梁王偉勸侯景背盟

大清三年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上啓陳武帝十失且曰臣方事暌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祅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為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〻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武帝覽啓且慙且怒

吐蕃劫盟

唐貞元三年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德宗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德宗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德宗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乃還元光與瑊收散卒勤兵整陳而還是日德宗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德宗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德宗大驚徙遽其表以示渾明旦謂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

貢獻門

漢文帝不受千里馬

文帝二年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光武郡國貢獻

建武十三年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和帝不受嶺南獻龍眼荔支

永元十五年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順帝以大珠封還文礱

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雉頭裘

[illegible]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
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宋沈慶之以四宅輸官
大明五年沈慶之固讓司空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
空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産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
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夕攜子孫及
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優遊無事
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
者不知其三公也
武帝限刺史二千石罷還獻奉
八年武帝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
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常憑几昏
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
弛惰
隋丘和以獻食甚精遷職
大業三年煬帝過鴈門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
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煬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
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煬帝專以禮餉厚薄遷官
十二年煬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
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
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
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煑土而食之
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
世充密爲煬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唐李大亮不肯獻佳鷹
貞觀三年太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
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
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太宗謂侍臣曰李
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缾及荀悦漢紀
太宗不受鸚鵡美女之獻
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
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
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魏徵諫以儲偫譴官吏
十一年太宗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
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
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
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太宗驚曰非公不聞
此言因謂長孫无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
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太宗數趙元楷饋貴戚
十二年太宗祀禹廟至柳谷觀鹽池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

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食饌今復獻又飼羊百餘口宋
牛數百頭以饋貴戚太宗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甘資
庫物卿所爲乃亡隋之弊俗也

高宗不以捕鷂待劉齊賢

乾封元年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
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高宗獵苑中
因言晉州產佳鷂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高宗曰劉齊
賢豈捕鷂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王丘等不勞人以市恩

開元十三年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明皇還至宋州宴
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曏者屢遣
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
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
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
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
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
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
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明皇獎懷州刺史獻樂工

二十三年明皇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
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
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
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
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以李正巳所獻錢賜淄青將士

大曆十四年李正巳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
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
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
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巳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
庶幾可望焉

德宗不受生日貢獻

建中元年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
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
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
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李泌請勿受諸道貢獻

貞元三年德宗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
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
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
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
緣誅剝德宗從之

藩鎮競以進奉市恩

十二年初德宗以奉天之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

[illegible]皆云稅外方圓亦云[illegible]
[illegible]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
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
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又
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
幕僚進奉自綬始

李錡以貢獻固主恩

十七年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
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
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
弊因言錡不法事德宗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
[illegible] 貢獻門七十九
鑿阬於道旁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
而慄

盧坦彈柳晟等違赦進奉

元和三年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
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
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
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王鍔厚進奉以求入相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
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
不應授昨除裴均議已紛然今又除鍔則如鍔之輩皆生
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
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鍔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
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鍔以進奉得之競
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李絳請却裴均進銀器

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
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
嘗陛下願却之憲宗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
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
易復以爲言憲宗不聽

李絳爲戶部不進羨餘

[illegible] 貢獻門八十
六年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
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
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
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孔戣奏罷貢蚶蛤淡菜

十二年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
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
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王播進羨餘綃

寶曆元年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
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張濬乞賞省節致羨餘者

大中十二年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䟽以爲藩府代移之際
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
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
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
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入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
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
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唐明宗詔諭兩川獻錢

天成四年明宗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
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
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爲
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
擁妓酣飲璋怒從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
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
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明宗復
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
奔還

明宗責李金全以獻馬爲事

長興三年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明宗不受曰卿在
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

南唐主責倉吏歲終獻羨餘

後晉天福五年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
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
日市肉爲胾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
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後周太祖蠲宋州所獻絲

廣順三年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
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頷
之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illegible]後歸之思亦無
怍色

通鑑總類卷第十九

通鑑總類卷第二十

北伐門

東晉蔡謨議北伐之計

咸康五年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成帝下其議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

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陶侃不肯戍邾城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

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譙王無忌皆賛成之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温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褚裒伐趙無功

永和五年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illegible]大敗皆沒於趙裒退屯廣陵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褚裒慙憤發疾

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北魏主乞遣軍共討逆胡

六年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桓温請經略中原皆不報

七年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兹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illegible]

為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王羲之以書止殷浩北伐

八年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為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也不從

殷浩以北伐無功被黜

十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桓溫伐苻秦至灞上

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帥衆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溫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桓溫不從薛珍進逼長安

桓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

温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
徙關中三千餘户而歸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
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
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
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桓温自江陵北伐姚襄

十二年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
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
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
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
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
荊州殺以享軍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
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
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
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温結陳而前
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
洛陽北山温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爲
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
温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有毁壞者修復
之各置陵令表鎭西將軍謝尚鎭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
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
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

桓温請遷都洛陽

隆和元年桓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
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
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
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
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
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
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
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
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空荒之
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
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
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掃平梁許
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旣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
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
哉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
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
侍中止温揚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
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温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
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
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
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

桓温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乃止

桓温伐燕大敗於枋頭

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温自兖州伐燕燕主暐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温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温至枋頭暐及大傅評大懼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群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

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弃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温深耻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

桓玄請帥諸軍掃平關洛

元興二年桓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劉裕抗表伐南燕

義熙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王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鋭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道别敕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太尉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劉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檀韶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

劉裕以往亡日破燕

六年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中男女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盧循因劉裕北伐襲建康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

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帶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循乃從之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遂引兵還

劉裕決意東還

十三年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

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宋文帝有恢復河南之志

元嘉七年文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世祖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世祖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王仲德以司兗既平有憂色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世祖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於是碻磝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幷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到彥之敗還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它

曰文帝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文帝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文帝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文帝欲經略中原

二十六年文帝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文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文帝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文帝悅以王誕爲雍州刺史文帝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租稅悉給襄陽

王玄謨伐北魏無功

二十七年文帝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文帝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文帝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帥沈慶之

等極進許洛徐兗三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
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
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
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
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
厚賞使王玄謨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
坦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
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
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絹展至十月
吾無憂矣九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
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

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
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
車為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
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
棄軍資器械山積玄謨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
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
計也斌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
軍進攻弘農拔之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
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
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
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

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
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
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
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
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
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
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遂克陝城龐法起等
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
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魏世祖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
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魏兵至淮上文帝

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
使胡崇之營東山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
崇之等三營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
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
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
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
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
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
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
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乃
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

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祖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文帝召太子劭及群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文帝更謀北伐

二十九年文帝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訪之群臣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文帝不從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北伐文帝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文帝意止存河南亦不從文帝又使員外散騎侍郎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張永等攻碻磝不克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文帝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亦奏免思話官從之

明帝欲示威淮北

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明帝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明帝不從謂征北司馬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明帝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

皆請兵自救魏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等出西道攻懸瓠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礚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明帝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矣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晉厲長松而天下分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蠖屈生介胄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獲堂構豈云易哉

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

四年魏汝陽司馬趙懷仁抄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魏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

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明帝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一二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闕或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明帝乃止

梁陳慶之將兵送北海王還北

中大通元年武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

鈕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自謂天授遂有驕怠之心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度謀欲還北更圖後舉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麾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陳宣帝謂河南指麾可定

太建九年宣帝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宣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宣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豫章內史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䭾載馬而去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獨全軍得還初宣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弃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宣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隋裴矩說煬帝通西域

大業三年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煬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煬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氾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煬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

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并吐谷渾易可并吞煬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靡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煬帝復議伐高麗

九年煬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煬帝不聽

南唐不肯出兵恢復

後晉天福六年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高祖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馬全節奏取幽州

開運二年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取幽州齊王以爲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齊王發大梁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

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韓熙載說唐主恢復祖業

後漢天福十二年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唐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後漢高祖集群臣議進取

高祖集群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高祖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

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絶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高祖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高祖從之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南唐主議經略北方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弃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高祖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唐言事者獻取中原之策

後周廣順二年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

後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

顯德二年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世宗納其言

王朴獻開邊之策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漢谷永請勿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二年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更始二年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光武遣岑彭說朱鮪降

建武元年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光武光武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光武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後為少府傳封累世

劉盆子遣劉恭乞降

三年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光武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光武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光武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光武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光武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鄧奉兵敗乃降

光武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奉逃歸淯陽董訢降光武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光武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祜位

蜀公孫述不肯降光武

十一年光武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降奴刺殺岑彭

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

光武責吳漢縱兵殺降

十二年吳漢夷公孫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魏文帝受吳降

黃初二年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文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

隱蕃降吳謀作亂

太和四年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即召入蕃進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衜及宣詔郎楊迪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補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文欽偽叛降吳

嘉平二年廬江太守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欲使異自將兵迎已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

晉張喬偽降張悌以緩敵

太康元年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楊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

東晉祖逖不納叛歸者

太興三年祖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掠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北魏主撫納降胡

永和六年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納群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孔嚴謂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

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思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苻秦陽平公融徙降胡於塞外

升平四年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

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燕慕容垂有陵霄之志

太元八年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苻秦姜讓責慕容垂有異圖

九年慕容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衄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

慕容泓叛秦奔關中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衆遂盛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秦鉅鹿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為泓所殺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大赦改元白雀

符堅責慕容氏人面獸心

秦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慕容沖進逼長安

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苻堅盡殺鮮卑之族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

姚秦邕諫納劉勃勃

義熙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弈于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弈于鎮高平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偽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

北魏所得宋民復謀叛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

梁張惠紹諭下邳降者

天監五年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

欲降者悪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 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悦

武帝餞送西魏降將

大同二年武帝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武帝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武帝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高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從者凍餒道死者太半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文帝執勝手歔欷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宇文泰引盧柔為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朱异勸武帝納侯景

太清元年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上谷公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荊襄兖南兖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武帝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武帝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武帝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北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武帝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侯景復以四州之地賂西魏

東魏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西魏以求救丞相宇文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武帝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武帝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武帝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東魏檄梁朝納侯景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

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伐而易慮頓尋干戈
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
卑禮進孰圖身說言浮說卬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
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絶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
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
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
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山壅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
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
水舉螳螂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
及鋒刃暫交埃塵且起…一戰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
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
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
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
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
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
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
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
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
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
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
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
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
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
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
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
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
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
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
虛空請能踰垣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
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以
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
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轥轢劍騎之
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以此推殘…吳之王孫蜀之公
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拔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
百君子勉求多福…禍敗皆如弼言

蕭介諫武帝…納侯景

二年慕容紹宗以鐵騎…擊侯景景士卒不樂南渡其
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紹宗景衆大潰與腹心數騎自硤
石濟淮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
以爲憂太子詹事何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
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儀同三司
于子悅馳以敗聞武帝即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
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

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搆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弃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

有城郢之忠衞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遠見敢忘劉向之心武帝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東魏求通好以貳侯景

東魏大將軍高澄數遺書移復求通好貞陽侯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武帝武帝得啓與朝臣議之右衞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武帝亦厭用兵乃從异言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陳啓於武帝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啓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武帝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武帝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頗以陛下爲主耳今陛

下弃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武帝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武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弃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擧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武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擧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侯景以東魏和親遂謀反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武帝既不用景言

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跳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武帝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正德大喜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武帝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武帝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武帝不許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徐驎陸驗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户公

唐高祖待李密不滿所望

武德元年李密將至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既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高祖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裴行儉歎裴炎殺降

開耀元年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高宗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迴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李德裕追論維州歸降事

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寃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

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

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公論殺降非信

四年劉稹將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郭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没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高仁厚遣諜者降賊黨

中和二年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温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

曹皆良人爲賊所制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遂遣之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仁厚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弃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揭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

孽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
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
胡僧大驚拔劒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
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
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
首以獻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
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
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弃
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
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
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
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
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
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
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覩白日已死而
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它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
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後唐莊宗奬任蜀朝降者

同光三年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
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郭崇韜隨事奬
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
上一言不欺

王衍迎降不免族誅

天成元年景進等言於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
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莊
宗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
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
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
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
誅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契丹責高祖招納叛人

後晉天福五年初高祖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
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
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
高祖以招納叛人

李崧欲發兵迎趙延壽等

開運三年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
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
厚利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
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
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契丹使瀛州刺史
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
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
橋已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

求不能救也齊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

契丹主分晉之降卒戍南邊

後漢天福十二年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歸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南唐歸所得中國人

後周廣順二年太祖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

世宗聽蜀將士自去留

顯德二年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南唐郭廷謂乞稟命然後降

四年世宗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世宗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世宗許之

奉使門

漢鄭衆不拜單于

永平八年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争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争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趙岐守志日磾失節

興平元年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橈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

吳王遣趙咨謝魏帝

魏黄初二年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文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文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文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文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蜀漢遣鄧芝脩好於吳

四年漢遣鄧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絶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裴嶷不敢徇私忘公

東晉太興三年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元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没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

使僞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循私忘公也元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爍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涼州張駿擇使得人

太寧二年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成主許張淳通表建康

咸和八年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通表建

康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曰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景騫請留之謂淳曰天熱可且遣下吏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慚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illegible]

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燕使相繼如秦

太和四年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侍郎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埽宮廷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弈爲秦尚

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弈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弈數來就琛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北魏遣使窺燕

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

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遂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沉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李順須屈涼主拜詔

宋元嘉九年魏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諸子又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

齊裴昭明以朝服弔魏

永明九年散騎常侍裴昭明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固執不可魏遣侍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illegible]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乃曰使人之來[illegible]齎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乃以衣帢給昭明等使服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高祖嘉淹之敏遷侍郎

武帝寵待魏使

魏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曰主上孝思罔極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武帝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北魏宋弁知蕭氏不能順守

十年魏遣散騎常侍宋弁等來聘及還魏高祖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高祖甚重齊使

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高祖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

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高祖甚歎

盧昶屈身辱國

建武二年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高祖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慚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梁與魏各以俊乂相誇

大同三年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武帝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唐鄭元璹五使突厥

武德五年突厥寇廉州高祖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慚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

焉

德宗賜遣虜使

大曆十四年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德宗欲以德懷之以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晉李承勳不肯臣燕王

後梁乾化元年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後唐姚坤不肯以地與契丹

天成元年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明宗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契丹主曰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

不飮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爲行白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張文寶辭吳主錢幣

長興四年吏部侍郎張文寶從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僕服給以裝錢文寶獨受飮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玆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後晉高祖囚閩使鄭元弼

天福四年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詔却其貢物乃下元弼獄

高祖詔釋鄭元弼

五年高祖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祖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祖罪高祖憐之詔釋元弼等

楊彥詢善解契丹怒

六年高祖以安審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遣安國節度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王虔朗一言勝數萬兵

後周顯德元年馬希蕚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溪州蠻酋苻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强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

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眞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

南唐孫晟不肯招諭劉仁贍開門納寇

三年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

敎遠被願泰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乃釋之

李德明賣國求利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世宗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

通鑑總類卷二十　奉使門六二一　廿

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世宗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因譖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孫晟以死報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陳處堯面責契丹主

通鑑總類卷二十　奉使門六一二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陳處堯卒於契丹

四年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游大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曹彬不受吳越饋遺

五年命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

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曩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illegible]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竇儀不許唐主拜詔廡下

六年端明殿學士竇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它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遣使門

唐劉思立諫遣使分道賑給

儀鳳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以為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深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

姚崇不肯停按察使

開元三年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明皇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德宗命黜陟使分巡天下

建中元年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刺客門

聶政爲嚴仲子刺韓相

周安王五年韓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黄金百溢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

魏郭循刺費禕

嘉平五年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越嶲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爲長樂鄉侯

荀勖諫司馬昭用刺客

景元三年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勖曰明公爲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

北魏王慧龍以仁義爲扞蔽

宋元嘉八年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帝縱反間於魏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零陵王遣刺客殺謝祐

永淳元年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高宗深惜之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李師道養客密刺武元衡

元和十年憲宗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説師道曰天子所以鋭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遣之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兵部侍郎許孟容見憲宗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

索賊黨窮其姦源詔中外所在搜捕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吏捕得晏等八人命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以度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憲宗憲宗不聽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李師道賞殺武元衡人

十四年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

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

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付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憲宗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淮南嚴可求盜不忍殺

後梁開平二年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欲去之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幕僚嚴可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明日可求邀顥及李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直入斬顥於牙堂溫始暴顥弒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

南唐荊罕儒募刺客殺虜使

後周顯德六年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

賢人門

齊威王以四臣爲寶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晉王導說琅邪王收賢俊

永嘉五年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鎭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諸名士避亂過江

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唐太宗以魏徵爲人鏡

貞觀十七年魏徵薨太宗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太宗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史204-413

義士門

漢云敞收抱吳章尸歸葬

元始三年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王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京師稱焉

劉平請代太守死

建武五年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魏向雄收葬鍾會尸

咸熙元年鍾會至成都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於是矯太后遺詔起兵廢司馬昭姜維使會盡殺北來諸將會欲從維言猶豫未決胡淵率兵雷鼓出門諸軍皆鼓譟而出爭前殺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孫拯義不負二陸

太安二年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穎大怒使牽秀將兵收機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内史雲及機司馬孫拯皆下獄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盧志隨成都王至死不怠

光熙元年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為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

東晉韓延之不肯臣劉氏

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上表罪狀劉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

有臣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匆事詢往誑兵往以救事
見勃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仍已表奏發之所
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遂與兵甲所謂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
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
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
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
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
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
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
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
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齊劉祥面斥褚淵之過

建元二年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
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
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學而性韻剛疎撰
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唐王方翼收葬趙持滿

顯慶四年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舅駙馬都
尉長孫銓无忌之族弟也銓坐死忌流嶲州許敬宗恐持滿
作難誣云无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
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誅
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
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
葬之高宗聞之不罪也

　狄仁傑請代鄭崇質使絕域

儀鳳元年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
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
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安金藏剖心明皇嗣不反

長壽二年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天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
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
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天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內五
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天后親臨視之歎曰吾
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姚元之謂李撝為欒布之儔

開元元年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
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及為
相擢為尚書郎

　顏泉明先姑姊妹後其子

乾元元年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杲卿
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思明降

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爲衣復謙尸棺欲以歸㚖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頴㚖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姊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聞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衣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㚖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衣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㚖卿無異乃始慙服

徐晦不負楊臨賀

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汚僭侈貶憑臨賀尉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吳王鏐善羲羅隱

後梁開平元年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柰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俠士門

漢郭解以大俠徙於茂陵

元朔二年主父偃說武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武帝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武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武帝聞之下吏捕治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

衡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

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

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踈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

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武帝詔捕大俠朱安世

征和元年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武帝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曹操以許褚俠客爲虎士

建安二年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閒皆畏憚之曹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

勇士門

漢樊噲擁盾入軍門

高帝元年沛公見項羽鴻門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閒行趣霸上

灌嬰笑魏勃無勇

高后八年朱虛侯劉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後周張瓊破骨出矢

顯德三年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辯士門

趙廝養卒說燕將歸趙王

秦二世元年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漢隨何說九江王背楚歸漢

高帝三年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酈生憑軾下齊城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乃亨之

侯公說項羽歸太公

四年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

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祖不烹辯士蒯徹

十一年高祖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高祖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高祖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高祖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高祖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祖曰置之

張釋之謂嗇夫喋喋利口

文帝前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文帝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文帝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文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其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班彪風隗囂歸漢

建武五年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

埶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虖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晉劉輿應機辨畫

光熙元年太傅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踈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烈婦門

漢王陵母以死送使者

高帝元年王陵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

孫翊妻伏兵殺媯覽

建安九年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舉軍震駭

魏夏侯令女不肯改嫁

嘉平元年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

月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唐嚴武母數戒其子驕暴

永泰元年劍南節度使嚴武卒武三鎮劍南厚賦斂以窮奢後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鄭氏自教諸子

會昌六年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葛從周以母之言緩攻城

天復三年葛從周急攻兗州[illegible]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爲之緩

契丹述律后斷腕置墓中

後唐天成二年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楚商人妻誓死不爲楚王所奪

後晉天福三年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廖匡齊母不以一子戰死爲念

四年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以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

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衆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後周鄧氏諫周行逢誅殺太過

顯德三年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言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其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劉仁贍妻不以軍法貸其幼子

四年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泝淮救之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illegible]總類卷第二十

吳越春秋十卷

（漢）趙曄撰　（元）徐天祐音註

元大德十年紹興路儒學刻明修本

吳越春秋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漢趙煜撰。煜、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是書前有舊序、稱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煜書行於世。史記注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他如文選注引季札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煜本咸無其文云云。考證頗爲詳悉。然不著名姓。漢魏叢書所載、合十卷爲六卷、而削去此序、併注亦不題撰人、彌失其初。此本爲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後有題識云、前有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祜音注。然後知注中稱徐天祜曰者、即注者之自名、非援引他書之語。惟其後又列紹興路儒學學錄留堅、學正陳昺伯、教授梁相、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四人、不知序出誰手耳。煜所述雖稍傷曼衍、而詞頗豐蔚。其中如伍尙占甲子之日、時加於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有騰蛇青龍之語。文種占陰畫六陽畫三、有元武、天空、天關、天梁、天一、神光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會。至於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聖三呼三應之類、尤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閒稗官雜記之體。徐天祜以爲不類漢文、是以馬班史法求之、非其倫也。天祜注於事迹異同頗有考證。其中如季孫使越、子期私與吳爲市之類、雖猶有未及詳辨者、而原書失實之處、能糾正者爲多。其旁核衆說、不徇本書、猶有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之遺意焉。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黄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録而言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事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

秋削繁唐志作頌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缺傳字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刪已

刋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若耶曄書重攷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燎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惜隱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求郡

謏寡陋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瑞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關不為無補遂不得辭原既刋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辦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同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上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傳之曰王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簡使之伐楚耳光即弒僚自立[illegible]云使公子光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悍又越人乎若以吳爲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下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者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曰名國而無王[illegible]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 趙 曄 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姜姓，嫄字。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周棄外家國。國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漢斄城。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敏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易（折易一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一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研，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

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窋，史記后稷卒，子不窋立。括地志：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世本作偽榆，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亶甫為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史記作薰育，孟子作獯鬻，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有岐山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

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歷或作季子少子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見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衡南岳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漢書地理志太伯初奔荊蠻荊蠻號曰勾吳顏師古注吳俗言發聲猶越爲于越也吳人或問何像索隱作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築[illegible]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界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穎達云[illegible]客問于周公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紀皆受得命西伯乎子思曰西伯圖[illegible]殷命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此王季賜邦畿之一殷命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謂作伯猶召公分陝閒之爲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大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所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今皇山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爲正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盧盧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一子遂遂作熊遂柯盧作柯廬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作虞公號同號難同古文者作柯轉畢作畢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壽夢左傳作乘公羽中之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正義同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以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伐楚殺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吳與楚爭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縣三）

（曰吳人伐楚既篇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壽夢也）

諸樊（壽夢長子之號）以適（適讀作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言十三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

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大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公廢存適亡嫡宣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曹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左見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爲毗陵縣晉爲延陵郡又爲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爲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閽弑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誤宗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誤十七年亦誤從四年可也朱方吳邑在[illegible]丹徒今屬鎮江以効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爲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 光謀要于闔廬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左傳楚獲舟曰餘艎）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掩蓋掩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伍舉當作椒舉 伍舉者奢之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猝 絃矢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與

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望氛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
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乃
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
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疏骨肉乎無忌承宴復
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
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
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
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
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
尚少曰胥尚爲人慈温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
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
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
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
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
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慚
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爲國相封二
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

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
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
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
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
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
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
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
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
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
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
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
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
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
生也爲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
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
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
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

旅從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因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子字當爲于在字得先冊無是諸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徒人案爲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爲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

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音尋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

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
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
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
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
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
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
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
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
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

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
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
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
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
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
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
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
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
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
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
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
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
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
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
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
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

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日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
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
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
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
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
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
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

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爲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爲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鱄設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云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去聲)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 [illegible]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 [illegible] 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 史記 [illegible] 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 史記曰小 [illegible] 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 [illegible] 伍子胥謂白公勝 [illegible] 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 索隱曰 [illegible]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illegible] 使公子蓋餘燭傭 左傳蓋作掩 傭作庸 [illegible] 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窋室中 左傳作堀室 史記作窟室 而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

前專諸以筆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
胷（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 戟曰枝兵戟車枝為戟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注軹謂兩轊詩話曰車軹之端貫者立戟轄末之小穿害轄者為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車之交倚專諸之胷也）胷斷臆開匕首如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
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
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
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
前君無廢祀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
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
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
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
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士使能施恩行惠以
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
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
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
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
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
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
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
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
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
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
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
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
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
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

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史記律書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爲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幷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

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
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亹
通作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
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
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
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
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
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
聲絕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
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
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作伯
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
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
左尹號曰郄宛郄當作郤郤辭此書以伯州犁郤宛爲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大宰伯州犁于郟
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亦姓伯又號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
犁與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犁號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
語襲朝所遙切曰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

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
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
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前陳
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
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誅郄宛諸侯聞
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
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
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
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
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
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爲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
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
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
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

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
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
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
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
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
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
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
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
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
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
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
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
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
也王曰辱之柰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
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
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

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
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
神决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
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
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
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
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
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
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鬭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
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
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
之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
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訢於大
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鬱）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
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其
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
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
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

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
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
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
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
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
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
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占當作
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
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
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
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
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
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
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
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
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
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
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
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
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
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衞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
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
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
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
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
與吉作然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
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
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
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
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

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
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
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
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
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
足伏劒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
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
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
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
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討二子皆怨楚深恐以
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
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
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
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於鑒辯知孫子可以
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
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
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

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
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
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劒
盾〔[illegible]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
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
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
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
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illegible]〕曰取鈇鑕〔[illegible]〕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旣以約束三令
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
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
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
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
勿斬之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
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
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
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

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郢即江陵之北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群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群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子無辜殺三賢士（伍奢

伯州犁與郤宛而一）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郤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illegible]（棺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皆作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

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越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今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爲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曰此之前吳越通事小寡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作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吳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江北者七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江陵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為質（見左傳定公二年宋陶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以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肅爽駿馬也 肅音霜 [illegible] 驌驦）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子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

謂唐蔡曰楚爲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爲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 吳乘舟從淮來故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爲陣（漢水源出武都 [illegible] 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 [illegible]）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 [illegible] 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 [illegible] 大別本漢陽縣北有大別山 [illegible] 水經）（一云在安豐 [illegible]）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澨（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作 [illegible]）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illegible]）出河濉（[illegible] 河水出 [illegible] 雎水出 [illegible] 楚王西走也 [illegible]）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

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濟江，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邳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鄖。音云，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奔，今松滋也。大夫鍾建負季羋以從。鄖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

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鐃，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

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蹠足後跟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

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擇楚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唐從吳伐楚故滅之）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定五年史記皆作堂谿司馬貞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

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

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祜曰楚多亡臣也柳公□尺子胥伯嚭奔吳喜為謀主楚是以有巢角棘州之勞鄖陵之敗由吳王奔鄭也將蔡奔晉晉得子有言材其利祿而反之子孫仕於吳而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而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鞭其墓君而甘心焉是楚也隨與鄭亦與有責而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鑒矣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劫疑當作刧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暢達當作傷達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乘烈烈疑當作劣不

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音戾悷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

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虞山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

定計彼太子 許下以則夫差爲太子彼之 子且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絶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 秦字疑衍 之子夫差闔閭曰夫 夫下 當有差字 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 越絶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 華池南城宮在傳 皆在吳洲縣境 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 今之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 旦食䱊山 越絶作 組山 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 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 走犬長洲 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 斯止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 音婆秦爲鄱陽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祜曰吳楚世爲仇敵吳兩以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洲之臣伍員伯嚭矣之也其間楚之得據麻五吊之援與備通當乎舟關岸卒羅州來鄴其之城之斯皆嘗而予其代云 楚懼吳兵復往乃

吳越上 四五

去郢徙于蔫若 蔫若字鄀當作鄀 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又以陵師敗于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鄀史世家闔閭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纍闔閭子夫差兄其以爲夫差者誤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爲太子定徐天祜曰其名不案其年未詳杜見鄀者都廣曰楚邑今弋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吳越二 四十六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illegible])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高氏吳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於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着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儆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吳之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會伐齊齊謝吳師不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此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偽孫子改姓為王孫氏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牙晏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爲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郤郤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魯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

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兵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困居（越絕困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未通越絕作弔君弔字與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逋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

見矣(國語作見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
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
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
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
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
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
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illegible])
([illegible])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
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
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
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
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
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吾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
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
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絶作以辭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
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
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

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illegible])
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
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群臣變容
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
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
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作與)死人孤賴天賜
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
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
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
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
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
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
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
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
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
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

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
棲于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鼈〔越絕魚鼈下有餌字〕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
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
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
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
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
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君若將遂
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
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
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
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
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
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
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必

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柰何定
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
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
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
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
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鑩〔音歷鬲屬〕蒸
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音吳刀名鋘山出金作刀可切玉〕
殖吾宮牆流水湯湯〔音商流貌〕越吾宮堂後房
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
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
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鑩蒸而
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
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
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
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
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
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

下諫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
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
公弟（越絶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
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
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
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
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
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
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
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
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
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
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
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
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
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
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
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

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
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傽偟也明
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鑊蒸而不炊者大
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
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伐
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
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
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絶盲作肓僮作童者是）與死
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
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
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
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
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
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世
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蒸山名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
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
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太宰嚭趨

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
吳王乃使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
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
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
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
幸他國猶治救瘑（古禾切 瘑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
矣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乃

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
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
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
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
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
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虎而臨辛功曹爲
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與白虎幷重
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

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
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
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
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
子胥同心合志幷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
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
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
旣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

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
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
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
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
猶不至顚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
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
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
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illegible]斬將艾旗[illegible]並音刈）殺四方蓬蒿
以立名于荊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

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劒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趣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前死掛子胥傳作抉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吳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下同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候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殺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悷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穿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作闕為深為闌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也

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裌音洽）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㧌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盈緑林徘徊枝陰跗踆微進欲啄螳蜋夫黄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黄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内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屬海通江以絶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舟艦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闕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劒（闔閭寶劒有鏌鎁一曰鏌鋣三千並號扁諸之劒）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矰音曾弋矢名）望之若荼（周禮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註韋革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荼荼茅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

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
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
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
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
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
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後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
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
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
絕於道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
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伏[illegible]吾是以蒲服就君
也盡力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
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日不得事
君命命字當衍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將親聽
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
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

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
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
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
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
周吳為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
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
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稱字下有於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湖廣[illegible]濟三
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
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
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
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
作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
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
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
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國語作沿海泝淮下泝逆流而上開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

王若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
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補太子友之諫國
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
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
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
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
鄞縣境句音勾又力具切）吾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
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
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
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
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
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三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於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是以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爲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則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

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
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山名）胸中愁憂目視茫
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
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
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得云吳王殺子胥投之江中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
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
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
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
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
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
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
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
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
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illegible]云）

[illegible]越兵至三圍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
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
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
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
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
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
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
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
言而身死[illegible]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
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
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
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
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祜曰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爲不孝無禮越
則幸吳[illegible]
獨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illegible]
以吳[illegible]大過也無乃[illegible]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

如命大夫種[illegible]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
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
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
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
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
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
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
加[illegible]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
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
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
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
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illegible]
[illegible]

君亦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劒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慚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繴組以罩吾目國語作解組……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使軍士集於我戎之功人一隰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誅夫差殺其妻子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殺太宰嚭而戮其妻子又曰三者嚭妻子死所也常與越書非子貢作特該人託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詳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寓其為吳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實也嚭死以及孟宰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子胥之類皆具載偏忘嚭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 趙曄 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絕作無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曰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曆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云史記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遠在國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史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學漢帝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高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以文命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注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羅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曰咈哉方命圮族……四嶽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
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見鯀之治水無有形狀
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爲黃
能(或作熊)因爲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能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能音雄一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
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
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
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泝字之誤)淮

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
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
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
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
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
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

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覆釜山一名金山簡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爲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
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
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祜曰禹未嘗兩至衡嶽其玉牒在會稽射之疇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本不合當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說者以爲此禹治水之年通鯀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攝位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衡嶽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書若此類甚多俱誕尚矣)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欙音纍橇丘遙切)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今衡與霍皆一山二名)徊

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
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
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
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
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王追遠涂復會于此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此吳會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註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夫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云禹娶

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 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 會稽舊經禹會諸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 下文塗歌白狐九尾者其地 尋可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 淮南子曰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豎亥步自南極北至於北極 吳曰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 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 啞烏格切笑聲易曰笑言啞啞音同 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 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 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

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㝢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 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 南踰赤岸 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岸水 北過寒谷 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王充論衡寒谷豐黍吹律以溫之 徊崑崙 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河源之所出 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 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決弱水於北漢 地理志弱水在張掖刪丹縣宗元曰水微弱乃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 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 地志在北平驪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 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 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闢伊闕 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 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

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慎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群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群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

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生無䐿䐿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䐿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常作允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允常按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杼凡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允越之開國至於允常僅止二十餘世耶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註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郢人按郢本邦字之誤此云越之鄉人蓋郢為楚所并猶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吳越春秋曰大夫官也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皋如等皆其姓耶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固陵越之戍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夏臺獄名

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即所囚之室也羑音酉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

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

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

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

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灾變

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

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

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

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

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

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

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

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

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

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

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

魂魄有此下當有知字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

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

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

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拘而名尊

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

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

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嶽之囚泣涕而

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

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

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若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

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

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劙之

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

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

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

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

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 硯越絕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 殷說云文子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 又裴駰曰范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 曰今君王國於會
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
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
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
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皐如曰臣聞大
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
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 佛將勿字也音佛者何有言勿者作人言人足矣何必從心仍從上人命羣臣也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 曰大夫文種
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
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
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
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
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
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
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
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

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
分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
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
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
二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
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
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
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
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
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
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
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
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
統煩理亂使民知分 去 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
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
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
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

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胷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作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上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犯切音氾馬疾步)獨兮西

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憂也詩憂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胡犬切泣流貌)兮雙懸又哀今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兮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縷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於華池

棲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

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
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
爲螣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
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
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
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
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
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
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
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
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
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
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
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
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
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
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阨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
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
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
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曰吳
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
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
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
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
竊見吳王眞非人也數色角言成湯之義而不
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
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
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
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王召
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手□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溲所九切惡烏各切下同溲卽便也惡大便也小便亦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
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
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
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

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蕺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斬其根食之會稽志蕺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蕺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

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倛禧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

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以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徒結切日昃也蔡元實象晏日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視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爲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得首尾三年也 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隅禺中巳加己也淮南子曰日至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 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會稽志作炭浦 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

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於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 欲字下當有立字 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 以豉切 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 於虔切 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 易音亦處上聲 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水經注云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 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

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注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淮陽宮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illegible]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三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臺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周六百步在成丘）立苑於樂野（越絕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下道土樂野勾踐以出野為苑今有[illegible]）燕臺在於石室（[illegible]燕臺在州東五十里）齋臺在於襟山（按舊覽無襟山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亦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二里）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廚（一曰冰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小言子胥同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illegible]）金之（[illegible]）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王風采葛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記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

於槜李，南至於姑末，[illegible]會稽為太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illegible]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illegible]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illegible]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illegible]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illegible]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

迺棄宗廟身爲窮虜臣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吳務
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
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
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
動故前俯伏（此上八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
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
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
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
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
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
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
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
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
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
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
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
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
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亦作頹下墜也）

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
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
不淹其量熺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
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
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
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
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
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
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
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
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
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
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
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
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
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illegible]）曰天有四時人
有五勝（五勝迭相勝也史曆書曰秦滅六國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曆志同）昔湯武乘

四時之利而制夏殺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
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
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
蒙天祉福得（一本得下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
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
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
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
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
鳴鐘驚檄[illegible]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
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
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
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
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
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
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
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
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
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
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刈音）命投

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當字之誤若字屬）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以喻語難酒與器亦不亂）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注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

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槀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

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illegible]山）祀水澤於江州（[illegible]江州[illegible]西[illegible]不得祀[illegible]水澤[illegible]未有江州之名[illegible]江州縣又[illegible]作[illegible]字本作[illegible]）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illegible]）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illegible]）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

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祜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illegible]使[illegible]事而信[illegible]以其本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illegible]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illegible]天之產材[illegible]異人[illegible]越之為殿亦已林矣而特以其[illegible]餘[illegible]）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廬而新作於夫差[illegible]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illegible]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illegible]為孤對[illegible]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illegible]七[illegible]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

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者星宿列星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畧切置也望陽出糶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越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之女西施苧蘿山下有浣紗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絕書曰土城在今會稽縣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寑廣韻寑陋也又貌醜或作侵史記魏其武安傳武安貌侵小顏曰醜惡也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

為對。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廢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以鄫、西夷攻幽王，周於是亡。三姝者亡末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去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薦飢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冤。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飢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名一曰虫音覆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一本無吳曰豸漢書作豕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謂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扶）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群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絶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群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群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群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飢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

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箖箊竹名箖直尋切箊於央切吳都賦其竹則篔簹箖箊）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此書末字當作未捷通作接揚雄書曰三捷三接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

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堵左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亦作板）（此墮一字疑當作陳音又疑是上舉高號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帝當作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山本黃帝臣字表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

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略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稱王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以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

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横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開弓徑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冢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第九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間與謀之蠡皆以爲未可國語記之猶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遠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

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
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蠃
（蠃一作贏蒲水草蠃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
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
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難動之以怒不如詮
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
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
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
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
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
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
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
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
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心）也（國語註少恥一兩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爲甲也用犀甲壽百年）
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
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
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

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
已殺子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
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
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
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
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
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
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喜書云流有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爲士卒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習流之罪人發以三千隸從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也）
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
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
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
人請成於越句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上疑有缺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當句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
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

吾宗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
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
誠聞（聞當作問）於戰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
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
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
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
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刑作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烏故切惡憎也）稱其善掩其惡（烏路切惡過也）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
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
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
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
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爲之始
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不知即無權變之
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
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
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而去八大夫則畢辭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爲八大夫耶）曰昔吳爲不道殘
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
天之中（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
胥即已命孫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
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
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
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
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
備則可戰審備愼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
應難（去聲）王曰愼哉大夫皐如曰審聲則可戰審
於聲音以別淸濁淸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
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
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

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令字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佩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塡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嗣）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塡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躁蹠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殳音殊兵器詩伯也執殳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頭削去白取其青與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貔音毗陸佃曰似虎或曰似熊貙勅俱切似貍能搏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

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麋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如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

稱（去聲）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注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一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敗字與此略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

吳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陵□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爲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是爲勾踐二十四年是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遂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二十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左春秋左傳亦曰引劍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亦云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竟者勾踐雖與之劍而上不在自以縊死耶）勾踐

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在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巳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胡學士云此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五賀喜嘗吳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爲（爲當作爲）寶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作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

蠡議欲去徼倖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文）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越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

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
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
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
不知臣信也臣誠數諫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
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
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
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
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

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
成人惡[illegible]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亨當作享）哺以惡何 句 妻子在側匹夫之能
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
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
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
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
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
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
辰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
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
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
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
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
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
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當作鏤）之劍種

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
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死
[illegible]
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illegible]
樓船之卒三千餘人
造鼎足之羨[illegible]
或入三峰之下葬
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

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
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琅邪
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
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
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主條傳被犀殺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略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爲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爲
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
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絕書云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云云之差雅琴以悒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稱衛以爲不徐皆若天子新見季簡子聞音者調伍舜華之死臨可而不省爲莊殺衛大夫而殘傷其類也至依爲陳也係以象之文種非賢大夫與使夫子以在闕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以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歎曰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
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
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允常冢也）欲徙
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熛火飛揚也）

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注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曰
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
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
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爲秦厲共公六年此言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秦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
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
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
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
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
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
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爲伐
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謂太
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
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
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

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大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輿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盧 相 少康 無余
無壬 去無余十世 無睪 夫康 元常
勾踐 輿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格當作稱)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四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以周考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親歷一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琅邪徙於吳為楚所滅史世家以勾踐卒年推之今若如世家所稱則無彊之死去勾踐卒久矣非王親時失琅邪也又其年曰王親三十三年遷于吳何故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奉議大夫國子監書庫官徐 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 堅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 昺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 相
承事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提調學校官劉 克昌

鄴中記一卷

（晉）陸翽撰

明刻續百川學海本

鄴中記一卷（永樂大典本）

謹按鄴中記舊有二本。其一本二卷，見隋書經籍志，稱晉國子助教陸翽撰。其一本一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稱不知撰人名氏。又稱唐志有鄴都故事二卷，肅代時馬溫撰，今書多引之，是以爲肅代後人作矣。今考是書所記，有北齊高歡高洋二事，上距東晉之末已一百三四十年。又寒食一條，引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時代尤不相蒙，陳氏不以爲翽書，似乎可據。然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作於太宗貞觀時，徐堅初學記作於元宗開元時，所引翽書，皆一一與今本合。又鄴都故事，唐志雖稱肅代時人，而史通書志篇曰：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閣名，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則鄴都故事在劉知幾之前，唐志所言亦不足爲證。以理推之，殆翽書二卷，惟記石虎之事，後人稍摭鄴都故事以補之，併爲一卷，猶之神農本草，郡列秦名，漢氏黄圖，里標唐號，展轉附益，漸失本眞，而要其實則一書。觀高歡高洋二條，與全書不類，而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鄴都故事文體相同，則此二條爲後人摭入翽書明矣。不得以小小舛異，盡舉而歸之唐以後也。原書久佚，陶宗儀說郛所載寥寥數頁，亦非完本。今以散見永樂大典者蒐羅薈稡，以諸書互證，刪除重複，共得七十二條，排比成編，仍爲一卷。以石虎諸事爲翽本書，其綴入諸條亦唐以前人所紀，棄之可惜，則殿居卷末，別以附錄名焉。是書雖篇帙無多，而敘述典核，頗資考證。如王維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胡麗須裁五色詔句；李頎鄭櫻桃歌，官軍女騎一千匹，及百尺金梯倚銀漢句，不得此書，皆無從而訓詁也。六朝舊籍，世遠漸稀，斷璧殘璣，彌足爲寶。佚而復存，是亦罕覯之祕笈矣。

鄴中記

晉 陸翽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采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

而彩色明徹看之如金可取故名莫難也季龍出時以扇挾乘輿

織錦署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有班文錦

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

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靴

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栗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次為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雲騎黑矟騎五千人每月朔務閱馬于此臺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至于臺下隊伍以已皆班并虎又射一箭騎五千又齊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騎流散縱從若數萬人皆騎以漆矟從事故以黑矟為號季龍又常以女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臺上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

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囊受三升以盛香注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解飛者石虎時工人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碓右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

石虎有華林園種眾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四搏箱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石虎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成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生三子一尺

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
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石季虎大饗群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
子成林將壞人衣龍殿石有棘生
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乙八月天暴
雨雪雪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
天降此變虎誅尚書以塞天災
有舂車作木人及有碓于車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
十里成米一斛

鄴中記　六　三

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
色流蘇或用黃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小明光文
錦
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有
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
石虎御府罽有巴頭文罽鹿子罽花罽
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冬月皆著紫綸巾
石虎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盛形
節並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

[illegible]也
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腳高下六尺後宮
別房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床射鳥獸
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綖編蒲皮緣之
錦
石虎有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
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
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鄴中記　六　四

石虎冬月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
石虎太武殿西有昆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施以絳
紗幌
石虎御床辟方二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
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
文錦或用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綿百二十斤白縑
裡名爲裏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
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中懸金薄織成椀囊香
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縚裌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

[illegible]或紫縠文爲單帳
右虎皇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參鏤帶
右虎臨軒大會着碧紗袍
右虎時着金縷合歡袴
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雛口中
右虎正會殿三十步施吹三十步氍箇一部十二人
右夜中聞土人地丈餘又有女鼓吹
右虎大會禮樂既陳虎徽兩閣一窓觀宮人數千陪
列看皆悉服飾金銀熠熠又于閣上作女伎數百衣

皆給以珠璣鼓舞連到琴瑟細伎畢備

十六國春秋十六卷

（北魏）崔鴻撰

明萬曆二十年刻廣漢魏叢書本

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舊本亦題魏崔鴻撰。載何鏜漢魏叢書中。其出在屠喬孫本之前。而亦莫詳其所自。十六國各爲一錄。惟列僭僞之主五十八人。其諸臣皆不爲立傳。全爲載記之體。其非一百二卷之舊。已不待言。證以晉書載記。大致互相出入。而不以晉宋紀年。與史通所說迥異。豈好事者摭類書之詞。以晉書載記排比之。成此僞本耶。然考崇文總目有十六國春秋略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司馬光通鑑考異所引諸書。亦有十六國春秋鈔之名。則或屬後人節錄鴻書。亦未可定也。屠氏所刻百卷之本。既爲依託。此本亦疑以傳疑。未能遽廢。姑並存之。以備參考焉。

十六國春秋目錄

前趙錄
劉淵
劉聰
劉曜
後趙錄
石勒
石弘
石虎

石閔
前燕錄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暐
前秦錄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丕
苻登
後秦錄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蜀錄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期
李壽
李勢
前涼錄
張軌

張寔
張駿
張重
張祚
張玄靚
張天錫
西涼錄
李暠
李歆

北涼錄
沮渠蒙遜
後涼錄
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錄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南涼錄
禿髮烏孤
傉檀利鹿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超

西秦錄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慕末
北燕錄
馮跋
馮弘
夏錄

赫連勃勃
赫連昌
赫連定

目錄終

劉淵

魏 崔鴻撰 武林徐仁毓閱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服丁零內侵諸夏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后漢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

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賢王豹爲右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魁分居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

劉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
淵遂以爲名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嘗謂同門生朱
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
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
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
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發臂善射膂力過人身八尺
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
洛陽晉文帝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遐結雅又愛

言之晉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后謂王濟曰劉元海
容貌風儀識談鑒智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會文豹卒
帝以淵代爲左部帥轉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大安
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殺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從
祖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議曰今司馬氏骨肉相
殘興復在此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
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共推劉淵爲
大單于劉淵曰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
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

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推亂晉猶
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呼邪韓
足道哉宣等稱善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
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
仰尊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宇宙混一
當更議之十月爲壇南郊即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
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高
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劉宣爲
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遣使

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
叛自稱趙王遷冀州鄴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帥衆
來降永嘉元年七月鳳凰集于蒲子丞相劉宣等六
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
以衛軍和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曜
爲龍驤大將軍河瑞元年遷都平陽汾水得玉璽大
赦改元二年以大司馬梁王和爲皇太子八月淵寢
疾以劉洋爲太尉延年爲太宰司徒聰爲大司馬大
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于平西薨于光極殿太子

和即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于西室九月葬淵于永
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孕夢日入
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
白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悟究通
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従臂善射彎弓
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永嘉四年僭即帝位于
光極前殿大赦改元光興元年以衛尉呼延晏爲使

持節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
命東萊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軍會之晏比及南
王師前后十二敗晉師長驅闕洛陽陷之聰兵大掠
幽晉帝于端門害太子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
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于平陽大
赦改元嘉平元年二月內召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稽
郡公聰引帝入讌謂曰卿爲豫章王時朕曾與王武
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作
樂府歌文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
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久之又引朕射于皇
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
硯卿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
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除
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
之二年春正月宴于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庾珉王
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二月丁未懷帝崩于平陽於
是誅珉等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四月愍帝即位

於長安車騎曜等攻長安河東地震雨于平陽建元
元年正月黑霧四塞人如黑五日而止辛酉時日落
地三日相承出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
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
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
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
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
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已丑
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國

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聲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立市於后庭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隸靳準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后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犬與豕交于宮門有豕著進賢冠昇聰御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饑甚死者過半麴允爲粥以哺帝帝泣曰

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遷愍帝及司徒梁芬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與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

悲泣者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愍帝崩於平陽三年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哀塞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四月尚書令王鑒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鑒等殺之秋七月鬼哭於光極殿聰晝見東平王約甚惡之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癸

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元漢昌葬宣光陵謚曰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空靳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躭酒色遊宴后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遂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追謚隱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永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斂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

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二年當來后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數十人在耳汝但還后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余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后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下俄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

題文曰猗尼渠余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呈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玉券符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上尊號於赤壁僭即帝位十二月靳準左右車騎

喬太王騰等殺準奉六璽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熈爲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爲太祖其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遵以

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裳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爲大樹枝葉甚茂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等伏聞勑有司營建壽陵周圍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椁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

不發所閑于之於終也如此後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發辱唯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遠至然抑亦釋之之功與亡奢儉炳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悦終南山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王皇亡敗趙昌以爲巴瑞郡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壞國傾民亂皇王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憮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洛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

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率衆四萬人寇捷河東進蒲坂曜遣中外精銳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曜追而敗之枕尸一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於金墉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衆拒之陣於洛西曜少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爲堪所執勒將還襄國恰曜使與太子熙書令速降曜但勅熙與諸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熙大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熙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前趙錄八終

魏　崔鴻撰　南州朱謀㙔閱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亦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後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諸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每夜於野常聞鼓

角之聲請奴亦聞歸以白懽懽奇而免之牧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而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郡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郡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十八騎復東如赤龍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東所在盜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

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拜為輔漢將軍晉平王淵薨聰襲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二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請彌燕于己營手斬彌而并其眾將軍郭默獲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試之有効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賓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然后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石勒於是進據襄國聰授勒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公邑萬戶三年以征虜將軍為魏郡

太守領鄴三臺篡奪之謀兆於此矣前趙嘉麟元年劉琨遣姚濟帥眾來討勒與戰濟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來降七月劉聰疾甚以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曜稱尊號將授勒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曜聽平樂之言傳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呼耶征虜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上號曰大司馬雖位號方台非伯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

牧趙□祚鄴故事以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十一月勒即位改元稱為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生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始置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作金銀大輪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謂度過姬祥美加暴目其賜乳婦一人穀百石雜綵十四疋庶以當

迎嘉祥冬十月勒親與鄉老齒坐權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取之何以不來艾老歸語令速來漚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謂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鬪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里第一區拜為都尉陽與勒隣居歲長爭漚麻池迭相毆擊四年二月拜子弘為世子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

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侯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八年八月脩三臺三月以世子衛將軍弘鎮鄴大和十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震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戰于西門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車騎虎趙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送之秦隴西建平元年二月車騎石虎等上尊號勒不許羣

請勒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廷尉續咸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美彰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逮亥商之瓊臺堨陛楚章華秦阿房貪財內竭華夷分叛勒詔曰勒停作以申吾直臣之氣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為大司馬程遐開府議同是月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萬餘根集于堂陽勒

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
營之勒以戍周漢晉舊京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
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三年正月大饗
于建德殿酒酣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
魏武三五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
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
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倘遇光武當並驅于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

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他孤兒寡婦
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死
蛇眾闘於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
中鷄鳴音皆曰基慈安定聽事前後闘鬧青聲求之
不得七日乃止覽石于肥鄉六月勒寢疾召中山王
虎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閣
僞諡明皇帝號高祖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祿遐之妹建
平元年立爲太子虛衿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
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
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
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程遐言於勒曰中山快快
不可以輔少主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勒不從勒薨虎
執政臨軒召子冀州刺史遂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
奔散弘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
魏王又加九錫虎僞讓后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

頓丘爲魏國沿魏郡至黎陽十月弘齎璽綬親詣魏
公諭禪意虎曰弘昏昧恐瞎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
萬國本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廢弘爲
海陽王弘就車容色自若幽弘及程后南陽王恢于
崇訓宮尋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
勒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
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游無度

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患之勒白王曰此是凶暴無
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
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快之年十八撿攝恭謹嚴
重愛士方馬迅捷勇冠當時勒深喜爲拜征虜將軍
性酷虐無道軍中勇幹策畧與己侔者輒因事害之
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屢加責誨而
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
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旣廢殺弘稱
居攝趙天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荒遊廢政

外耽營繕使太子邃省可以書奏事選守牧祀郊廟
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東大震
陽鐘簴九龍翁仲等于鄴是歲太武殿東西宮皆就
是日觀省臺城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三年徙洛
太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
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
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后
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后庭服綺縠玩珍奇者
萬餘人內置女官十八等敎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

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
國不得私學星讖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
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
悅之三年太保安夔等文武五百九人上皇帝尊號
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
成公段于閶闔門即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悉爲郡
公藩王爲縣侯太子邃總百揆其后荒酒淫色驕恣
無道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于宮臣家
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

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
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虎荒
耽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或呈之虎恚曰小事
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譴責杖捶
月至再三邃甚恚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
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幽
邃于東宮殺之及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
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宣
爲太子建武六年追尊號考槃平敬公爲太宗孝皇

帝八年六月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狼子日噬虎豹而殺之后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靈昌津沉璧告誠璧浮於洛水波上騰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成長安未央宮又發司豫荊兗四州人成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藉田于

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愼之四月秦公韜起宣光殿于大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怒之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怒謂楊柸牟成等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盡以韜之國分封汝等韜旣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楊柸等許諾八月殺韜宣奏之虎哀絶久之乃蘇召太子宣鏁繫于鄴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

斛洗君腹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便欲殺父今世乃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爲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殿前佛圖澄殿上奏哀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霖雨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僭卽皇帝位于鄴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尸唯有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

因而寢疾四月薨於金華殿晉書曰季龍始咸康元年僭位立此太和六年凡在位[illegible]年世卽位尊劉后爲太后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勒兵而還戎卒九萬次于蕩陰石閔爲前鋒都督太后命授遵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己丑安陽亭貫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盡哀退如東閤羣臣敦勸卽位大赦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義陽王鑒爲太傅沛王冲爲太保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

青事甲午太武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
太半光焰照天月餘乃滅巳未雨血周徧鄴城六月
葬虎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
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共廢遵閔使將軍蘇彥
周成帥甲士三十八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時方
與婦人彈碁問周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
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
琨華殿誅鄭太后張皇后遵字大祇虎第九子凡在
位者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爲將軍封武

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
才等夜誅閔農等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僞不
知夜斬松等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
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
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而問其
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巳在東掖門臣嚴帥衛士謹先
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閔不尅
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諸胡
羯無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

至有濫死者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
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
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魏易姓李氏又大
赦閏月改元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
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太郎虎第三子也

石閔

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
魏郡内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
午於河内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

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歷位左積射
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
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即位封爲脩武侯歷位北中
郎將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
元年閏月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
於閔僭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
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
太后冊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爲
太宰諸子皆封爲縣公祈與王祇聞石鑒之死稱尊

號於襄國改年永寧石祇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閔盡衆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三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祇怯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春乞師于慕容雋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三月祇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雋遣將軍悅綰帥甲士三萬勁卒十三萬四方攻之祇銜其后閔師大敗閔與十萬騎奔還鄴祇使劉顯帥衆十萬追奔伐鄴閔盡衆出戰大敗之追奔至於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

祇為劾四月劉顯殺祇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太守蘇彥告難閔帥八千救彥敗顯于常山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三月慕容雋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恪方陣而前閔衆寡不敵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潰圍東奔行二十餘里馬無故死遂為恪所擒送之于薊雋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耶雋怒鞭之三百還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廆皝廟而殺之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將幹遣詹事劉猗奉表降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于薊初慕容雋斬閔於遏陘山山

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魏　崔鴻撰　武林徐仁毓閲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祖木延左賢王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勲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元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皆辭不拔擢以賢才官方授任魯國孔纂宿德清望請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受業焉大興四年晉遣謁者拜廆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進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于青山晉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襄公皝爲燕王追謚武宣王儁稱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晉遣謁者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廆故事七年七月立子儁爲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奕爲長史九月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十月[illegible]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

境內改偽寺司以封奕爲相國追尊先公爲武宣王
先妣爲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蹕立夫人段氏爲王
后世子儁爲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
行八年七月晉使鴻臚郭悕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
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
百餘人九月遷都龍城十二年四月黑龍一白龍一
見于龍山皝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
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
龍立龍翔佛寺于山皝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

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冑子十四年皝親臨
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饗羣
僚于承乾殿右長史宋該得食賜布百疋令自負而
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皝因見白兎馳射之馬倒
被傷乘而還宮引太子儁囑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
平方建大事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無濟力堪
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殿年五十
二冬十月葬龍山謚文明王儁稱尊追尊曰文明皇
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
有成先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爲文雅好辭賦至於
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鑑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
皝燕王以儁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
持節鎮東將軍皝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內依春秋列
國故事稱元年正月聞趙魏大亂乃嚴兵將爲進取
之計七月晉使謁者陳沈拜儁都督河北諸軍事幽
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

事元璽元年正月爲南軍成儁大悅告于皝廟四月
遣輔國恪相國奕討冉閔于魏昌廉臺閔師大敗
擒送之薊大將軍慕幹輔閔子智固守鄴城遣輔弼
將軍閔[illegible]從討之鄴北郡縣悉降輔國奕等一
百一十人衛將軍號令日非常之事非寡德所宜當
也八月包鄴鄴郎等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
鍾并乘輿服物及六璽送于中山傳國璽詐於先以
送晉燕久其事衆言曆運在己乃詐云得之賜閔
妻號奉璽君封閔子智爲海濱侯以悌對許爲司州刺

史鎮鄴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
僭即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儁
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
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尊武宣王爲高
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
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復立中山王暐
爲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年曰光壽初廆有駿馬曰赭
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
馬悲鳴蹄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

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
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
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儁勒其旁置之薊
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三月
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
尉平州刺史鎮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
中得璧二十七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儁以爲
岳神之命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
黑兎三年三月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
其棺出屍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
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
月儁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惙然恐不濟脩短命
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家國
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
縱聰聖必能勝殘去暴不可以亂正統儁怒曰兄弟
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
寧不能輔少主也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
四年正月儁薨于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

帝廟號烈祖慕容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慢
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
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
年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
庸王評爲太傅贊朝政司空陽騖爲太保吳王垂爲
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兖州牧鎮梁國四年正月
將南郊十月太尉奕迎神下和龍初暐委政太宰恪

業受經于博士王歡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于東堂以歡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辭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皆妃可足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遂至枋頭吳王垂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溫奔還淮南垂既敗溫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太后遂與評謀殺垂十二月垂出奔秦十一年六月秦輔國將軍

王猛鎮南將軍楊安率衆六萬來伐以太傅評下邳王厲等帥精兵三十萬拒秦師于潞州川鄴盜賊大起鄴中恠異非常十月評及猛戰于潞州評師敗績單騎逃還猛乘勝追奔長驅至鄴十月符堅帥衆會猛來攻掖庭外亂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弟五百人夜開城門引納秦師暐與太傅評左衞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于高陽秦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執暐送鄴堅問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入鄴宮昇正陽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戶尋拜尚書堅征壽春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符丕于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歲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

苻洪

魏　崔鴻撰　武林張遂辰閱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為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為部落小帥母姜氏寢產洪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為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

延俊傑戎晉襁負奔之推爲盟主劉曜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于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委以西方之事石虎滅石生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矣軍師將軍麻秋說洪西都長安

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夢大羆而孕健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

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壁壘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秦王玄碩等爲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妻强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爲東海公其餘封

授各有差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因請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爲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三年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學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憚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勁大足智故軍中稱爲大將龍驤健甚重之曰元才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于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無一目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

耶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惡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崩未踰年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爲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郎以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于生曰比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

大角為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錄尚書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后安之女孫又誅丞相雷弱兒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在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誅五百餘人二年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于生曰日蝕之災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

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墮壬戌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酒樂奏生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污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三年四月姚襄遣蘭等帥衆一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兵符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大戰獲襄襄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

行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王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舉注對常淵盡詣見生日晝午須侍宴訖或日暮而不出百餘饑弊或至申酉間方出臨朝輒怒色厲椎行殺戮或連日昏醉弗聽省覽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鴨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為樂宗舊勳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

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衞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不寤堅衆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去置別室廢為越王俄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僞謚厲王封子馗為越侯

苻堅

苻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苟氏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必綏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趙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

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汝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識之入關也次于曲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旦而為壇於曲沃健泣謂堅曰先君昔受此號汝父又為之今若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之堅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illegible]殺苻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董龍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年為永興元年追尊父為文桓皇帝世子宏為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為丞相東海公永安公苻侯為太尉諸王皆貶爵為公苻柳為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席寶為丞相長史王猛為中書令侍郎權翼為黃門郎諸公卿為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也堅枕友愛與法訣

於東堂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龍門五時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薛贊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野原觀昔姚襄兒[illegible]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繕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彰出州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綜論王化可[illegible]用作[illegible]中書令領京兆尹中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

於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
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為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
一月以猛為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
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
肜博識德辨並宜左右彌綸輔贊九棘愚臣庸鄙請
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
辭所舉融等尋別銓授於是以融為侍中中書兼右
僕射任羣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肜為中書侍
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

內初將為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堂悉
屏左右堅自為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
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所聽之久而
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
以聞堅驚謂融猛曰事何從而泄於是勅外推窮之
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
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
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年遣
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

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道
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
燕次于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于堅
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
羌帥步騎救燕敗歸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畧
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
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
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
堅納之以攸為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奔

秦桓溫既走慕容暐悔割河洛之地以賂秦乃曰行
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
猛帥鎮南陽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步騎六
萬討平燕冀八月猛攻拔壺關暐遣太傅上庸王評
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州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
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
億兆之衆尚不足為慮況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
陳於渭原猛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
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

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
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
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
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
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羌寢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於是大飲帳
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
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燕師敗績進
師圍鄴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

舊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
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
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郤人主以此而爲名
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
朽何足憂也戊寅夜鄴慕容暐出奔將軍郭慶執暐
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
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
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以
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
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
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
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
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鄧羌爲散騎常
侍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戶賞潞州之功七月
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
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有在鄴都識朕於
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孫子詣行

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瑯琊太守攀統之少子
以舊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司
隸校尉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
徒之授四月天鼓鳴彗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蚩
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
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害深
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
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在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
二宜除其帥以寧皇秦若且誅鮮卑不久滅客彗者

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聽爲尚書遷爲京兆
尹沖踢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能
漢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刎頸之交苻生屢
欲誅堅賴威之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
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計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
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
夷吾罕虎之於子産猛兄事之夏四月堅下書曰巴
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唇齒之勢特進鎭軍
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

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威遠將軍桓
石虔帥衆二萬入據墊江張育自號蜀王稱藩于晉
八月鄧羌敗晉師于涪西擊張育楊光屯於綿竹皆
斬之益州平羌勒銘于岷山而還十二月羌至自成
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
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羌曰臣嘗謂光
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遭光武堅笑曰將軍欲以自
況非前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十一年正月以安車
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

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終于太子少傅六月猛
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
神無不周備以猛少瘳赦殊死七月堅臨省疾問以
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歿之後願不
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大患宜漸除之
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謂太子
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贈
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野巷哭三日十二年正
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

命太卜池養之食之以粟四月堅下書曰凉州刺史
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步兵校尉姚
萇等自石城津伐天錫天錫率勁勇五萬來拒戰于
赤岸凉師大潰天錫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牋請降
于萇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舁櫬
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諸郡縣悉降凉州
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凉州刺史鎭姑臧
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
二百戶號歸義侯拜北部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

征大錫闕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十二年太
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
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
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徹樂減膳出宮女以
迎和氣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
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著作郎董裴難更書
時事然于不得一八年三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
仲于長安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
未賓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精卒九十七萬

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
諸將之事左右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融尚書
石越等上書固諫前後數十堅不納十九年晉車騎
桓沖率衆十萬寇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沔北堅
大怒遣其子征南鉅鹿公叡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
等將步卒五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
寇王境宜將進討以清宇内便可戒嚴速將戎備發
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
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

明爲右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
遠可並爲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
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梁成平南
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
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
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
攻壽春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
伊水陸七萬敗堅于肥水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

於淮北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
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堅諸軍
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北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
粗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
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
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于太廟丁零翟斌反于
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
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
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泓先爲北城長

史門晉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
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
軍彊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大都督
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大司馬冀州牧吳
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
不復與之爭若將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正可據
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
卑之衆布於幾甸實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
以廣平公熙鎮蒲坂符叡爲都督配兵五萬姚萇爲

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
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符叡勇果輕敵至華澤
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
東大破之冲奔于泓泓至十萬餘遣使謂堅曰秦師
傾敗將興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
送家兄皇帝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堅
怒召暐責之暐叩頭流血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
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
及泓冲使衆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暐遣使謂

泓曰今秦數已終當不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
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于是進向長安改
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姚萇率衆
七萬來攻堅爲萇所敗聞慕容冲去長安一百餘里
引師而歸使符方戍驪山拜符暉都督中外諸軍事
配兵五萬拒冲暉師敗績堅人以尚書姜宇與符琳
率衆三萬擊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
冲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
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

此長樂公符丕在鄴糧竭馬又無草削松木而食之
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長安危逼
乃遣從弟求救于謝玄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稱尊號
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
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
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先是每夜有人
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
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
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

符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子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中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萇求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五胡次

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右僕射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問緯曰卿于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王景畧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縊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隱殺之名乃謚爲莊烈天王長樂稱號僞謚堅爲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逃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爲梁州刺史

符丕

符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畧嘉之才幹亞于符融爲將善收士衆時爲鎭業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王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符沖帥幽并人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丕乃去鄴帥兵六萬進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不守堅爲姚萇

所殺乃舉哀晉陽僭即皇帝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正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將軍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氐有暌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于是推登爲持節使都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爲征南大

將軍開府議同南安王特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
之九月丕下書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
傾社稷其遺丞相王永帥禁衛虎旅夫而取之十月
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其衆數千南
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陜要擊斬之送丕首予
江東符登稱尊號謚為哀平皇帝

符登

符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
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遷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

為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于格奴坂大破之十
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于
是為丕發喪行服為壇于隴東僭即皇帝位改太平
二年為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于軍中引師而
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夜電邁直造
賊庭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耻二年登次于
死亭九月進據胡空堡戎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攄
既敵徒衆數縢剝衣裳附之以棘坎七埋之三年登
次朝那萇次武都相持累戰有勝負萇以登戰勝

詔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借今新平
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龍驤曰朕以龍驤建業卿
其忽之明詔耶然言猶在耳豈假乎符登而圖臣忘
前征將言耶今為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臣
過聽臣至誠四年正月登昇樓謂萇曰自古安有殺
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
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
軍每夜驚乃斬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長安
七月登攻新安姚萇救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

死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
于是大赦盡衆而東四月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
緯據橋以待之登與緯大戰為緯所敗登單馬奔雍
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乘城出
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興
攻登于馬毛登遣子崇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
婚請援乾歸遣騎一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
山南為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于湟中僭
稱尊號改年延初謚登為高皇帝十月崇為乾歸所

逐弈于楊定與崇師衆二萬攻乾歸為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大元十九年也

錄終

魏 崔鴻撰 武林潘之淇閱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長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赤亭那玄孫柯為魏征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柯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襁負隨之

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祇尊號于襄國以仲為右丞相石祇為劉顯所殺仲乃與燕通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當竭臣節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後仲甍柩為苻生所得萇以王禮葬之于天水長稱亭號追謚景元皇帝廟

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愛敬之咸請爲嗣仲以襄非適不許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薨率戶六萬南至榮陽晉處襄于譙城遣王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一面交歡便若平生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謝方討襄逆擊破之鼓行濟淮屯

于盱眙朝廷大震襄方軌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徹圍之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于北山百姓隨襄者四千餘戶襄尋從北山將入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苻生遣苻飛龍拒戰率衆西引與苻堅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萇僭尊號追謚魏武王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修行業兄襄爲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于苻生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州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苻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既而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參軍姜協謝

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沖入長安司隸崔冀尚書趙遷等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沖遣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求戰于新平大破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年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宣皇后子興爲皇

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于安定八月以太子興鎭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長安六年大敗苻登于長安七年三月萇寢疾遺鎭東姚碩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恨矣庚子薨于長安宮年六十四謚武昭皇帝葬原陵廟號太祖

姚興

姚興字子畧萇之少子萇薨秘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卽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徑陽與苻登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三年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鎭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剋洛陽以原平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鎭洛陽四年正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傉[illegible]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燉煌各制方城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逐蒼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邈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邈傉檀蒙遜李暠等各修表奉獻九月降奉表請降興答報嘉美以隆爲鎭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蕃十年

與魏通和貢馬千匹十一年蜀譙縱遣使稱蕃十六年五月興寢疾於內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于諮議堂尚書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興疾損升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公就第興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興疾甚遣收[illegible]第中甲杖納之武庫於是弼黨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一作高嵬勒兵拒戰不得入

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丁未葬於殿年五
十三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
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泓嘗
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
侯見師傅皆拜焉興如平涼留泓總後事馮翊人劉
厥聚衆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
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興甍泓即位大赦改元為永和

元年廬於諸議堂既葬乃親臨政內外可察增位一
級令文武各盡直言勿有所諱仇池公楊盛攻陷祁
山遂逼秦川泓遣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不追盛
及于竹嶺姚嵩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焕
以禁兵赴之嵩為盛所敗秦都王焕皆戰死嵩至秦
州退還仇池先是大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
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殿殿有聲者八山崩舍
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不聽識者以為
秦州泓之故邦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

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難兵侵雍遂掠
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
萬討之戰于馬鞍坂勃勃兵敗走還秦而齊相劉蔚
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檀道濟王鎮惡入自淮肥
攻漆丘項城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
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晉師
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姚紹聞晉師之至也馳還長
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
備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

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為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
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吏部郎懿橫又以齊公姚
恢有忠勲於國家未有殊賞今致之死地安定人人
自危恐必生變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並不從晉
師至城皋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部將趙玄說洸曰今
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
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
大事去矣今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
而西悶之　於賊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洸用姚禹闘

恢之請卒遣女出戰會陽城城皐滎陽虎牢諸城悉皆降於道濟玄戰敗死于栢谷道濟進至洛陽洸懼出降泓母弟懿喻潼用其司馬孫暢謀欲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時征北姚恢亦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欲除君側之惡軍勢甚盛泓見內外離叛晉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赴長安遂擊殺恢及其三弟

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率武衛姚鸞等距晉師于潼關道濟固壘不戰紹遣左長史姚洽等屯于河北欲絕道濟糧輸為沈林子所敗衆皆沒焉紹忿恚發病嘔血而死泓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進據河內為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為沈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姚讚留師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泛溢王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晉軍進攻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灞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赴之逼水地狹因不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姚烈姚寶等皆死于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敗召將士告之皆以戈擊地投伏大哭胡翼度奔晉讚夜率諸軍會泓于石橋晉師已圍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

泓計無所出謀欲降晉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我決憮然不答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九月裕至大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時年三十建康自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于是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錄終

李特

魏 崔鴻撰　武林陳國俊閱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秦併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賨（徂宗切）因謂之賨人焉及高祖為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殷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為數十姓及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魏魏武嘉之遷略陽（洛一本切）拜虎等為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號巴氐虎子慕為東羌獵將慕生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皆被兵頻歲大饑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至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式等咸歎異之初

流民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之戰于西門滕敗走廞復殺之廞自稱大將軍益州牧特弟李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李攀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之良將曉兵法部陳肅然廞惡其齊整殺之後以特為督將特兄弟既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等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等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其下人朱竺所殺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于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

弟驤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以杉筏潛進兵攻尚于成都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木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拒大安二年部下推特為大將軍大赦改元為建初元年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兇逆侵暴百姓今又分散人眾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時也何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遂大眾奄襲特營尚與逆戰列官桑特軍敗績死之雄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校尉平趙廞于成都[illegible]成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既見殺[illegible]益州牧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illegible]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illegible]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也遂卒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稱尊追謚流秦文王子[illegible]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有烈氣有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以西

山范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雄欲迎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于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晏平元年六月范長生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于大門執版延坐長生[illegible]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為景帝母羅氏為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為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

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
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
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寢疾六月丁卯
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
子班襲位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雄甚
班即位雄子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以期與班非
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

蜀錄　八

宮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爲
子越既殺班于是矯太后令罪狀謚厲太子立期爲
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下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立
妻閻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
向成都期不虞至故不設備壽師赴城屯兵宮門殺
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廢期爲邛
都縣公幽之別宮期自殺年二十五謚曰幽公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孫驤之少子少尚禮容敏而好學
雄奇其才器以爲足荷重任拜爲建寧王雄薨則立
改封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壽忌期兄弟千餘人
并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乃誓文
武得數千人襲成都拔之縱兵擄掠數日乃定僭即
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成漢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
父驤爲獻皇帝二年六月詔下書門是命遣爐久遠
天旅令將大興石虎約有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
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
臣曰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

蜀錄　八

其人咸稱萬歲十月講經于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
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六年分寧州
乾右永昌興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
寢疾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謚昭文皇帝廟
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
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太
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李氏爲皇后

寧一年晉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來伐勢大發軍
禦之令叔父李位都逆往降溫遂入成都之十里陌勢衆
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門勢衆惶懼無
復固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十里至晉壽然後送降
文于溫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叔
父福（載記云叔弟福）等十餘人于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
五年卒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
十篇序開闢以來迄于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
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

胡毋敬曰五百年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
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譙周云
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廣漢城北
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衰在玄宮自相尅又惠帝
之世蜀童謡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至
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
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
年

前涼錄

魏　崔鴻撰　武林閒隊辨閱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
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
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
以聽汁易道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
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
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喜曰霸者之

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
賢才置崇文祭酒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敎
之永興二年拜西安將軍封安樂鄉侯惠帝崩遣長史
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
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
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貞龍出于臨羌河發
木冒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秦命不至而劉曜攻陷長安遷晉帝于
平陽建興元年愍帝即位于長安遣使者拜軌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寢疾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冊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元年長史張璽等

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寔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寶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弘挾左道以眩惑百姓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皆懷刀入內斬寔于外寢時年五十葬寧陵晉王睿冊贈寔大司馬涼州牧謚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毋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

茂字成遜寔之毋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寶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黃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又以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年以寔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爲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毋或失墜薨于正寢年四十

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茂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賊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

葬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羣僚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孟獻女妹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霜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十九年用于建西踰玉右縣九月改

玉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旣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稽遣策贈大司馬諡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寬和懿重沈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寮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讌羣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旣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幵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刑無耳一目

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安于長安有四皓冢焉不還山也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命召遣左長史馬岌等拜子靈曜爲世子入後宮內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顯陵張祚僭號追諡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十一年拜涼興太守封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

七年閏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
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寧涼
侯立祚爲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趙長等議僭即
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元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
皇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重華少子
玄靚爲涼武侯罷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
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
神言能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遣

前涼錄　六

弟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
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太傅祚疑之混西奔招合
夷晉衆一萬餘人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靈曜于
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
大澤祭□驍發衆閉門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琚
張嵩召集市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領軍
趙長閉宮門以宅塌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稱以
長取斬于殿勞之長斧槊音朔刺祚中額奔入萬秋閣
爲廚士徐黑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僞諡改
葬于愍陵追謚威□王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玄靚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
張琚等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
時年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大將軍涼王自爲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
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東天澤池燃廣袤數
丈執法御史杜逸言于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
族瓘徵兵數萬集于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

前涼錄　七

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門中令諸營曰張
瓘得罪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率衆出
戰混擊敗之衆悉潰瓘自殺混入見玄靚以混爲使
持節中外都督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
九年六月大赦令諸郡國之官皆詠雲漢等詩林祭
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卑之文昔神鼎之出
□□日不在人□□□恐非致禳之意也綏字士
艾燉煌人父以節司徒綏家貧好學舉孝廉爲記室
祭酒録事史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

表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六年
宋混卒天錫以使持節都督諸軍輔政八月右將軍
齊南等議以靖多難務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
天錫遣肅等夜害玄靚時年十四葬平陵謚冲上

張天錫

張天錫字公純嘏駿之少子母曰劉美人玄靚即位
一十八謁于太廟尊母劉氏爲太后元年閏月泰請
鶺鴒同閣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二年姑臧
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

興地震雨發木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遣使拜
右關中諸侯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
于泥中二十所符堅復有兼并之規天錫大懼遣從
事中郎韓博奉表于晉又與桓溫書剋其年大舉都
會七郡十年以世子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
公大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
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嬖美人閻
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因色並有殊寵天錫疾謂之曰
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皆曰
尊若不諱妾請効死于前灑掃于地下無他志十月
天錫疾瘳人故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
五月符堅遣武衛將軍苟長等率衆來伐天錫遣中
衛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爲秦所敗天錫納左長馬
芮之言面縛降秦來徙長安拜歸義侯北部尚書還
右僕射隨符堅敗于淮南又昔爲員外散騎常侍復
本封襲鎭西將軍謚悼公張軌以晉永寧九月辛
巳庚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十七十
六年

魏　崔鴻撰　武林嚴調御閱

李暠

李暠字玄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李氏世爲西州著姓祖父弇前涼武衛將軍天水郡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沈敏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拜暠效穀令二年燉煌索仙等以

暠溫毅有惠政推暠爲燉煌太守段業復暠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爲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弇涼公父昶涼簡公以瑤爲征東將軍二年正月于南門起靖恭堂以議朝政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作鑒戒五年五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四百人四月燉煌有蔦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正月大赦改年爲建初元年三月讌于曲水命羣僚賦詩暠親爲之叙文寫諸葛亮訓勵以戒諸子十三年正月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二月薨于恭德殿年六十葬建世陵諡昭武王廟號太祖初暠爲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傉檀入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宮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婦辛氏誄自余賦數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暠薨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改年爲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戰于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遜所殺歆弟驍騎將軍翻寧虜將軍豫等西奔燉煌蒙遜遂入

酒泉翻及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郡人宋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密信招恂恂率千騎入于敦煌宋承張弘等推恂爲凉州刺史遜率衆二萬攻恂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恂暠之第六子也遜復翻子寶徙于姑臧歲余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流人反虜騎南襲敦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郵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燉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諡宣公自暠元年歲在庚子至爲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北凉錄

魏　崔鴻撰　　武林黃道姚閱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遜好學涉群史雄烈有英畧後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爲光所殺宗部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耄荒虐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

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結盟約一旬之間衆至萬餘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凉州牧康公改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大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遜以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賜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北至氐池衆踰一萬業遣右將軍田昂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侯塢遜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

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遜至張掖因昂兄子承愛斬闞納遜業左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遜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爲大將軍涼州牧大赦改元永安四年秦鴻臚梁裴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兩月並出正始元年冬十月遷都姑臧十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

德政爲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巡遂循海至鹽池祀王母等寺中有玄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爲賦銘于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畏于匡厄于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鷰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尅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二月魏遣太常李順拜遜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遜寢疾立子茂虔爲世子薨于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然沮渠茂虔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遜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壇爲世子加

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二年五月酉中郎將敦煌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于郡城東門投書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訪于奉常張慎曰昔虢將亡神降于莘深願陛下克念脩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謙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禽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日流血五月太廟基

晉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赤堅率衆至姑臧虔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虔反崇室上民十萬戶于平城拜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謚哀王自遜承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錄終

呂光

魏　崔鴻撰　武林鍾人傑閱

呂光字世明洛門人其先自沛遷洛陽因家焉世爲氐酋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兒童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儕兒咸推爲主而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之闔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爲木人被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于獪胡王遣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救之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如黠

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內外七十餘人光遣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養家有蒲萄酒至于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諸國貢款屬路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秦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二十一年正

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西校尉太安元年苻丕以光爲中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諡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太安十一月羣寮勸進以長蛇未殄方梯國難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爵使持節中外都督隴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

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遙園白鷰翔于酒泉衆鸞咸列而從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于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二月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擬州縣事三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景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青龍見于浩亹羣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弘

爲司徒誥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貽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薨葬高陵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書太安元年至于姑臧光臨覺執手戒之曰汝性麁武深爲吾憂河西難守撫不易吾輔承業勿聽讒言

光薨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大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驃騎呂超謂紹曰纂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大赦改龍飛四年爲咸寧元年諡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于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宴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將軍魏益入求纂首以徇隆既纂位諡靈帝葬白石陵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既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鴻臚恒教拜隆使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涼之逼遣齎珍寶請迎于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既至長安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姚興少子弼結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于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後涼錄終

後燕錄

慕容垂

魏　崔鴻撰　武林沈鼎新閱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儁即王位因改名缺外以慕郤缺為名內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去夬以垂為名及儁僭稱尊號封吳王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

軍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苻堅聞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歷京兆尹苻堅敗于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于垂曰國家傾喪皇綱廢弛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堅垂至澠池言于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請奉詔輯寧[illegible][illegible]且謁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

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為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恐冠軍之號不饜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箋于長樂公丕丕令[illegible]之于鄴西會苻暉告丁零翟斌聚眾四千謀逼洛陽丕于是配垂兵二千

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統卿為垂謀之主苻暉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悉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眾三萬至洛陽苻暉閉關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軍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稱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為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為范陽王眾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元年正月

朝琴祭于清陽宮以聯在長安依符堅帝在平陽中
宗稱王改年建武故垂改秦建元爲燕元元年立太
子寶爲燕太子攻拔鄴孔不同守中城垂潛而圍之
于魏郡肥鄉築新興以置輜重進師攻鄴開其西奔
之路二年三月垂東都奔并州以魯陽王和爲南中
郎將鎮鄴十二年垂定都中山建興元年正月羣寮
勸垂正尊號年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建
興立子寶爲皇太子十年正月太子寶率衆八萬伐
魏范陽王德爲之後繼群閒寶將至徙于河西寶臨

河不敢濟引師還次于參合陂而魏軍大至三軍奔
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衆出參
合太子寶出天門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
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聲動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
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其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于
平城夏四月甍于上谷之沮陽年七十二謚武成皇
帝廟號世祖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垂第四子元璽四年生于信都少輕
果無志操好人佞己段后謂垂曰太子寶資質雍容柔
而不斷非濟世之雄遼西高陽陛下嗣之賢者宜擇
一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建興十一
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康元年寶遣將
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
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上逼殺母
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
立妃段氏爲皇后濮陽公策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
使修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書慕容皓謀

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策等萬騎就清河會于薊
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中山饑麟出據新市
魏師戰于義臺敗績南奔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
兼鴻臚鼎遂持節受司空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
制南夏封公封侯牧安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撫軍
慕容騰爲前鋒步騎二萬將南伐次于乙連長上段
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憚遠役殺司空樂浪王宙衆既
幸亂投仗奔走寶馳還龍城又與長樂王盛等南奔
尚書頓丘王蘭汗遣骨等十餘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

迎寶還于薊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忠於寶未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西南四月皆至鄴鄴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共問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前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于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誅汗盛即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祖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秦建元十年生于長安二十年符堅誅慕容氏盛東奔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于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爲王及寶爲蘭汗所殺盛馳赴哀因潛結大臣謀討難及汗等斬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元青龍謙撝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稱制諸王降爵爲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即皇帝位正月朔羣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阻動譟于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闇中擊傷足遂取韋昇前殿召叔公河間公熙囑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十九僞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從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長樂元年遷僕射中外都督領昌黎尹盛薨僭即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耆舊于言問以民間疾苦司隸部民劉瑎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符貴人爲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餘役徙二萬起景雲山于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符昭儀鑿曲光

海青涼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四
年二月昭儀苻氏卒立苻貴嬪爲皇后九月苻后遊
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
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狼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
餘人五年十月擬鄴之鳳陽作弘光門累級三層建
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
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
有臣爲君竊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是月苻后起
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

杜靜載棺詣闕上書諫大怒斬之后嘗季夏思凍魚
鱠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
苻后崩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
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服斬縗
食粥百寮于宮内設位哭臨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
以爲忠孝無淚則加罪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爲殉乃毀
其襚襚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營
陵周輪數里下錮三泉内圖畫尚書八座之像熙曰

皆爲之服將殯后入此陵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
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
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
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
閉門拒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盜耳朕
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
不勝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于林中爲人
執送雲弑之年二十三葬徽平陵謚曰昭文皇帝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自
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之爲太子雲以武
藝給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
馮跋詣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强之四月即天王位
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
燕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武邑公
慕容歸爲遼東公立燕之宗社三年冬十月雲臨東
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抽劒擊
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立馮跋爲主即位僞

諡爲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錄終

南涼錄

魏　崔鴻撰　武林徐仁中閱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孤子壽闐立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畧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鞬

卒子烏孤嗣位養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爲驃騎將軍傉檀爲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于樂都八月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烏孤弟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

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廷昌老協攻二年羣臣勸
請即尊號不許九月僭稱河西王三年三月寢疾令
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奉伯三讓周道以
興故也武王創踐寶歷垂諸獎之武終能克昌家業
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
機務廣其令車騎經懋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諡康
王葬西平陵

傉檀利

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僭
號涼王遷於樂都改爲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
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
姑臧七月讌羣臣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
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
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
師濟河然克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
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禕曰非君
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尋
遷於樂都錄安制于秦車服禮制一如王也十一月

還於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
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臺爲太子二年正月
以子明德歸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檀
其寵之年始十三命爲昌高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
漏檀覽而善之擬之曹子建七年傉檀議欲征西乙
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盤北迫蒙
遜今遠征雖克後患必深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阻
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
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

盤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
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
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日南城潰
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
所陷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
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征段苟追之苟
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蒙遜熾盤昔皆委質
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容其身
何其痛哉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

西平盤遣使鄴迎以上賓之禮歲余爲燉盤所鴆諡
景王時年五十一虎臺亦爲燉盤所害少子保周歸
魏魏以爲張掖王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檀
虔之歲十有八歲

南燕錄

魏 崔鴻撰 武林朱蔚然閱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皝謂諸宮人言婦人姙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姙夢日入臍中獨善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毁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角偃月重文元璽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尹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行自効後爲張掖太守符堅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德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隷校尉八年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鎭鄴及寶失中山自龍城奔鄴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

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鞬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接之魏則內外受敵使鯁舊之士有所依憑資閑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元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二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堡據黎陽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濟訖冰亦尋消德大悅改黎陽津為天子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嗸企澤

皐伏願仰承儲順以承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僉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府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二年為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今被踧遠昔作逆於一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奏迎鍾[illegible]白狀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符登既誅登弟廣率所部二千來降拜冠軍處之乞活堡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曾陽

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符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預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報曰山西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界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郎朗之檀越敬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

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德大悅二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克莒城八月入廣固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元年又曰漢宣帝吏民犯諱故改名備令增一字以為復名庶開避諱之路於是敘賞有差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上張劉為材官將軍上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燕於延賢堂酒酣德笑謂群臣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在上不嚮名器於位而稱自帝何等主也仲曰陛下

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叟多陳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卿乎鄙作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塚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登不知高其深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

私臨卒登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牢祀黃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問晏以齊之山川賢否故事晏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雉賓有柳之雞皆驚懼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得黑龜之乃拜以默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五年正月兒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得疾篤號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戊

午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震起百寮驚懼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託超于曰德若至曉更見公卿倘託以汝為無所恨數日觀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令日召董中書遣詣之超臨日殺之是夕死於顯安宮年七十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莫知其屍所在虛葬於東陽陵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一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符昌誅納及德之諸子公孫太妃以耆不合刑獄吏段氏以懷妊不決就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超為公孫氏臨卒授超金刀曰汝伯巳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無託以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太后從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

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恩而不報天
不祐人乎今雖放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
納之超至長安徉狂行乞由是往來無禁會除人宗
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嘗於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
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抹詣衛
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務
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以金刀且言祖母臨終
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九圍金器瑰傑有
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年立爲太子己未僭
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十八年爲太上元年三年七月
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
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超以千金超役遣右僕射
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
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
超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
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王爲
穆皇帝封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

后五年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度淮超
聞晉軍之盛自率衆四萬拒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
內民入保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爲藩臣
以大峴爲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於
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二月尚書悅壽
開門納晉師超出奔爲晉師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
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
口爲軍賞始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至齊王爲劉
裕所滅在己酉年二十一年

西秦錄

魏　崔鴻撰　武林盧之頤閱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漠北南出太陰山五世有祐鄰者晉太始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鄰卒子結權立遷於牽屯結權卒子利那立利那卒弟祁堅立祁堅卒利那子述延立遷於苑川述延卒祁堅子傉太寒立石勒之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元孤山太寒卒子司繁立秦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

年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乃詣統歸降苻堅拜南單于留之長安後以為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其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代立聞堅征晉奔敗國仁收眾至十餘萬及聞堅為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為建義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苻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薨僞諡曰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量仁卒羣僚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為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為太初元年立邊氏為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九月遷於金城二年正月苻登遣使拜為大將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磐為太子七年登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十月氐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乾歸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

赦八年呂光來伐歸乃稱藩遣子勃勃為質既而悔之十一年秦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南安峽歸次於隴西以拒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兵將至率輕騎數千候興俄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戰敗遂歸苑川乃率騎數百奔上允吾禿髮利鹿孤迎歸之於晉興乾歸將叛深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姚興將盛各將歸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

矣十四年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十八年
正月乾歸至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正月又
朝長安二十年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留爲主
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
一年熾磐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於嵻崀
山以據之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流熾磐攻枹
罕剋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遂如枹罕
留熾磐鎮之乾歸將衆一萬徙於度堅山諸將勸稱
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元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

本位四年五月乾歸畋於五谿山有梟集於其手乾
歸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熾磐還於
枹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達追擒公府於嵻崀山南轘
裂之八月葬乾歸於枹罕陵仍僞謚武元王廟號高
祖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乾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
元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勍爲相國封拜各有差
二年熾磐討吐谷渾別統句旁行長柳川斷達於湖渾
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五年正月有五色雲
起於南山磐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
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開僭稱西
征李步騎萬襲樂都傉檀降遂并南涼兵強地廣
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禿髮氏爲王后四年
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建弘元年
立第二子暮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諸軍事
改元赦熾磐寢疾顧命太子暮末乃薨於外寢六月
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
建弘元年立爲太子熾磐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
爲永弘元年二月立萬載爲太子三月乞伏部民多
叛暮末襲城邑毀寶器等戶五千東如封爲特進定
所拒遂圍安南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
暮末[illegible]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外結引
遣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
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

伏跋跋踰城奔赤乃銜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
百餘人悉為赫連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
辛未四十七年

北燕錄

魏　崔鴻撰　武林于之英閱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
采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
安雄有器量為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和龍家長谷
中跋夜夢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
衛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弘謀襲殺慕容熙立高雲
為主雲始元年以跋為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

尚書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
所殺跋下將張泰李桑誅班及仁群臣推跋為主僭
即天王位大赦令曰高雲道勝不必改作故陳氏代
姜不改齊號朕號燕因改為太平元年追尊祖和為
元皇帝父安為宣帝子永為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
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
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
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旬乃滅十七年二
月北部人趙[illegible]女既嫁化為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

羣臣曰此何祥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爲雄
陰變爲陽君替臣僭之象今有婦人專寵于弁纂位
今女爲男臣將無君之徵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
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中興熒惑守心宋景責躬
延齡二紀雅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爲福十八年八月
立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爲本不學
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
訓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
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瘳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

機九月跋疾甚譬而臨軒命太子翼勒兵聽政以備
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忌翼聽政謂之曰上欲將
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
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絶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
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弘於是與壯士數十人擐甲入
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
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御女一
人跋驚懼而崩弘遂修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
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

大宗之親遂臨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帶門入者進階
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弘遣使
賜死命宗正馮拓黃門虞超典喪事於東宮葬跋於
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弘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當跋纂位拜中領軍封汲郡
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遷尚書令
司徒錄尚書事弘即天王位大興元年正月壬午朔
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二年正月立

少子王仁爲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
行至水前嚙馬尾後者迭相嚙尾而渡識者以爲民
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和龍八月召城邊東營丘城
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還弘徙民四萬餘戶而西
三年六月魏永昌王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
師於宋十二月又遣尚書楊伊請迎於句麗六年三
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興公虞訶東平公鵠
青來攻克白狼句麗將葛居孟光率衆數萬隨楊伊
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

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弘弘引句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龍城見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絶令婦人被甲居中楊伊等勒精兵於外而居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徵弘於句麗後二年爲句麗所殺僞諡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乙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夏錄

魏　崔鴻撰　武林濟之淙閱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朔方人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名武前趙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祖豹子後趙建武中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衞辰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魏師來

伐辰遣子力俟提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遂乘勝濟河攻陷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沒奕干奕于妻之以女姚興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鎭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崘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襲殺高平公沒奕於而并其衆衆至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弘始十年爲龍昇元年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以大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發領北民夷

十萬於朔方黑渠之界北起京城大赦改龍升七年爲鳳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遷幽朔改姓姒氏後從母爲劉氏從母姓非禮也古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爲后立子璝爲太子四年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大悅遂圖進取之計遣太子璝率騎二萬南伐長安五年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廻堡八月勃勃進據咸陽劉裕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勃入長安正月羣臣勸勃勃稱皇帝三月築壇於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鳳翔六年爲昌武元年冬十月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還統萬（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所建宮殿苑囿大成遂大赦改昌武二年爲真興元年刻石都南頌紀功德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符氏爲皇太后祖父豹曰宣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高祖訓兜曰元皇帝五月雨魚於統萬二年十月起冲天臺於統萬年山欲登之以望長安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巳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爲璝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大悅立昌爲太子七月勃勃寢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即位於永安臺大赦改眞興七年爲承光元年七月查城劉睹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十月魏乘虚來伐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内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戸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青追擒之送於魏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爲魏所殺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莫潰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十月敗於陰盤登苛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狐羣百數鳴於定傍令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大不嘉咄咄天道復何言哉三年秋魏軍來襲十月赴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戶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莫璝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下魏遣益州刺史沒利延寧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遂擒定送於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年也